

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鲁迅 胡适等解读《金瓶梅》

张国星 编



419

辽海出版社

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鲁迅 胡适等解读《金瓶梅》

ISBN 7-80669-349-1



9 787806 693490 >

ISBN7-80669-349-1/I·23

定价：12.00 元

大师解读

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胡 鲁

适 迅

等
解
读

《金瓶梅》

张国星
编



A1062794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张国星编.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6

(大师解读中华文化经典丛书)

ISBN 7 - 80669 - 349 - 1/I · 23

I. 鲁... II. 张... III. 金瓶梅—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0127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185 千字 印张:7 $\frac{3}{4}$ 插页:1

印数:1 - 4000 册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冬梅 费宏伟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马寄萍 版式设计:马寄萍

定价:12.00 元

· 目 录 ·

鲁 迅

明之人情小说 / 1

郑振铎

谈《金瓶梅词话》 / 8

名人对答 / 27

吴 晗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

及其社会背景 / 34

茅 盾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 71

附 录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 / 83

一、第一奇书凡例 / 83

二、杂录 / 84

三、西门庆家人名数 / 85

四、西门庆家人、媳妇

及丫环 / 85

· 目 录 ·

五、西门庆淫过妇女 / 85

六、潘金莲淫过人目 / 85

七、西门庆房屋 / 86

八、竹坡闲话 / 87

九、冷热金针 / 89

十、寓意说 / 90

十一、苦孝说 / 94

十二、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 95

十三、第一奇书《金瓶梅》

趣谈 / 96

十四、批评 第一奇书

《金瓶梅》读法 / 99

十五、批评 第一奇书

《金瓶梅》回评 / 119

明之人情小说

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觴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澜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傅，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赇枉法无不为。然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

以痲疯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妇人(潘金莲)道，“怪奴才，可可儿的来，想起一件事来，我要说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与他瞧。”“你认的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茧儿，来旺媳妇子的一只臭蹄子，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搅着些字纸和香儿，一处放着。甚么罕稀物件，也不当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贼淫妇死了堕阿鼻地狱。”又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分付春梅，“趁早与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与你穿了罢。”那秋菊拾着鞋儿说道，“娘这个鞋，只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罢。”那妇人骂

道，“贼奴才，还叫什么□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分付“取刀来，等我把淫妇鞋剁作几截子，掠到茅厕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你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罢了，我那里有这个心。”……

——第二十八回

……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灯。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让至翡翠轩，……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插烛也似磕了四个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就欲留题相赠。西门庆即令书童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浓的，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第四十九回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

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沈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黷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羨,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团》意想颇似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嫖语,而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万历时又有名《玉娇梨》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闻大略,谓“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骀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后沈德符见首

卷，以为“秽黷百端，背伦蔑理，……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夏言)分宜(严嵩)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皆见《野获编》二十五)。今其书已佚，虽或偶有见者，而文章事迹，皆与袁沈之言不类，盖后人影撰，非当时所见本也。

《续金瓶梅》前后集共六十四回，题“紫阳道人编”。自言东汉时辽东三韩有仙人丁令威；后五百年而临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鹤，临化遗言，“说‘五百年后又有一人名丁野鹤，是我后身，来此相访’。后至明末，果是东海一人，名姓相同，来此罢官而去，自称紫阳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署“鲁诸邑丁耀亢参解”。序有云，“自奸杞焚予《天史》于南都，海桑既变，不复讲因果事，今见圣天子钦颁《感应篇》，自制御序，戒谕臣工”。则《续金瓶梅》当成于清初，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耀亢字西生，号野鹤，山东诸城人，弱冠为诸生，走江南与诸书士联文社，既归，郁郁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清顺治四年入京，由顺天籍拔贡，充镶白旗教习，诗名甚盛。后为容城教谕，迁惠安知县，不赴，六十后病目，自称木鸡道人，年七十二卒(约1620-1691)，所著有诗集十余卷，传奇四种(乾隆《诸城志》十三及三六)。《天史》者，类历代吉凶诸事而成，焚于南都，未详其实，《诸城志》但云“以献益都钟羽正，羽正奇之”而已。

《续金瓶梅》主意殊单简，前集谓普净是地藏菩萨化身，一日施食，以轮回大簿指点众鬼，俾知将来恶报，后悉如言。西门庆为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挥居对门，有女常姐，则李瓶儿后身，尝在沈氏宅打秋千，为李师师所见，艳其美，矫旨取之，改名银瓶。金人陷汴，民众流离，金哥遂沦为乞丐；银瓶则为娼，通郑玉卿，后嫁为翟员外妾，

又与郑偕遁至扬州，为苗青所赚，乃自经死。后集则叙东京孔千户女名梅玉者，以艳羨富贵，自甘为金人金哈木儿妾，而大妇“凶妒”，篡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梦自知是春梅后身，大妇则孙雪娥再世，遂长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脱离。至潘金莲则转生为山东黎指挥女，名金桂，夫曰刘瘸子，其前生实为陈敬济，以夙业故，体貌不全，金桂怨愤，因招妖蛊，又缘受惊，终成痼疾也。

余文俱述他人牵缠孽报，而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动辄数百言，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第一回）也。明之“淫书”作者，本好以阐明因果自解，至于此书，则因见“只有夫妇一伦，变故极多，……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诸作家意想无甚异，惟似较重力行，又欲无所执著，故亦颇讥当时空谈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师师旧宅收没入官，立为大觉尼寺，儒道又出而纷争，即其例也：

……这里大觉寺兴隆佛事不题。后因天坛道宫并闾学生员争这块地，上司断决不开，各在兀术太子营里上了一本，说道“这李师师府地宽大，僧妓杂居，单给尼姑盖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后半花园，应分割一半，作三教堂，为儒释道三教讲堂。”王爷准了，才息了三处争讼。那道官见自己不独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来照管。这开封府秀才吴蹈理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借此为名，也就贴了公帖，每人三钱，倒敛了三四百两分资。不日盖起三间大殿，原是释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门面，便把孔夫子居

中，佛老分为左右，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园中台榭池塘，和那两间妆阁，当日银瓶做过卧房的，改作书房。……这些风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们，也不讲禅，也不讲道，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倒讲了个色字，好个快活所在。题曰三空书院，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

——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又有《隔帘花影》四十八回，世亦以为《金瓶梅》后本，而实乃改易《续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门庆为南宫吉之类)及回目，并删略其絮说因果语而成，书末不完，盖将续作，然未出。一名《三世报》，殆包举将来拟续之事；或并以武大被鸩，亦为夙业，合数之得三世也。

《金瓶梅》《玉娇梨》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娇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译，又有名《好逑传》者则有法、德文译，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

(选自《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九、二十篇)

谈《金瓶梅词话》

(一)《金瓶梅》所表现的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没有人肯公然地说，他在读《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学者，尝对人说，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终不曾翻过；为的是客人们来往太多，不敢放在书房里。相传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烧店的惨祸。沈德符的《顾曲杂言》里有一段关于《金瓶梅》的话：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廷伯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钞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

遂固箠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在此书刚流行时，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锥博泥犁”。而张竹坡评刻时，也必冠以苦孝说，以示这部书是孝子的有所为而作的东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护刻此“秽书”的罪过。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褻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近来有些人，都要在《三国》《水浒》里找出些中国社会的实况来。但《三国演义》离开现在实在太遥远了；那些英雄们实在是传说中的英雄们，有如荷马的 Achilles, Odysseus. 圣经里的圣乔治，英国传说里的 Round Table 上的英雄们似的带着充分的神秘性，充分的超人的气氛。如果要寻找刘、关、张式的结义的事实，小说里真是俯拾皆是，却恰恰以《三国志演义》所写的为最弩下。《说唐传》里的瓦岗寨故事，《说岳精忠传》的牛皋、汤怀、岳飞的结义，《三侠五义》的五鼠聚义、徐三哭弟，够多么活跃！他们也许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间的“血兄弟”的精神出来罢。至于《水浒传》，比《三国志演义》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写的政治上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于今读之，有时类乎“隔靴搔痒”。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水浒传》的基础，似就是建筑在这四句诗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们，并不完全是“农民”。他们的首领们大都是“绅”，是“官”，是“吏”，甚至是“土豪”，是“恶霸”。而《水浒传》把那些英雄们也写得有些半想象的超人间的人物。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不要怕它是一部“秽书”。《金瓶梅》的重要，并不建筑在那些秽褻的描写上。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日报上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

郗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

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是不是已绝迹于今日的社会上？

杨姑娘的气骂张四舅，西门庆的谋财娶妇，吴月娘的听宣卷，是不是至今还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那西门庆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处都还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我们读了这部被号为“秽书”的《金瓶梅》，将有怎样的感想与刺激？

正乱着，只见姑娘拄拐，自后而出。众人便道：“姑娘出来。”都齐声唱喏。姑娘还了万福，陪众人坐下。姑娘开口：

“列位高邻在上。我是他的亲姑娘，又不隔从，莫不没我说去。死了的也是侄儿，活着的也是侄儿，十个指头，咬着都

疼。如今休说他男子汉手里没钱，他就有十万两银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罢了。他身边又无出。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他嫁人，留着 he 做什么！”众街邻高声道：“姑娘见得有理！”婆子道：“难道他娘家陪的东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与我什么，说我护他！也要公道。不瞒列位说，我这侄儿平日有仁义，老身舍不得他好温存性儿。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张四在旁，把婆子瞅了一眼，说道：“你好失心儿！凤凰无宝处不落。”只这一句话，道着了这婆子真病，须臾怒起，紫涨了面皮，扯定张四大骂道：“张四，你休胡言乱语，我虽不能不才，是杨家正头香主。你这老油嘴，是杨家那臊子合的？”张四道：“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姑娘道：“贱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筹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张四道：“我不是图钱，争奈是我姐姐养的。有差迟，多是我；过不得日子，不是你。这老杀才，搬着大，引着小，黄猫儿，黑尾！”姑娘道：“张四，你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凭骗口张舌的，好扯淡！到明日死了时，不使了绳子扛子！”张四道：“你这嚼舌头，老淫妇，挣将钱来，焦尾巴，怪不的恁无儿无女！”姑娘急了，骂道：“张四贼老苍根，老猪狗！我无儿无女，强似你家妈妈子，穿寺院，养和尚，合道士，你还在睡里梦里！”当下两个差些儿不曾打起来。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

这骂街的泼妇口吻，这不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应伯爵的随声附和，潘金莲的指桑骂槐，……还不都是活泼泼的如今日所听所闻到的么？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

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谁能明白的下个判断？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

(二)西门庆的一生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妇人们的一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与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还未出乡里，只能在县衙门里上下其手，吓吓小县城里的平民们。

西门庆谋杀了武大，即去请件作团头何九喝酒，送了他十两银子，说道：“只是如今殓武大的尸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自来惧西门庆是个把持官府的人，只得

收了银子，代他遮盖。（《词话》第六回）他已能指挥得动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骗娶了孟玉楼，为了她的嫁妆；“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只有四五只箱子、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词话》第七回）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

他娶了潘金莲来家，还设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进一步在转隔壁的邻居花子虚的念头。花子虚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娘子李瓶儿，他手里还有不少的钱。西门庆想方设法勾引上了李瓶儿；把花子虚气得病死。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娶李瓶儿。不料因了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词话》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戩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的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的“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话》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戩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

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后来西门庆死后，陈敬济常以此事为口实来骂吴月娘，见《词话》八十六回。)

他是这样的以他人的财物与名义，作为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他之所以能够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们平起平坐，原来靠的还是和杨戩勾结的因缘。

杨戩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为大商人们说份上。

蔡京生辰时，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礼去。翟谦还需索他，要他买送个漂亮的女郎给他。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

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有了功名官职，他的气势更自不同。多少人来逢迎，来趋奉，来投托！连太监们也都来贺喜。(《词话》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轻财仗义？！吴典恩向他借了一百两银子，文契上写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门庆取笔把利钱抹了。说道，既然应二哥作保，你明日只还我一百两本钱就是了。”(《词话》第三十一回)凡要做“土劣”，这种该散漫钱财处便散漫些，正是他们的处世秘诀之一。

他一方面兼并，诈取，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譬如以贱价购得若干的绒线，他便设计开张了一家绒线铺，一天也卖个五十

两银子。同时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们的外府，不得不时时应酬些。连管家翟谦也介绍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因奉敕回籍省视之便，道经清河县，到他那里去，“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下书人却毫不客气的说道：“翟爹说，只怕蔡老爹回乡，一时缺少盘缠，烦老爹这里，多少只顾借与他。写信去翟爹那里，如数补还。”西门庆道：“你多上覆翟爹，随他要多少，我这里无不奉命。”

蔡状元来了。西门庆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结局是，送他金段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词话》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够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乐于结识“土劣”，为“土劣”作蔽护，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实仍是由老百姓们身上辗转搜刮而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这一转手之间，“土劣”便“名利双收”。

不久，西门庆又把他的初生的儿子和县中乔大户结了亲。这也不是没有什么作用在其间的。他得意之下，装腔作态的说道：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

——《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一回

“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纱帽一上了头，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气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会亲为耻了！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

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那蔡状元也点了御史。西门庆竟托他转请宋巡按到他家宴饮。

宋御史令左右取递的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一同起行。

这一顿饭，把西门庆的地位又抬高了许多。他还向蔡御史请托了一个人情：“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这个甚么打紧！”又对来保道：“我到扬州，你等迳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词话》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买卖，也还有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竞争者，而获得厚利了。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银段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分增高了不少。（《词话》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仅可以公然的欺压平民们，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类的上官了，而且还可以为小官僚们说份上，通关节了。

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他的家产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开张得更多了；买卖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

和宋巡按们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词话》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人，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的了。

在西门庆的宴饮作乐，“夜夜元宵”的当儿，有多少的被压迫、被侮辱者在饮泣着，在诅咒着！

他用“活人”作阶梯，一步步踏上了“名”与“利”的园地里。他以欺凌、奸诈、硬敲、软骗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数的老百姓们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们确实是被压迫得太久了，竟眼睁睁的无法奈这破落户何！等到武松回来为他哥哥报仇时，可惜西门庆是尸骨已寒了。（《水浒传》上说，西门庆为武松所杀。但《金瓶梅》则说，死于武松手下者仅为潘金莲，西门庆已先病卒。）

（三）《金瓶梅》为什么成为一部“秽书”？

除了秽褻的描写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它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地表现出来。它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褻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

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与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多；简直像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这些描写常是那末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之中容不了一根针似的。

但我们要为那位伟大的天才，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他为什么要那样的夹杂着许多秽褻的描写？

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齷齪的对话。（陆采的《南西厢记》，屠隆的《修文记》，沈璟的《博笑记》，徐渭的《四声猿》等等，不洁的描写与对话是常可见到的。）笑谈一类的书，是以关于“性”的玩笑为中心的。（像万历板《谑浪》和许多附刊于《诸书法海》《绣谷春容》诸书里的笑谈集都是如此。）春画的流行，成为空前的盛况。万历板的《风流绝畅图》和《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风流绝畅图》是以彩色套印的；当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书。）据说，那时，刊板流传的春画集，市面上公开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种。

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存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事”。

当罗马帝国的崩坏的时代，淫风炽极一时；连饭厅上的壁

画，据说也有绘着春画的。今日那泊里(Nable)的博物院里尚保存了不少从彭培古城发掘来的古春画。明代中叶以后的社会的情形，正有类于罗马的末年。一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户，只知道追欢求乐，寻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东西，而平民们却被压迫得连呻吟的机会都没有。这个“世纪末”的堕落的帝国怎么能不崩坏呢？

说起“秽书”来，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这时代更还产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么《绣榻野史》《弁而钗》《宜春香质》之流，《金瓶梅》还可算是“高雅”的。

对于这个作者，我们似乎不能不有恕辞，正如我们之不能不宽恕了曹雪芹《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李百川《绿野仙踪》里温如玉嫖妓、周琨偷情的几段文字一样。这和专门描写性的动作的色情狂者，像吕天成、李渔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们如果除去了那些秽褻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出来。什么《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类于此。然而却非我们所希望有的。

(四)《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词话》及其他

上海卿云书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师名义保护着的所谓《古本金瓶梅》，其实只是那部存宝斋铅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宝斋本，今已罕见。故书贾遂得以“孤本”、“古本”相号召。

存宝斋印行《绘图真本金瓶梅》的时候，是在民国二年。

卷首有同治三年蒋敦艮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晔的《金瓶梅考证》。王晔的“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罢。蒋序道：“晔游禾郡，见书肆架上有钞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为小玲珑山馆藏本，赠大兴舒铁云，因以赠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证四则。其妻金氏，加以旁注。”王氏(?)的考证道：

原本与俗本有雅郑之别。原本之发行，投鼠忌器，断不在东楼生前。书出，传诵一时。陈眉公《狂夫丛谈》极叹赏之，以为才人之作。则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举今本而一一摧烧之！

这都是一片的胡言乱道。其实，当是蒋敦艮辈(或更后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删一气，而作成这个“真本”的。

“真本”所依据而加以删改的原本，必定是张竹坡评本的第一奇书；这是显然可知的，只要对读了一下。其“目录”之以二字为题，像：

这一回 热结 冷遇

第二回 详梦 赠言

也都直袭之于第一奇书的。在这个《真本金瓶梅》里果然把秽褻的描写，删去净尽；但不仅删，还要改，不仅改，还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头着粪”的东西了。

为了那位删改者不肯自承删改，偏要居于“伪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处处加以联缝，加以补充。

我们希望的并不是那末一部“作伪”的冒牌的东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删去的地方并不补充，而只是说明删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实的删本。

英国译本的 Ovid 之爱经，凡遇不雅驯的地方，皆删去不译，或竟写拉丁原文，不译出来。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丛刊，

凡遇原书秽褻的地方，也都像他们的新闻杂志上所常见的被删去的一句一节相同，用××××来代替原文。这倒不失为一法。

当然，删改本如有，也不过为便利一般读者计。原本的完全面目的保存，为专门研究者计，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并不难得。今所知的，已数不清有多少种的翻版。

张竹坡本第一奇书也有妄改处，删节处。那一个评本，并不是一部好的可据的版本。

在十多年前，如果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图的，或不附图的，每页中缝不写第一奇书而写《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图的明末版《金瓶梅》，确是比第一奇书高明得多。第一奇书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图，凡一百页，都是出于当时新安名手。图中署名的有刘应祖、刘启先（疑为一人）、洪国良、黄子立、黄汝耀诸人。他们都是为杭州各书店刻图的，吴骚合编便出于他们之手。黄子立又曾为陈老莲刻《九歌图》和《叶子格》。可见这部《金瓶梅》也当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时代，则当为崇祯间。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发见了一部《金瓶梅词话》，那部书当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诸君，尝集资影印了百部，并不发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祯版对读了一遍之后，觉得其间颇有些出入、异同。这是万历间的北方刻本，白绵纸印。（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影印的一本，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祯本的插图一册，却又不加声明，未免张冠李戴。）当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金瓶梅》，但沈德符所见的“吴中悬之国门”的一本，惜今已绝不可得见。

《金瓶梅词话》比崇祯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又多了三页的开场词。它也载着

一篇“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的序文，这是和崇祯本相同的。可见它的刊行，最早不得过于公元1617年(即万历丁巳)；而其所依据的原本，便当是万历丁巳东吴弄珠客序的一本。(沈氏所谓“吴中”本，指的当便是弄珠客序的一本。)

这部《词话》和崇祯版《金瓶梅》有两个地方大不相同：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祯本作：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词话本则作：

景阳岗武松打虎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这一回的前半，二本几乎全异。《词话》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祯本只从应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祯本的铺张扬历的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事，《词话》却又无之。这“热结”事，当是崇祯“编”刻者所加入的罢。戏文必须“生”“旦”并重。第一出是“生”出，第二出必是“旦”出。崇祯本之删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门庆的“热结十兄弟”，当是受此影响的。

(二)第八十回，词话本是：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宋公明义释清风寨

崇祯本则作：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把吴月娘清风寨被掳，矮脚虎王英强迫成婚，宋公明义释的一段事，整个的删去了。这一段事突如其来，颇可怪。崇祯本的“编”刻者，便老实不客气的将这赘瘤割掉。这也可见，《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原未脱净《水浒传》的拘束，处处还想牵连些些。

其中小小的异同之点，那是指不胜屈的。词话本的回目，就保存浑朴的古风，每回二句，并不对偶，字数也不等，像：

来保押送生辰担 西门庆生子嘉官(第三十四回)

为失金西门骂金莲 因结亲月娘会乔太太(第四十三回)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永福钱行遇胡僧(第四十九回)

月娘识破金莲奸情 薛嫂月下卖春梅(第八十五回)

崇祯本便不大相同了，相当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师擅恩赐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胡僧现身施药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骈偶相称，面目一新，崇祯本的“编”刻者是那样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许多山东土话，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祯本也都已易以浅显的国语。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五)《金瓶梅词话》作者及时代的推测

关于《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问题，至今尚未有定论。许多的记载都说，这部《词话》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所作的。这当由于沈德符的“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语而来，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图》一类的苦孝说的故事。或以为系王世贞作以毒害严世蕃的，或以为系他作以毒害唐顺之的。这都是后来的附会，绝不可靠。王昙(?)的《金瓶梅考证》说：

《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滦河失事，为奸嵩搆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药傅纸，冀使传染入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缮阅，此书遂以外传。

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及《小说考证拾遗》，引证《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销夏闲记》等书，也断定《金瓶梅》为王世贞作。其实，《清明上河图》的传说显然是从李玉《一捧雪传奇》的故事附会而来的。

《清华周刊》曾载吴晗君的一篇《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的传说》，辨证得极为明白，可证王世贞作之说的无根。

王昙的《金瓶梅考证》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即无行，何至留此秽言！”这话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语对照起来，颇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罢”之感。但我们只要读《金瓶梅》一过，便知其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其作风的横恣、泼辣，正和山东人所作的《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同出一科。

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欣欣子为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说道：“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也许这位欣欣子便是所谓“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罢。这就其命名的相类而可知的。

曾经仔细的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人呢？是嘉靖间？是万历间？

沈德符以为《金瓶梅》出于嘉靖间。但他在万历末方才见到。他见到不久，吴中便有了刻本。东吴弄珠客的序，署万历丁巳（四十五年）。则此书最早不能在万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书如果作于嘉靖间，则当早已“悬之国门”，不待万历之末。盖此等书非可终秘者。而那个淫纵的时代，又是那样的需要这一类的小说。所以，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欣欣子的序说道：

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

按《效颦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等书，皆著录于《百川书志》，都只是成、弘之间作。丘琼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静轩诗的《三国志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称成、弘间的人物为“前代骚人”而和元微之同类并举，嘉靖间人，当不会是如此的。盖嘉靖离弘治不过二十多年，离成化不过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骚人”称丘濬、周礼（静轩）辈！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时代，放在万历间（假定《金瓶梅》是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的罢），则丘濬辈离开他们已有一百多年，确是很遥远的够得上称为“前代骚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

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

不会是很错误的。

嘉靖间的小说作者们刚刚发展到修改《水浒传》，写作《西游记》的程度，伟大的写实小说《金瓶梅》，恰便是由《西游记》《水浒传》更向前进展几步的结果。

(原载《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名人对答

陈独秀答胡适

玄同先生谓《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虽未免过当，然作者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若丑妇人搽胭脂抹粉，又若今之村学究满嘴新名词，实在令人肉麻。吾国割记小记，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也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欢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语浮词乎？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观迂腐之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此乃吾国文学缺点之一。足下及玄同先生以为如何？

（一九一七年六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陈独秀答钱玄同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

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抄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许多作者供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形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胡适答钱玄同

……先生与独秀先生所论《金瓶梅》诸语，我殊不敢赞成。我以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一面积积极译著高尚的言情之作，五十年后，或稍有转移风气之希望。此种书即以文学的眼光观之，亦殊无价值。何则？文学之一要素，在于“美感”。请问先生读《金瓶梅》，作何美感？

(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钱玄同与陈独秀书

以前我写信给先生和适之先生，说《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西游记》《金瓶梅》和近人李伯元、吴趼人两家的著作，都是中国有价值的小说，这原是短中取长的意思，也因为现在那种旧文学家的谬见，把欧、曾、苏、王、归、方、姚、曾，这些造劣等假古董的人看做大文学家，反说施耐庵、曹雪芹只会做小说，便把他排斥在文学之外，觉得小说是很下等的文章，所以我们不得不匡正他们的误谬，表彰《水浒》

《红楼》那些书。其实若是拿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新文学眼光去评判，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因为他们三位的著作，虽然配得上称“写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若是和西洋的 Gencourt 兄弟，Meupasant、Tolstoi、Turgeneu 诸人相比，便有些比不上。这大概有两个缘故：（一）中国小说家喜欢做长篇小说，动不动便是八十回、一百回，一定要把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写在一处。人数既多，写的时候总有照顾不到的地方，于是写某甲写得很有神，写某乙便容或不能完全合拍。外国小说，专就一种社会或一部分的人，细细体察，绘影绘声，惟妙惟肖，不在乎字数多、篇幅长，在乎描写得十分确切。这是胜过中国小说的地方。（二）外国小说家拿小说看做一种神圣的学问，或则自己思想见解很高，以具体的观念，写一理想的世界。（中国陶潜的《桃花源记》，很有这一种的意味。）或则拿很透辟的眼光去观察现在社会，用小说笔墨去暴露他的真相，自己总是立在“第三者”的地位。若是做的时候，写到男女恋爱奸私和武人强盗显他特殊势力那些地方，决没有自己忽然动心，写上许多肉麻得意的句子，所以意境既很高超，文笔也极干净。中国小说则不然，就是施、曹两公，也未能免俗（像武松打老虎、贾宝玉初试云

雨之类)，吴敬梓自己也颇有酸气(像虞博士祭泰伯祠之类)，这一层是中国小说更远不及外国小说的地方。施、曹、吴三人以外，《西游记》虽说恢诡别有情致，究竟是“理想主义派”里的名产，拿新文学的眼光去看，实在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和施、曹的“写实派”去比，便有新旧的不同。《金瓶梅》虽具刻画恶社会的本领，然而描写淫褻，太不成话，若是勉强替他辩护，说做书的人下笔的时候自己没有存着肉麻的冥想，恐怕这话总是说不圆的。(《野叟曝言》里的文素臣、《老残游记》里的铁补残、《九尾龟》里的章秋谷，写得全智全能，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至于近人李、吴两家，适之先生说他“皆为《儒林外史》之产儿”这话很对。论到名笔意境，实在比《儒林外史》还差一点。所以我以为就是《水浒》以下的几种小说，也还远比不上外国小说。至于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若是能读西文的，可以直读 Tolstoi、Moupassant 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适之先生译的《二渔夫》，马君武先生译的《心狱》，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两先生译的《域外小说集》《炭画》，都还可以读得。(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掺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总而言之，中国现在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不改革。政治革命，晓得的人较多，并且招牌上也居然写了“共和”两个字了。伦理革命，先生已经大加提倡，对于尊卑纲常的旧伦理痛加排抵，主张完全改用西洋新伦理。至于文学革命，先生和适之先生虽也竭力提倡新文学，但是对于元明以来的中国文学，似乎有和西洋现代文学看得平等的意味。我以为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在《中国文学史》里面，必须要详细讲明。并且不可轻视，要认做当时极有价值的文学才是。为什么

呢？因为在当时，他是“开新的”，还有先生所说的“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的缘故。但是到了现在，这种文学，又渐渐成了过去的陈迹。现在中国的文学界，应该完全输入西洋最新文学，才是正当办法。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钱玄同与胡适之书

又先生谓“以小说论，《孽海花》尚远不如《品花宝鉴》，”此说玄同亦以为然。先生又谓“《品花宝鉴》之历史的价值，正在其不知男色为可鄙薄之事，正如《孽海花》《官场现形记》诸书之不知嫖妓纳妾为可鄙薄之事”。此说尤有特见。推此论而言之，则知《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猥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逸、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观其书中所叙之人，无论官绅男女，面子上是老爷、太太、小姐，而一开口，一动作，无一非极下作极无耻之语言之行事，正是今之积蓄不义钱财而专事“打扑克”、“逛窑子”、“讨小老婆”者之真相。语其作意，实与《红楼梦》相同。（或谓《红楼梦》即脱胎此书，盖信。）徒以描写淫褻太甚，终不免有“淫书”之目。即我亦未敢直截痛快，迨以此书与《红楼》《水浒》等齐列。然仔细想来，其实喜描淫褻，为中国古人之一通病。远之如《左传》，详述上烝，下报，旁淫，悖礼逆伦，极人世野蛮之奇观；而叙陈灵公淫乱之事，君臣相谑之言，尤为荒唐到极。（今之主张读《经》者，欲令知识甫开之童子将此等文章朝夕讽诵，师长则细细讲解。礼教国之教育，原来如此！）近之如唐诗，宋词，说淫话处亦不为少。至于元明之曲，则有直叙肉欲之事者矣。（如《西厢》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即《水浒》《红楼》

中，又何尝无描写此类语言，特不如《金瓶梅》之甚耳。故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品花宝鉴》当在第二流。）惟往昔道德未进化，兽性肉欲犹极强烈之时，文学家不务撰述理想高尚之小说以高尚人类之道德，而益为之推波助澜，刻画描摩，形容尽致，使观之者什九不理睬其作意，用“赋诗断章”之法专事研究此点，致社会道德未能增进，（但可谓之未增进耳，若谓益不如前，亦非公允之论。）而血气未定之少年尤受其毒。此则不能不谓前世文学家理想之幼稚矣。然社会进化，是有一定的路线，固不可不前进，亦不能跳过许多级数，平地升天。故今日以为今之写实体小说不作淫褻语为是，而前之描摩淫褻为非；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先生所谓“《新青年》第二百卷第一号中，将有人痛骂今日各种社会写实小说为无耻诲淫之书者”，此说最是，故玄同以为但令吾侪今日则诋《金瓶梅》《品花宝鉴》为淫书，二十一世纪时代之人则诋《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为淫书，便是在轨道上天天走不错的路。如是，则无论世界到了三十世纪，四十世纪，……一百世纪，而《金瓶梅》自是十六世纪中叶有价值之文学，《品花宝鉴》自是十九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碎簪记》《双秤记》《绛纱记》自是二十世纪初年有价值之文学。正如周秦诸子，希腊诸贤，释迦牟尼诸人，无论其立说如何如何不合科学，如何如何不合伦理学，如何如何悖于进化真理，而其为纪元前四世纪至六世纪之圣贤之价值，终不贬损丝毫也。

（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钱玄同答胡适之

我个人的意见，以为《三国演义》所以具这样的大魔力者，并不在乎文笔之优，实缘社会心理迂谬所致。因为社会上有这种“忠孝节义”、“正统”、“闰统”的谬见，所以这种书才能迎合社会，乘机而入。我因为要祛除国人的迂谬心理，所以排斥《三国演义》，这正和先生的排斥《金瓶梅》同一个意思。至于前书论《金瓶梅》诸语，我亦自知大有流弊，所以后来又写了一封信给独秀先生，说，“从青年良好读物上面着想，实在可以说，中国小说没有一部好的，没有一部应该读的”，（此信是七月杪间写的，亦见三卷六号。）这就是我自己取消前说的证据。且我以为不但《金瓶梅》流弊甚大，就是《红楼》《水浒》，亦非青年所宜读；吾见青年读了《红楼》《水浒》，不知其一为实写腐败之家庭，一为实写凶暴之政府，而乃自命为宝玉武松，因此专务狎邪以为情，专务“拆梢”以为勇者甚多。我现在要再说几句话：中国今日以前的小说，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从今日以后，要讲有价值的小说，第一步是译，第二步是新做。先生以为然否？

（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要知道《金瓶梅》这部书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不先考定它的产生时代。同时，要考定它的产生时代，我们不能不把一切关于《金瓶梅》的附会传说肃清，还它一个本来面目。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淫荡的生活。它的细致生动的白描技术和汪洋恣肆的气势，在未有刻本以前，即已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所叹赏惊诧。但因为作者敢于对性生活作肆无忌惮的大胆叙述，便使社会上一般假道学先生感觉到逼胁而予以槟斥，甚至怕把它刻板行世会有堕落地狱的危险，但终之不能不佩服它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一般神经过敏的人又自作聪明地替它解脱，以为这书是“别有寄托”，替它捏造成一串可歌可泣悲壮凄烈的故事。

无论批评者的观点怎样，《金瓶梅》的作者，三百年来却都一致公认为王世贞而无异辞。他们的根据是：

(1)沈德符的话：说这书是嘉靖中某大名士做的。这一位某先生，经过几度的附会，就被指实为王世贞。

(2)因为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相当于当时的严嵩父子。王家和严家有仇，所以王世贞写这书的目的是(甲)报仇，(乙)讽刺。

(3)是据本书的艺术和才气而论的。他们先有了一个“苦孝说”的主观之见，以为像这样的作品非王世贞不能写。

现在 we 不管这些理论是否合理，且把他们所乐道的故事审查一下，看是王世贞作的不是。

(一)《金瓶梅》的故事

《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已被一般道学家肯定为王世贞(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会使读者饶恕它的“猥亵”描写)，但是他为什么要写这书？书中的对象是谁？却众说纷纭，把它归纳起来不外是：

甲、复仇说 对象(1)严世蕃

(2)唐顺之

乙、讽刺说 对象——严氏父子

为什么《金瓶梅》和唐顺之发生关系呢？这里面又包含着另外一个故事——《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1.《清明上河图》和唐荆川

《寒花盦随笔》：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所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纸角，觊巨公外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世贞号)也，巨公为唐荆川(顺之)，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赞之也。姚平仲《纲鉴聚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

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贗。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

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一夜，读书静室，有客自后握其发将加刃，荆川曰：“余不逃死，然须留遗书嘱家人。”其人立以俟，荆川书数行，笔头脱落，以管就烛，佯为治笔，管即毒弩，火热机发，镞贯刺客喉而毙。凤洲大失望！

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黏，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

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这是说王忬进贗画于严嵩，为唐顺之识破，攻陷忬于法。世贞图报仇，进《金瓶梅》毒死顺之。刘廷玑的《在园杂志》也提到此事，不过把《清明上河图》换成《辋川真迹》，把识画人换成汤裱褙，并且说明顺之先和王忬有宿怨。他说：

明太仓王思质(忬)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爱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贗，世蕃衔之而未发也。会思质总督蓟辽军务，武进唐应德顺之以兵部郎官奉命巡边，严嵩觞之内阁，微有不满思质之言，应德领之。至思质军，欲行军中驰道，思质以己兼兵部堂銜难之，应德怫然，遂参思质军政废弛，虚糜国帑，累累数千言。先以稿呈世蕃，世蕃从中主持之，逮思质至京弃市。

到了清人的《缺名笔记》又把这故事变动一下：

《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荆川任江右巡抚时有所周纳，狱成，罹大辟以死。其子百计求报，而不得间。会荆川解职归，偏阅奇书，渐叹观之，乃急草此书，渍砒于纸以进，盖审知荆川读书时必逐叶用纸黏舌，以次披览也。荆川得书后，览一夜而毕，蓦觉舌木强涩，镜之黑矣。心知被毒；呼其子曰：“人将谋我，我死，非至亲，不得入吾室。”逾时遂卒。

旋有白衣冠者呼天抢地以至，蒲伏于其子之前，谓曾受大恩于荆川，愿及未盖棺前一亲其颜色。鉴其诚许之久，伏尸而哭，哭已再拜而出。及殓则一臂不知所往，始悟来者即著书之人，因其父受纆首之辱，进鸩不足，更残其支体以为报也。

2. 汤裱褙

识画人在另一传说中，又变成非大儒名臣的当时著名装潢家汤裱褙。这一说最早的要算沈德符的《野获编》，他和世贞同一时代，他的祖、父又都和王家世交，所以后人都偏重这一说。《野获编补遗》卷二《伪画致祸》：

严分宜(嵩)势炽时，以诸珍宝盈溢，遂及书画骨董雅事。时鄢懋卿以总鹾使江淮，胡宗宪赵文华以督兵使吴越，各承奉意旨，搜取古玩，不遗余力。时传闻有《清明上河图》手卷，宋张择端画，在故相王文恪(荃)胄君家，其家巨万，难以阿堵动。乃托苏人汤臣者往图之，汤以善装潢知名，客严门下，亦与娄江王思质中丞往还，乃说王购之。王时镇蓟门，即命汤善价求市，既不可得，遂嘱苏人黄彪摹真本贗命，黄亦画家高手也。

严氏既得此卷，珍为异宝，用以为诸画压卷，置酒会诸贵人赏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为贗本。严世蕃大惭

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给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

这一说是《清明上河图》本非王忬家物，由汤裱褙托王忬想法不成功，才用摹本代替，末了还是汤裱褙自发其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一则即根据此说加详，不过又把王鏊家藏一节改成王忬家藏，把严氏致败之由，附会为世蕃病足，把《金瓶梅》的著作目的改为讽刺严氏了：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舍，乃觅名手摹贗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之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悲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

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为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

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后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

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擦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批拟，不称上旨，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

徐树丕的《识小录》又以为汤裱褙之证画为伪，系受贿不及之

故，把张择端的时代由宋升至唐代，画的内容也改为汴人掷骰：

汤裱褙善鉴古，人以古玩赂严世蕃必先贿人，世蕃令辨其真伪，其得贿者必曰真也。吴中一都御史偶得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临本馈世蕃而贿不及汤。汤直言其伪，世蕃大怒，后御史竟陷大辟。而汤则先以诬编遣戍矣。

余闻之先人曰《清明上河图》皆寸马豆人，中有四人樗蒲，五子皆六而一犹旋转，其人张口呼六，汤裱褙曰：“汴人呼六当撮口，而今张口是采闽音也。”以是识其伪。此与东坡所说略同，疑好事者伪为之。近有《一捧雪》传奇亦此类也，特甚世蕃之恶耳。

3. 况叔祺及其他

梁章钊《浪迹丛谈》记此事引王襄《广汇》之说，即本《识小录》所载，所异的是不把识画人的名字标出，他又以为王忬之致祸是由于一诗一画：

王襄《广汇》：“严世蕃常索古画于王忬，云值千金，忬有临幅绝类真者以献。乃有精于识画者往来忬家有所求，世贞斥之。其人知忬所献画非真迹也，密以语世蕃。会大同有虜警，巡按方格劾失机，世蕃遂告嵩票本论死。”

又孙之騄《二申野录注》：“后世蕃受刑，弇州兄弟赎得其一，熟而荐之父灵，大恸，两人对食，毕而后已。诗画贻祸，一至于此，又有小人交构其间，酿成尤烈也。”

按所云诗者谓杨椒山(继盛)死，弇州以诗吊之，刑部员外郎况叔祺录以示嵩，所云画者即《清明上河图》也。

综合以上诸说，归纳起来是：

(1)《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用意(甲)讥刺严氏；(乙)作对严氏复仇的“督亢图”；(丙)对荆川复仇。

(2)唐荆川潜杀王忬，忬子世贞作《金瓶梅》，荆川于车

中阅之中毒卒。

(3)世贞先行刺荆川不遂，后荆川向其索书，遂撰《金瓶梅》以毒之。

(4)唐王结怨之由是荆川识《清明上河图》为伪，以致王忬被刑。

(5)《金瓶梅》为某孝子报父仇作，荆川因以被毒。

(6)汤裱褙识王忬所献《辋川真迹》为伪，唐顺之行动与王忬忤，两事交攻，王忬以死。

(7)《清明上河图》为王鏊家物，世蕃门客汤臣求之不遂，托王忬想法也不成功，王忬只得拿摹本应命，汤裱褙又自发其覆，遂肇大祸。

(8)严世蕃强索《清明上河图》于王忬，忬以贗本献，为旧所提携汤姓者识破。

(9)严世蕃向世贞索小说，世贞撰《金瓶梅》以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

(10)世贞赂修工烂世蕃脚，不能入值，严氏因败。

(11)王忬献画于世蕃，而贿不及汤裱褙，因被指为伪，致陷大辟。

(12)王忬致祸之由为《清明上河图》及世贞吊杨继盛诗触怒严氏。

以上一些五花八门的故事，看起来似乎很多，其实包含着两个有联系的故事——《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

(二)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

按《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部臣言蓟镇额兵多缺宜察补。乃遣郎中唐顺之往覆。还奏额兵九万有奇，今惟五万七千，又皆羸老，忬与……等俱宜

按治。……三十八年二月把都儿辛爱数部屯会州挟朵颜为乡导……由潘家口入渡滦河，……京师大震，御史王渐、方辂遂劾忬及……罪，帝大怒……切责忬令停俸自效。至五月辂复劾忬失策者三，可罪者四，遂命逮忬及……下诏狱……明年冬竟死西市。忬才本通敏，其骤拜都御史及屡更督抚也，皆帝特简，所建请无不从。为总督数以败闻，由是渐失宠。既有言不练主兵者帝益大恚，谓忬怠事负我。嵩雅不悦忬。而忬子世贞复用口语积失欢于嵩子世蕃，严氏客又数以世贞家琐事构于嵩父子，杨继盛之死，世贞又经纪其丧，嵩父子大恨，滦河变闻，遂得行其计。”

当事急时，世贞“与弟世懋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嵩阴持忬狱，而时为谩语以宽之。两人又日囚服跽道旁遮诸贵人與搏颡请救，诸贵人畏嵩，不敢言”。（《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

王忬死后，一般人有说他“死非其罪”的，也有人说他是“于法应诛”的，他的功罪我们姑且不管，要之，他之死于严氏父子之手，却是一件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们要判断以上所记述的故事是否可靠，第一我们先要研究王忬和严氏父子结仇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最好拿王世贞自己的话来说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三《上太傅李公书》：

……至于严氏所以切齿于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杨继盛）且论报，世贞不自揣，托所知向严氏解救不遂，已见其嫂代死疏辞戇，少为笔削。就义之后，躬视含殓，经纪其丧。为奸人某某（按即指况叔祺）文饰以媚严氏。先人闻报，弹指唾骂，亦为所譖。其二杨某为严氏报仇曲杀沈炼，奸罪万状，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间有指斥。渠误谓青琐之抨，先人预力，必欲报之而后已。其三严氏与今元老相公（徐

阶)方水火,时先人偶辱见收葭莩之末。渠复大疑有所弃就,奸人从中构牢不可解。以故练兵一事,于拟票内一则曰大不如前,一则曰一卒不练,所以阴夺先帝(嘉靖帝)之心而中伤先人者深矣。预报贼耗则曰王某恐吓朝廷,多费军饷。虏贼既退,则曰将士欲战,王某不肯。兹谤既腾,虽使曾参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

以上三个原因(1)关于杨继盛;(2)关于沈炼;(3)关于徐阶。都看不出有什么书画肇祸之说。试再到旁的地方找去,《明史》卷二八七《王世贞传》说:

奸人阎姓者犯法,匿锦衣都督陆炳家,世贞搜得之。炳介严嵩以请,不许。杨继盛下吏,时进汤药。其妻讼夫冤,为代草。既死,复棺殓之。嵩大恨。吏部两拟提学,皆不用。用为青州兵备副使。父忬以滦河失事,嵩构之论死。

沈德符《野获编》卷八《严相处王弇州》:

王弇州为曹郎,故与分宜父子善。然第因乃翁思质(忬)方总督蓟辽,姑示密以防其伎,而心甚薄之。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会王弟敬美继登第,分宜呼诸孙切责以“不克负荷”诃诮之,世蕃益恨望,日谮于父前,分宜遂欲以长史处之,赖徐华亭(阶)力救得免,忬州德之入骨。后分宜因唐荆川阅边之疏讥切思质,再入鄢剑泉(懋卿)之赞决,遂置思质重辟。

这是说王忬之得祸,是由于世贞之不肯趋奉严氏,和谑毒世蕃,可用以和《明史》相印证。所谓恶谑,丁元荐《西山日记》曾载有一则:

王元美先生善谑,一日与分宜胄子饮,客不任酒,胄子即举杯虐之,至淋漓巾幘。先生以巨觥代客报世蕃,世蕃辞以伤风不胜杯杓,先生杂以诙谐曰:“爹居相位,怎说出伤风?”旁观者快之。

也和《清明上河图》之说渺不相涉。

现在我们来推究《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和它的流传经过，考察它为什么会和王家发生关系，衍成如此一连串故事的由来。

《清明上河图》到底是一幅怎样的画呢？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九《题清明上河图》一诗描写得很清楚详细：

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所尚，顷城士女携童儿。城中万屋翬薨起，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粲朝绮。芳原细草飞轻尘，驰者若飚行若云，红桥影落浪花里，捩舵掀篷俱有神。笙声在楼游在野，亦有驱牛种田者，眼中苦乐各有情，纵使丹青未堪写！翰林画史张择端，研朱吮墨镂心肝，细穷毫发伙千万，直与造化争雕镌。图成进入缉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天津一夜杜鹃啼，倏忽春光几回变。朔风卷地天雨沙，此图此景复谁家？家藏私印屡易主，赢得风流后代夸。姓名不入《宣和谱》，翰墨流传藉吾祖，独从忧乐感兴衰，空吊环州一抔土！丰亨豫大纷彼徒，当时谁进流民图？乾坤顛仰意不极，世事荣枯无代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记清明上河图卷》：

嘉禾谭梁生携《清明上河图》过长安邸中，云此张择端真本也。……此卷向在李长沙家，流传吴中，卒为袁州所钩致，袁州籍没后已归御府，今何自复流传人间？书之以求正于博雅君子。天启二年壬戌五月晦日。

按长沙即李东阳，袁州即严嵩。据此可知这图的收藏经过是：

- (1)李东阳家藏；
- (2)流传吴中；
- (3)归严氏；
- (4)籍没入御府。

一百年中流离南北，换了四个主人，可惜不知道在吴中的

收藏家是谁。推测当分宜籍没时，官中必有簿录，因此翻出《胜朝遗事》所收的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果然有详细的记载，在《名画部》宋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图藏宜兴徐久靖(徐溥)家，后归西涯李氏(东阳)，李归陈湖陆氏，陆氏子负官缙，质于崑山顾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然所画皆舟车城郭桥梁市廛之景，亦宋之寻常画耳，无高古气也。

按田艺蘅《留青日札》严嵩条记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抄没清单有：

石刻法帖三百五十八册轴，古今名画刻丝纳纱纸金绣手卷册共三千二百零一轴。内有……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以千二百金购之，才得其贗本，卒破数十家。其祸皆成于王彪汤九张四辈，可谓尤物害民。

这一条记载极关重要，它所告诉我们的是：

(1)《清明上河图》乃苏州陆氏物。

(2)其人以千二百金问购，才得贗本，卒破数十家。

(3)诸家纪载中之汤裱褙或汤生行九，其同恶为严氏鹰犬者有王彪张四诸人。

考陈湖距吴县三十里，属苏州。田氏所记的苏州陆氏当即为文氏所记之陈湖陆氏无疑。第二点所指明的也和文氏所记吻合。由苏州陆氏的渊源，据《钤山堂书画记》：“陆氏子负官缙，质于崑山顾氏。”两书所说相同，当属可信。所谓崑山顾氏，考《崑新两县合志》卷二〇《顾梦圭传》：

顾懋宏字靖甫，初名寿，一字茂俭，潜孙，梦圭子。十三补诸生，才高气豪，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依从父梦羽蕪州官舍，用蕪籍再为诸生。寻东还，游太学，举万历戊子乡荐。授休宁教谕，迁南国子学录，终莒州知州。自勅免。筑室东郊外，植梅数十株吟啸以老。

按梦圭为嘉靖癸未(公元1523)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他家世代做官,为崑山大族。其子懋宏十三补诸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五月严嵩事败下狱,四十四年三月严世蕃伏诛,严氏当国时代恰和懋宏世代相当,由此可知传中所谓“以口过被祸下狱,事白而家壁立”一段隐约的记载,即指《清明上河图》事,和文田两家所记相合。

这样,这图的沿革可列成:①宜兴徐氏;②西涯李氏;③陈湖陆氏;④崑山顾氏;⑤袁州严氏;⑥内府。

在上引的史料中,最可注意的是《钤山堂书画记》。因为文嘉家和王世贞家是世交,他本人也是世贞好友之一。他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应何宾涯之召检阅籍没入官的严氏书画,到隆庆二年(公元1568)整理所纪录成功这一卷书。时世贞适新起用由河南按察副使擢浙江布政使司左参政分守湖州。假如王氏果和此图有关系,并有如此悲惨的故事包含在内,他决不应故没不言!

在以上所引证的《清明上河图》的经历过程中,很显明安插不下王忬或王世贞的一个位置。那末,这图到底是怎样才和王家在传说发生关系的呢?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贋本,余均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

贋本乃吴人黄彪造,或云得择端稿本加删润,然与真本殊不相类,而亦自工致可念,所乏腕指间力耳,今在家弟(世懋)所。此卷以为择端稿本,似未见择端本者。其所云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第笔势道逸惊人,虽小粗率,要非近代人所能办,盖与择端同时画院祇候,各图汴河之胜,而有甲乙者也。吾乡好事人遂定为真稿本,而谒彭孔嘉小楷,李文正公记,文征仲苏

书，吴文定公跋，其张著杨准二跋，则寿承休承以小行代之，岂惟出蓝！而最后王祿之陆子傳题字尤精楚。陆于逗漏处，毫发贬驳殆尽，然不能断其非择端笔也。使画家有黄长睿那得尔？

其第二跋云：

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著，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刮殆尽，而亦不载其人。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候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候补景设色，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图》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而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图余见之殊不称，附笔于此。

可知此图确有真贋本，其贋本之一确曾为世贞爱弟世懋所藏，这图确曾有一段悲惨的故事；“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这两跋都成于万历三年（公元1575）以后，所记的是上文所举的昆山顾氏的事，和王家毫不相干。这一悲剧的主人公是顾懋宏，构祸的是汤九或汤裱褙，权相是严氏父子。

由以上的论证，我们知道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河图》的记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无论他所说的是《辋川真迹》，是《清明上河图》，是黄彪的临本，是王鏊家藏本，或是王忬所藏的，都是无中生有。事实的根据一去，当然唐顺之或汤裱褙甚至第三人的行潜或指证的传说，都一起跟着不存在了。

但是，像沈德符、顾公燮，刘廷玑、梁章钊等人，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的学者，沈德符和王世贞是同一时代的人，为什么他们都会捕风捉影，因讹承讹呢？

这原因据我的推测，以为是：

（1）是看不清《四部稿》两跋的原意，误会所谓“权相出

死力构”是指他的家事，因此而附会成一串故事。

(2)是信任《野获编》作者的时代和他与王家的世交关系，以为他所说的话一定可靠，而靡然风从，群相应和。

(3)是故事本身的悲壮动人，同情被害人的遭遇，辗转传述，甚或替它装头补尾，虽悖“求真之谛”亦所不惜。

次之因为照例每个不幸的故事中，都有一位丑角在场，汤裱糊是当时的名装潢家，和王严两家都有来往，所以顺手把他拉入作一点缀。

识画人的另一传说是唐顺之，因为他曾有疏参王忬的事迹，王忬之死多少他应负一点责任。到了范允临的时候，似乎又因为唐顺之到底是一代大儒，不好任意得罪，所以在他的剧本——《一捧雪》传奇中仍旧替回了汤裱糊。几百年来，这剧本到处上演，剧情的凄烈悲壮，深深地感动了千万的人，于是汤裱糊便永远留在这剧本中做一位挨骂的该死丑角。

(三)《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

最早提到《金瓶梅》的，是袁宏道的《觴政》：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为内典。……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

——《袁中郎全集》卷一四，十之《掌故》

袁宏道写此文时《金瓶梅》尚未有刻本，已极见重于文人，拿它和《水浒》并列了。可惜袁宏道只给了我们一个艺术价值的暗示，而没提出它的著者和其他事情。稍后沈德符的《野获编》卷二五《金瓶梅》所说的就详细多了，沈德符说：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公元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

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袁中道，宏道弟)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

“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箠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贋作矣。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关于有刻本前后的情形，和书中所影射的人物，他都讲到了，单单我们所认为最重要的著者，他却只含糊地说了“嘉靖间大名士”了事，这六个字的含义是：

- (1)作者是嘉靖时人；
- (2)作者是大名士；
- (3)《金瓶梅》是嘉靖时的作品。

几条嘉靖时代若干大名士都可适用的规限，更不妙的是他指这书是“指斥时事”的，平常无缘无故的人要指斥时事干什么呢？所以顾公燮等人便因这一线索推断是王世贞的作品，牵连滋蔓，造成上述一些故事。康熙乙亥(公元1696)刻的《金瓶梅》谢颐作的序便说：

《金瓶梅》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出凤洲手。然洋洋洒洒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到了《寒花盦随笔》《缺名笔记》一些人的时代，便索性把或字去掉。一直到近人蒋瑞藻《小说考证》还认定是弇州之作而不疑：

《金瓶梅》之出于王世贞手不疑也。景倩距弇州时代不

远，当知其详。乃断名士二字了之，岂以其诲淫故为贤者讳欤！

——《小说考证》二，九六页

其实一切关于《金瓶梅》的故事，都只是故事而已，都不可信。应该根据真实史料，把一切荒谬无理的传说，一起踢开，还给《金瓶梅》以一个原来的面目。

第一，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先抓住它的要害点，关于《清明上河图》在上文已经证明和王家无关，次之就是这一切故事的焦点——作《金瓶梅》的缘起和《金瓶梅》的对象严世蕃或唐顺之被毒或被刺。因为这书据说是作者来毒严氏和唐氏的，如两人并未被毒或无被毒之可能时，这一说当然不攻自破。

甲、严世蕃是正法死的，并未被毒，这一点《寒花盦随笔》的作者倒能辨别清楚。顾公燮便不高明了，他以为王忬死后世贞还去谒见世蕃，世蕃索阅小说，因作《金瓶梅》以讥刺之。其实王忬被刑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十月初一日，歿后世贞兄弟即扶柩返里，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家，自后世贞即屏居里门，到隆庆二年(公元1568)始起为河南按察副使。另一方面严嵩于四十一年五月罢相，世蕃也随即被刑。王忬死后世贞方痛恨严氏父子之不暇，何能靦颜往谒贼父之仇？而且世贞于父死后即返里屏居，中间无一日停滞，南北相隔，又何能与世蕃相见？即使可能，世蕃已被逐，不久即死，亦何能见？如说此书之目的专在讽刺？则严氏既倒，公论已明，亦何所用其讽刺？且《四部稿》中不乏抨责严氏之作，亦何庸写此洋洋百万言之大作以事此无谓之讽刺？

再次顾氏说严氏之败是由世贞贿修工烂世蕃脚使不能入直致然的，此说亦属无稽，据《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所言：

嵩虽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解。答语无不中。及嵩妻欧阳氏死，世蕃当护丧归，嵩请留侍京邸，帝许之，然自是不得入值所代嵩票拟，而日纵淫乐于家。嵩受诏多不能答，遣使持问世蕃，值其方耽女乐，不以时答。中使相继促嵩，嵩不得已自为之，往往失旨。所进青词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是积失帝欢。则世蕃之不能入值是因母丧，嵩之败是因世蕃之不代票拟，也和王世贞根本无关。

乙、关于唐顺之，按《明史》：“顺之出为淮扬巡抚，兵败力疾过焦山，三十九年春卒。”王忬死在是年十月，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何能预写《金瓶梅》报仇？世贞以先一年冬从山东弃官省父于京狱，时顺之已出官淮扬，二人何能相见於朝房？顺之比王忬早死半年，世贞又安能遣人行刺于顺之死后？

第二，“嘉靖中大名士”是一句空洞的话，假使可以把它牵就为王世贞，那末，又为什么不能把它归到曾著有杂剧四种的天都外臣汪道昆？为什么不是以明杂剧和文采著名的屠赤水王百谷或张凤翼？那时的名士很多，又为什么不是所谓前七子广五子后五子续五子以及其他的山人墨客？我们有什么反证说他们不是“嘉靖间的大名士”？

第三，再退一步承认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可能（自然，他不是不能做）。但是问题是他是江苏太仓人，并且是土著，有什么保证可以断定他不“时作吴语”？《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虽曾在山东做过三年官（公元1557—1559），但是能有证据说在这三年中，曾学会了甚至和土著一样地使用当地的方言吗？假使不能，又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用呢！

前人中也曾有人断定王世贞绝不是《金瓶梅》的作者，清

礼亲王昭槤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叙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领。以宋明二代官名孱杂其间，最属可笑。是人尚未见商辂《宋元通鉴》者，无论宋元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谄陋若是，必为贗作无疑也。

——《嘯亭续录》卷二

作小说虽不一定要事事根据史实，不过假如是一个史学名家作的小说，纵使下笔十分不经意，也不至于荒谬到如昭槤所讥。王世贞在当时学者中堪称博雅，时人多以有史识史才许之，他自身亦以此自负。且毕生从事著述，卷帙甚富，多为后来修史及研究明代掌故者所取材。假使是他作的，真的如昭槤所说：

“何至谄陋若是！”不过昭槤以为《金瓶梅》是贗作，这却错了。因为以《金瓶梅》为王世贞作的都是后来一般的传说，在《金瓶梅》的本文中除掉应用历史上的背景来描写当时的市井社会奢侈放纵的生活以外，也丝毫找不出有作者的什么本身的暗示存在着。作者既未冒王世贞的名字，来增高他著述的声价，说他是贗作，岂非无的放矢。

（四）《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小说在过去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褻”的作品。因此小说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没不彰。更有若干小说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还故意淆乱书中史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这一作品的著作时代。

《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

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为一个同情他的后代人所删削遮掩，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这举动同样不为我们所欢迎。这一事实可以拿《金瓶梅》来做一例证。

假如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比改订本更早的本子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被作者和删节者瞒过，永远不能知道他们所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较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在这本子中我们知道许多从前人所不知道的事。这些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这部书的著作年代，并且可以明白这部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却包含有那样多的描写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1. 太仆寺马价银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页九之十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入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页）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书（第七回第九页）中，孟三儿的答话便删节成：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

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那里管得许多。若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饶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天衣无缝，使人看不出有删节的痕迹。

朝廷向太仆寺借银子用，这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自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公元1468)起，但为数极微。到隆庆二年(公元1568)百年后定例卖种马之半，藏银始多。到万历元年(公元1573)张居正作首相尽卖种马，藏银始达四百余万两。又据《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太仆，则马价银归之。……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至神宗万历六年……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则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到了张居正死后(公元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库所蓄，则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载居正当国时：

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在居正当国时，综核名实，令出法行，所以国富民安，号称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说：

万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

其用途专充互市抚赏，《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说：

万历五年召理戎政。……言……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餉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后，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官监佞幸，为所欲为，专以货利导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说：

居正死，起故宫。疏陈五事：言……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锱铢取之，泥沙用之。不到十年功夫，太仆积银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选传》：

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

但还搜刮不已，恣意赏赐，如《明史》卷二三三《张贞观传》

所记：

三王并封制下，……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

中年内外库藏俱竭，力靳内库银不发，且视太仆为内廷正供，廷臣请发款充军费，反被譴责。万历三十年时：

国用不支，边储告匱，……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复忤旨切责。

——《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

万历时代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情形，朱国桢《湧幢小品》卷二说得很具体：

太仆寺马价银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两。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明神宗贪财好货，至为御史所讥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所载四箴，其一即为戒贪财：

十七年……献四箴。……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贑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

再就嘉靖隆庆两朝内廷向外库借支情况作一比较，《明史》卷二〇六《郑一鹏传》：

嘉靖初……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诎，往往借支太仓。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岁顿尽。……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

万两，……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

据此可知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穆宗享国不到六年(公元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后。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到了张居正当国，厉行节价，足国富民，在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2. 佛教的盛衰和小令

《金瓶梅》中关于佛教流行的叙述极多，全书充满因果报应的气味。如丧事则延僧作醮追荐(第八回，第六十二回)，平时则许愿听经宣卷(第三十九回，第五十一回，第七十四回，第一百回)，布施修寺(第五十七回，第八十八回)，胡僧游方(第四十九回)，而归结于地狱天堂，西门庆遗孤且入佛门清修。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实，假如作者所处的时代佛教并不流行，或遭压迫，在他的著作中决不能无中生有捏造出这一个佛教流行的社会。

明代自开国以来，对佛道二教，初无歧视，后来因为政治关系，对喇嘛教僧稍予优待，天顺成化间喇嘛教颇占优势，佛教徒假借余光，其地位在道教之上。到了嘉靖时代，陶仲文邵元节王金等得势，世宗天天在西苑玄修作醮，求延年永命，一

般方士偶献一二秘方，便承宠遇。诸官僚翰林九卿长贰入直者往往以青词称意，不次大拜。天下靡然风从，献灵芝、白鹿、白鹊、丹砂，无虚日。朝臣亦天天在讲符瑞，报祥异，甚至征伐大政，必以告玄。在皇帝修养或作法事时，非时上奏的且得殊罚。道士遍都下，其领袖贵者封侯伯，位上卿，次亦绾牙牌，跻朝列，再次亦凌视士人，作威福。一面则焚佛牙，毁佛骨，逐僧侣，没庙产，熔佛像，佛教在世宗朝算是销声灭迹，倒尽了霉。

到隆万时，道教失势了，道士们或贬或逐，佛教徒又承渥宠，到处造庙塑佛，皇帝且有替身出家的和尚，其煊赫比拟王公(明列帝俱有替身僧，不过到万历时代替身僧的声势，则为前所未有的)。《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

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世宗留心斋醮，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工部侍郎赵璜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穹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

由此可知武宗时为佛教得势时代，嘉靖时则完全为道教化的时代，到了万历时代佛教又得势了。《金瓶梅》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道教的记载，如六十二回的潘道士解禳，六十五回的吴道士迎宾，六十七回的黄真人荐亡，但以全书论，仍是以佛教因果轮回天堂地狱的思想做骨干。假如这书著成于嘉靖时代，决不会偏重佛教到这个地步！

再从时代的习尚去观察，《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令》：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宏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崧峒先生初自

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髻髻》三阙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铜城歌》《银纽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媒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南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此充弦索北调，其语秽褻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羈人游媚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先招致。

《金瓶梅词话》中所载小令极多，约计不下六十种。内中最流行的是《山坡羊》，综计书中所载在二十次以上（见第一、八、三十三、四十五、五十、五十九、六十一、七十四、八十九、九十一诸回）；次为《寄生草》（见第八、八十二、八十三诸回）；《驻云飞》（见第十一、四十四诸回）；《锁南枝》（见第四十四、六十一诸回）；《耍孩儿》（见第三十九、四十四诸回）；《醉太平》（见第五十二回）；《傍妆台》（见第四十四回）；《闹五更》（见第七十三回）；《罗江怨》（见第六十一回）；其他如《绵搭絮》《落梅风》《朝天子》《折桂令》《梁州序》《画眉序》《锦堂月》《新水令》《桂枝香》《柳摇金》《一江风》《三台令》《货郎儿》《水仙子》《茶糜香》《集贤宾》《一见娇羞》《端正好》《宜春令》《六娘子》……散列书中，和沈氏所记恰合。在另一方面，沈氏所记万历中年最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却又不见于《词话》。《野获编》书成于万

历三十四年(丙午, 公元 1606), 由此可见《词话》是万历三十四年以前的作品, 《词话》作者比《野获编》的作者时代略早, 所以他不能记载到沈德符时代所流行的小曲。

3. 太监、皇庄、皇木及其他

太监的得势用事, 和明代相终始。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 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从正德宠任刘瑾、谷大用等八虎, 坏乱朝政以后, 世宗即位, 力惩其敝, 严抑宦侍, 不使干政作恶。嘉靖九年(公元 1530)革镇守内臣。十七年(公元 1538)从武定侯郭勋请复设, 在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等处各派内臣一人镇守, 到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变撤回。在内廷更防微极严, 不使和朝士交通, 内官因之奉法安分, 不敢恣肆。根基不厚的大珰, 有的为了轮值到请皇帝吃一顿饭而破家荡产, 无法诉苦。在有明一代中嘉靖朝算是宦官最倒霉失意的时期。反之在万历朝则从初年冯保、张宏、张鲸等柄用起, 一贯地柄国作威, 政府所有设施, 须先请命于大珰, 初年高拱任首相, 且因不附冯保而被逐。张居正在万历初期的新设施, 新改革, 所以能贯彻实行, 是因为在内廷有冯保和他合作。到张居正死后, 宦官无所顾惮, 权势更盛, 派镇守, 采皇木, 领皇庄, 榷商税, 采矿税。地方官吏降为宦寺的属下, 承其色笑, 一拂其意, 缇骑立至。内臣得参奏当地督抚, 在事实上几成地方最高长官。在天启以前, 万历朝可说是宦官最得势的时代。

《词话》中许多关于宦官的记载, 如清河一地就有看皇庄的薛太监, 管砖厂的刘太监, 花子虚的家庭出于内臣, 王招宣家与太监缔姻。其中最可看出当时情形的是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宴客一段:

说话中间, 忽报刘公公、薛公公来了。慌的西门庆穿上

衣，仪门迎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纓枪队喝道而至。西门庆先让至大厅上，拜见叙礼，接茶。落后周守备、荆都监、夏提刑等武官，都是锦绣服，藤棍大扇，军牢喝道，僚椽跟随，须臾都到了门口，黑压压的许多伺候，里面鼓乐喧天，笙箫迭奏。上坐递酒之时，刘薛二内相相见。厅正面设十二张桌席，都是帏拴锦带，花插金瓶，桌上摆着簇盘定胜，地下铺着锦茵绣球。

西门庆先把盏让坐次，刘薛二内相再三让逊：“还有列位大人！”周守备道：“二位老太监齿德俱尊。常言三岁内宦，居于王公之上，这个自然首坐，何消泛讲。”彼此逊让了一回。薛内相道：“刘哥，既是列位不首，难为东家，咱坐了罢。”

于是罗圈唱了个喏，打了恭，刘内相居左，薛内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条手巾，两个小厮在旁打扇，就坐下了。其次者才是周守备，荆都监众人。

一个管造砖和一个看皇庄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在宴会时座次在地方军政长官之上，这正是宦官极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

皇庄之设立，前在天顺景泰时代已见其端，正德时代达极盛期。世宗即位，裁抑恩幸，以戚里佞幸得侯者著令不许继世。中惟景王就国，拨赐庄田极多。《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说：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征银解部。

由此可知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食货志》一又记：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君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征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廩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烙杀庄佃，所在骚然。

由此可知《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因为假如把《词话》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为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

所谓皇木，也是明代一桩特别的恶政，《词话》第三十四回有刘百户盗皇木的记载：

西门庆告诉：“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撰了几两银子。新买了一所庄子。在五里店拿皇木盖房。……明代内廷兴大工，派官往各处采大木，这木就叫皇木。这事在嘉靖万历两朝特别多，为民害极酷。《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说。

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

二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州。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又遣官核诸处遗留大木，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河州县尤苦之。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而采鹰平条桥诸木于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万。科臣劾督运官迟延侵冒，不报。虚糜乾没，公私交困焉。

按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

《词话》第二十八回有女番子这样一个特别名词。

经济道：“你老人家是个女番子，且是倒会的放刁……”

所谓番子，《明史·刑法志》三说：

东厂之属无专官，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皆卫官。其隶役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猾巧者乃拨充之。役长曰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襪褶系小条，白皮靴，专主伺察。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京师亡命诮财挟仇视干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既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椿，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醉酒，亦曰搬晋儿，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牵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无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闻之，下镇抚司狱，立死矣。

番子之刺探官民阴事为非作恶如此，所以在当时口语中就称平常人的放刁挟诈者为番子，并以施之女性。据《明史》在万历初年冯保以司礼监兼厂事，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声势煊赫一时，至兴王大臣狱，欲族高拱。但在嘉靖时代，则以世宗驭中宫严，不敢恣，厂权且不及锦衣卫，番子之不敢放肆自属必然。由这一个特别名词的被广义地应用的情况说，《词话》的著作时代亦不能在万历以前。

4. 古刻本的发见

两年以前《金瓶梅》的最早刻本，我们所能见到的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元1695)皋鹤草堂刻本张竹坡批点《第一奇书金瓶梅》，和崇祯本《新刻绣像金瓶梅》。在这两个本子中没有什么材料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书最早刊行的年代。

最近北平图书馆得到了一部刊有万历丁巳序文的《金瓶梅词话》，这本子不但在内容方面和后来的本子有若干处不同，并且在东吴弄珠客的序上也明显地载明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公元1617)冬季所刻。在欣欣子的序中并具有作者的笔名兰陵笑笑生(也许便是作序的欣欣子罢)。这本子可以说是现存

的《金瓶梅》最早的刊本。其内容最和原本相近，从它和后来的本子不相同处及被删改处比较的结果，使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断定它的最早开始写作的时代不能在万历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不能过隆庆二年。

但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并且已有抄本行世。因为在袁宏道的《觴政》中，他已把《金瓶梅》列为逸典，在沈德符的《野获编》中他已告诉我们在万历三十四年（丙午，公元1606）袁宏道已见过几卷，麻城刘氏且藏有全本。到万历三十七年袁中道从北京得到一个抄本，沈德符又向他借抄一本，不久苏州就有刻本，这刻本才是《金瓶梅》的第一个本子。

袁宏道的《觴政》在万历三十四年以前已写成，由此可以断定《金瓶梅》最晚的著作时代当在万历三十年以前。退一步说，也决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

综上文所论，《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

（五）《金瓶梅》的社会背景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在《金瓶梅》书中没有说到那时代的农民生

活，但在它的描写市民生活时，却已充分地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经济的衰颓和崩溃的必然前景。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形，万历初年有的大地主拥田到七万顷，粮至二万石。（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牋》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据万历六年全国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计算，这一个大土地的田数就占全国田数的百分之一。又如皇庄，嘉靖初年达数十所，占地至三万七千多顷。夏言描写皇庄破坏农业生产的情形说：

皇庄既立，则有管理之太监，有奏带之旗校，有跟随之名目，每处动至三四十人。……擅作威福，肆行武断。……起盖房屋，架搭桥梁，擅立关隘，出给票帖，私刻关防。凡民间撑架舟车，牧放牛马，采捕鱼虾蛭蚌莞蒲之属，靡不刮取。而邻近土地，则展转移筑封堆，包打界至，见亩征银。本土豪猾之民，投为庄头，拨置生事，帮助为恶，多方掊克，获利不貲。输之宫闈者曾无十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盖不啻十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剥无余，由是人民逃窜而户口消耗，里分减并而粮差愈难。卒致犂耜之上，生理寡遂，闾阎之间，贫苦到首，道路嗟怨，邑里萧条。

公私庄田，跨庄逾邑，小民恒产，岁朘月削，产业既失，税粮犹存，徭役苦于并充，粮草苦于重出，饥寒愁苦，日益无聊，展转流亡，废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其巧黠者或投存势家庄头家人名目，恣其势以转为善良之害，或匿入海户陵户勇士校尉等籍，脱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脉，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疮，不能枚举。

——《桂洲文集》卷十三《奉敕勘报皇庄及功臣国戚田土疏》
虽然说的是嘉靖前期的情况，但是也完全适用于万历时代，而且应该肯定，万历时代的破坏情形只有比嘉靖时代更严重。据《明史》景王、潞王、福王等传：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公

元 1562)之国，……多请庄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潞王“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居藩多请贍田食盐无不应，……田多至四万顷”。福王之国时，“诏赐庄田四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尺寸皆夺之民间，“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潞王是明穆宗第四子，万历十七年之藩；福王是明神宗爱子，万历四十二年就藩。三王的王庄多至十数万顷，加上宫廷直属的皇庄和外戚功臣的庄田，超经济的剥削，造成人民逃窜，户口消耗，道路嗟怨，邑里萧条，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的崩溃局面。

除皇庄以外，当时农民还得摊派商税，如毕自严所说山西情形：

榷税一节，病民兹甚。山右僻在西隅，行商寥寥。所有额派税银四万二千五百两，铺垫等银五千七百余两，皆分派于各州府。于是斗粟半菽有税，沽酒市脂有税，尺布寸丝有税，赢特骞卫有税，既非天降而地出，真是头会而箕敛。（《石隐园藏稿》卷五《嵩祝陛辞疏》）

明末侯朝宗描写明代后期农民的被剥削情况说：

明之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役加之，水旱灾侵加之，官吏之渔食加之，豪强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于是百姓之富者争出金钱而入学校，百姓之黠者争营巢窟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诡之者二也。即以赋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穷极而无告而学校则除矣，吏胥则除矣，……天下之学校吏胥渐多而百姓渐少，……彼百姓之无可奈何者，不死于沟壑即相率而为盗贼耳，安得而不乱哉。

——《壮悔堂文集·正百姓》

农民的生活如此。另一面，由于倭寇的肃清，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

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了。商人阶级兴起了。从亲王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如“楚王宗室错处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包汝楫《南中纪闻》）如翊国公郭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明史》卷一三〇《郭英传》）如庆云伯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奉使多挟商艘。（《明史》卷三〇〇《周能传》）如吴中官僚集团的开设囤房债典百货之肆，黄省曾《吴风录》说：

自刘氏毛氏创起利端，为鼓铸囤房，王氏债典，而大村名镇必张开百货之肆，以榷管其利，而村镇之负担者俱困。由是累金百万。至今吴中搢绅仕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屠酤，其术倍尅于齐民。

嘉靖初年夏言疏中所提到的“见亩征银”，和顾炎武所亲见的西北农民被高利贷剥削的情况：

日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

——《亭林文集》卷三《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商人阶级因为海外和内地贸易的关系，他们手中存有巨额的银货，他们一方面利用农民要求银货纳税的需要，高价将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结，把商品卖给政府，收回大宗的银货，如此循环剥削，资本积累的过程，商人阶级壮大了，他们日渐成为社会上的新兴力量，成为农民阶级新的吸血虫。

西门庆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新兴阶级，利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势力，加紧地剥削着无告的农民。

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现出两个绝对悬殊的阶级，一个是荒淫无耻的专务享乐的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

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就过去的历史事实说：“皇帝家天下”，天下的财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所以皇帝私人不应再有财富。可是在这个时代，连皇帝也置私产了，金花银所入全充巾帑，不足则更肆搜刮。太仓太仆寺所藏本供国用，到这时也拼命借支，藏于内府，拥实货作富翁。日夜希冀求长生，得以永保富贵。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讲秘法，肆昏淫，明穆宗谭纶张居正这一些享乐主义者的死在醇酒妇女手中，和明神宗的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深居宫中的腐烂生活正足以象征这个时代。社会上的有闲阶级，更承风导流，夜以继日，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笙歌软舞，穷极奢华。在这集团下面的农民，却在另一尖端，过着饥饿穷困的生活。他们受着十几重的剥削，不能不在水平线下生活着，流离转徙，一遭意外，便只能卖儿鬻女。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转死沟壑，一条是揭竿起义。

西门庆的时代，西门庆这一阶级人的生活，我们可以拿两种地方记载来说明。《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乡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罚，怯官府，窃铁攘鸡之讼，不见于公庭。……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细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食，相率成风。

截然地把嘉靖中叶前后分成两个时代。崇祯七年刻《郛城县志》卷七《风俗》：

郛地……称易治。迩来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贫者亦槌牛击

鲜，合脍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党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所描写的“市井贩鬻”“逐末营利”商业发展情形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生活，不恰就是《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吗？

我们且看西门庆和税关官吏勾结的情形：

西门庆叫陈经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了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

——第五十八回

西门庆听见家中卸货，吃了几盅酒，约掌灯以后就来家。韩伙计等看见了，在厅上坐的，悉把前后往事，说了一遍。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捕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听言，满口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第五十九回

和地方官吏勾结，把持内廷进奉的情形：

应伯爵领了李三来见西门庆。……李三道：“今有朝廷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咱这东平府，坐派著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银子，干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西门庆听了说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

发下来呢。”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

——第七十八回

当时商人进纳内廷钱粮的内幕：

李三黄四商量向西门庆再借银子，应伯爵道：“你如今还得多少才勾？”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问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两银子来，把一千两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认利钱。”

应伯爵听了，低了低头儿，说道：“不打紧……管情就替你说成了。找出了五百两银子来，共捣一千两文书，一个月满破认他五十两银子，那里不去了，只当你包了一个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无真，进钱粮之时，香里头多上些木头，蜡里头多搽些柏油，那里查帐去！不图打点，只图混水，借着他这点名声儿，才好行事。”

——第四十五回

西门庆不但勾结官吏，偷税漏税，营私舞弊，并且一般商人还借他作护符，赚内廷的钱！

在另一方面，另一阶级的人，却不能不卖儿鬻女。《词话》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道：“爹即是许了，你拜谢拜谢儿。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我明日领来与你看，也是一个小人家的亲养孩儿来，他老子是个巡捕的军，因倒死了马，少椿头银子，怕守备那里打，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教爹替你买下吧！”

这样的—个时代，这样的—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

这样的—个时代，这样的—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

(原载《文学季刊》1934年1月创刊号)

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

(一)

中国文学在“载道”的信条下和禁欲主义的礼教下，连描写男女间恋爱的作品都被视作不道德，更无论描写性欲的作品；这些书在被禁之列，实无足怪。但是尽管严禁，而性欲描写的作品却依然蔓生滋长，“蔚为大观”；并且不但在量的方面极多，即在质的方面，亦足推为各民族性欲文学的翘楚。这句话的意思请读者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中国文学内的描写性欲的作品可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性欲文学，我是要说描写性欲而赤裸裸地专述性交的状态像中国所有者直可称为独步于古今中外。我诚然浅学，未尝多读西洋的小说，尤其是专写性欲的小说见的很少，但是赤裸裸地描写性欲的西洋小说为世所称者，如莫泊桑(Maupassant)的《Bel - ami》(《漂亮朋友》)之类，其中虽有极碍目的篇章(此已为译者所不愿照译)，然而方之中国小说内的性欲描写，尚不免类于小巫见大巫。莫泊桑的《一生》中也有几段性欲描写颇不雅驯，然而总还在情理之中，不如中国的性欲描写出乎情理之外。左拉(Zoal)的小说内尝说浪子荡妇喜观“黄皮书”，意即为淫书；可是朋友告诉我，法国秘密发售的低等淫书，亦未有像中国的淫书专述性交状态。莫泊桑有许多短篇，淫荡已极，但对于性交却还是虚写，不像中国小说之实写。故就实写性交，甚至绘声绘影、仪

态万方，如中国小说之所有者，浅陋如我，实未于其他各民族的文学中见过；这便是我们谈到中国性欲文学时首先觉得是奇怪的一件事。

为什么中国的性欲描写会进了这种“魔道”，自然是我们应当研究的，本篇所要论列的主要点，此亦其一。不过现在我们姑且搁开这一点，先来谈一谈中国性欲文学的大概面目。

就通例而观，性欲描写的文学大都是变态性欲的研究。但中国的性欲文学竟是例外。中国有许多写平常的才子佳人恋爱的故事里往往要嵌进一段性交的实写；其余以变态性欲为描写主题的小说，更是无往而非实写性交。所以若问中国性欲作品的大概面目是什么？有两句话可以包括净尽：一是色情狂，二是性交方法——所谓房术。所有中国小说内实写的性交，几乎无非性交方法。这些性交方法的描写，在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他们本身就不是文学。不过在变态性欲的病理的研究上，却也有些用处。至于可称为文学的性欲描写，则除伪称伶玄作之《飞燕外传》与《西厢》中《酬简》的一段外，恐怕再也没有了。所以着着实实讲来，我们没有性欲文学可供研究材料，我们只能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性欲描写——只是一种描写，根本算不得文学。

(二)

现在所传的性欲小说——淫书，大都是明以后的作品；故中国性欲描写始盛于明代，是无疑的。但是我很疑西汉末已有许多描写性欲的文学出现，不过多不传于后世罢了。西汉诸王，大都淫乱，烝父姬，通姊妹，攘弟妇，诸如此类，史不绝

书。菑川王终古甚且使所爱奴与八子(妾号)及诸御婢奸，终古或参与被席；或白昼使羸(裸体也)伏，犬马交接，终古亲临观；产子，辄曰：“乱不可知。”使去其子。(《前汉书》三十八)这简直是很厉害的色情狂了。而成帝宫闱秽乱，亦复不能讳言。在此种环境内，性欲描写的作品的发生是可能的。今所传，有《飞燕外传》(旧题汉伶玄撰)、《赵后遗事》(旧题宋秦醇，言得自同里李生，与《飞燕外传》大同小异)、《飞燕遗事》(阙名，共琐闻五则)，而尤以《飞燕外传》一篇为最著名，且文词亦较胜。此篇叙赵飞燕姊妹出身、得幸之原因，至成帝纵欲丧身而止。末有伶玄自叙，谓字子于，潞水人，由小吏，渐至淮南相；其妾樊通德为樊嫪弟子不周之子，能道飞燕姊妹故事，于是撰《赵后别传》。序末又称玄为河东都尉时，辱班彪之从父，故彪续史记不见收录(按今通行本无此序，此据《四库提要》所引)。两段文气不接，且亦不类自序口吻。所以很多人疑心序既假造，文亦伪作。然古来通人如晁公武颇信之；陈振孙虽有或云伪书之说，但又云通德拥髻等事(见自序中)，文士多用，而祸水灭火之语(见本文中)，司马公载之《通鉴》，则又为回护。平心而论，我们自然不能说伶玄之必有是人，与必作是文，但后世作伪者不拿别人作题材，而偏偏挑了一个正史上不算十分荒淫的汉成帝为题材(按《汉书·成帝纪》仅有“沉湎酒色”轻轻一句，《外戚传》亦唯记赵后姊妹妒杀后宫子而已)，则大有可疑；如果当时毫无关于飞燕姊妹淫佚的传说，则作伪者为何无中生有拉上个成帝与飞燕姊妹呢？因此，我们不妨假定西汉末年或许有不少的描写性欲的文章都是以飞燕姊妹作题材的(按《西京杂记》载飞燕事凡三则，皆见《外传》；《西京杂记》旧题葛洪撰，有洪跋称得刘歆《汉书》一百卷，取校班作，有小异同，其为班固所不取者，不过二万言，抄出为《西京杂记》云云。然《隋书·经籍

志》载此书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汉书》匡衡传颜师古注，称今有《西京杂记》者，出于里巷；亦不言作者为何人。《酉阳杂俎广动植物》篇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始言是葛洪撰，《杂俎语资》篇又载庾信语，谓是吴均所作。总而观之，此书传自晋世，出于里巷，盖传说之碎断者，云为葛洪作，或吴均作，皆依托也。然据此可见汉晋之间正多此种流传之故事。飞燕姊妹之事仅其题材之一），后来有人纂集而成《飞燕外传》乃加以伶玄一名托为撰者。故《飞燕外传》一文虽在汉家历史上毫无价值，而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却未便过于抹煞。又据晁公武语，及通德拥髻之事文士多用，二者而观，也可想见此文流传于久，恐系唐以前人所作。若问西汉末既有不少描写性欲的作品，何以今仅传飞燕故事，则解答亦甚易易。第一，因性欲描写究是禁书，在雕版术已发明后，流传尚极困难，何况汉代并未有印刷，仅恃手抄。第二，中国小说自唐以前，皆为 Romance 体，凡百故事，皆假托一二历史人物以为主体；又因题材既集中，便生出(a)后人合并诸故事而加改作，与(b)趣味较浅的故事渐归消灭，两个结果。所以我们不便以今日所存之少而致疑于古时——当时——之未必多。

再就《飞燕外传》的内容而观，则此短文直可称为后世性欲小说的泉源，换言之，即后世的长篇性欲小说的意境大都是脱胎于《飞燕外传》的。《外传》言飞燕居家时与羽林射鸟者私通，既入宫召幸，其姊妹樊嫫故识飞燕与射鸟儿事，为之寒心，——恐成帝窥破飞燕之已为妇人。及后既幸，流丹浹藉，嫫私语飞燕曰：“射鸟者不近女耶？”飞燕曰：“吾内视三日，肉肌盈实矣；帝体洪壮，创我甚焉。”这是后代性欲小说侈谈“采补术”的托始。《外传》又言：“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飞燕妹合德)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嫫谓昭仪曰：‘上

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人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帝病缓弱，大医万方不能救，求奇药，尝得春恤胶，遗昭仪。昭仪辄进帝，一丸一幸。一夕，昭仪醉，进七丸。帝昏夜拥昭仪，居九成帐，笑吃吃不绝，抵明，帝起御衣，阴精流输不禁。有顷，绝倒。衰衣视帝，余精出涌，沾污被内。须臾帝崩。”这又是后代性欲小说的种种春方淫器及脱阳而死的托始了。而《金瓶梅》写西门庆饮药逾量、脱阳而死的一节，竟仿佛是《外传》写成帝暴崩的注脚。《外传》写成帝窥昭仪浴，赂侍婢使无得言；又谓后(飞燕)浴五蕴七香汤，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蕴香，昭仪仅浴豆蔻汤，傅露华百英粉；然帝私谓樊嫫曰：“后虽有异香，不若婕妤体自香也。”《赵后遗事》写此事更为淫艳：“昭仪方浴，帝私窥之，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默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覩，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思飞扬，若无所主。……后知昭仪以浴益宠幸，乃具汤浴，请帝以观。既往，后入浴，裸体而立，以水沃之。后愈亲近，而帝愈不乐，不幸而去。”这一段简单的描写，显然也给了后人许多暗示。《赵后遗事》一书，据《说郛》本，题宋秦醇传，有小序曰：“余里中有李生，世习儒术而业甚贫。余尝过其家，墙角一破筐藏古抄书数十册，中有赵氏琐事，虽纸墨脱落，尚可观览；余就李生乞之以归，补正编次成篇，传诸好事者。”这些话自然未便遽认作真，恐此《遗事》即为秦醇所作而假托李生所有旧钞；果真如此，则《遗事》当亦为摹仿《外传》而作，或竟为根据另一种关于飞燕的传说；并可证明古老的《外传》正堪称为性欲文学之始祖。

(三)

《晋书》谓惠帝后贾氏名南风，荒淫放恣。洛南有小吏端丽美容止，一日忽逢一老姬，说家有疾病，卜师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上车下帷，纳簏箱中，行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簏箱，忽见楼阁好屋，问此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痣；见留数夕，临出，赠以衣饰甚多。后小吏稍衒其衣饰，众疑是盗窃，小吏具言其遇。闻者多知妇人即贾后也。时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爱之，得全而出。据这段记述，可见贾后的荒淫又别开生面。然而后世性欲文学内竟不见描写贾后的淫艳故事，此层似乎可怪。最简便的说明即因迭遭丧乱而亡佚，但根本的原因，决不在此。我以为根本的原因乃在后世文人不喜欢将短黑有痣的贾南风作为香艳的性欲小说的主人公。“淫书”里的女主人必为美人，几乎已成中国性欲文学的定例。贾后丑黑，故不能感发许多文人为她特造故事；不然，设密室，猎取美男子，以恣淫乐，正是性欲文学的好材料，后世的性欲描写者安肯割爱？

反之，因为隋炀帝后宫多佳丽，武则天、杨太真乃绝世美人，于是后世就流传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据历史看来，武则天的淫佚未必过于吕雉，然而后人不把吕雉来做性欲描写的材料，而独取武曌（袁枚所传的《控鹤监记》乃出枚伪造），大概也为的吕雉不是个绝色美人罢。

至于隋炀的故事，旧有《大业拾遗记》《迷楼记》《海山记》等。《大业拾遗记》一名《南部烟花录》，旧题唐颜师古撰，

末有跋语，称会昌中僧志彻得之瓦棺寺阁，本名《南部烟花录》云云。姚宽以为《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西溪丛话》）。《迷楼记》及《海山记》不著撰人名氏，明人妄增为韩偓撰。然刘斧《青琐高议》并载此二文，可信为北宋人作。《海山记》述炀帝西苑事，所录炀帝诸歌——《望江南调》，乃唐李德裕所始作，大业中无此体；是其作伪之迹，已显然可见。《迷楼记》谓大夫何稠进御童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处于其中，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又谓稠复进转关车，“车周挽之，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又谓炀帝得乌铜屏，环于寝所，而御女于其中，纤毫皆入鉴中。又谓“大业八年，方士进大丹，帝服之，荡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数十人”。凡此片段，皆写极端的色情狂，虽甚简略，已足为此后作《隋炀艳史》者的暗示。

我们如果假定《飞燕外传》一类的性欲小说出在前，而《迷楼记》在后，则二者不同之点，亦颇堪注意。《飞燕外传》有两个根本思想，一为采补术，一为春方壮阳而至丧身。至于描写性交本身，未有特异之处。但《迷楼记》中所记，如御童女车、转关车、乌铜屏取影等，都是新颖的性交本身的描写。盖因仅仅采补术与春方二事，在描写上颇嫌单薄，故进而描写“房术”。此在性交描写上不能不说是进步；但从此转入恶魔道，完全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了。

唐人创作言情的传奇小说，极委婉动人，而描写性欲的作品却很少。现代人叶德辉所刊书中有《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云是白行简所撰，得之敦煌县鸣沙山石室唐人抄本。此赋专写性交之乐趣，故曰大乐。首写新婚之夕，次写夫妇四时之乐，后则杂写“婉婉姝姬，轻盈爱妾”，“明窗之下，白昼

迁延”，及偷情野合，甚至变态性欲的“男风”，都描写得淋漓尽致，极类《金瓶梅》中的文字。此赋若真出白行简手，倒是研究唐代性欲描写文字的重要材料；但是我很疑叶氏的话，未必可靠。而叶氏跋谓：“注(原注)引《洞玄子》《素女经》，皆唐以前古书，……于此益证两书之异出同原，信非后人所能伪造，而在唐宋时，此等房中书流传士大夫之口之文，殊不足怪。”竟专以此赋证明《洞玄子》《素女经》(按此二书，本刻在叶氏《观古堂丛书》中，近又辑刊于《医心方》中，虽托古籍，实为伪作)之非伪，尤叫人犯疑。考白行简是白居易弟，字知退，贞元末进士，事迹附见白居易传。行简有集二十卷，今已不存；其他文字，有《李娃传》见于《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四)，《三梦记》见《说郛》，风格意境都与《大乐赋》不类。《李娃传》言荥阳巨族之子奉父命入都应试，游于倡女李娃，贫病困顿，至流落为挽郎，复为父侦知，挞之几死而弃于路旁。既而创伤溃烂，同辈患之，复弃之；幸得不死，行乞都中。后大雪夜，至一宅乞食，宅即李娃新居，见而怜之，乃回心相爱，勉之学，遂擢第，官成都府参军。篇中毫无性欲描写，事迹曲折而动人同情，极缠绵可观，足称为言情佳作。所以，要说作《李娃传》的人同时会忽然色情狂起来，作一篇《大乐赋》，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至于《三梦记》，述三人之梦幻异可喜，非但没有一毫色情狂的气味，更与性欲无关。昔杨慎伪造《杂事秘辛》，袁枚假托《控鹤监记》，则《大乐赋》正同此类而已。

(四)

据上所述，足知宋以前性欲小说大都以历史人物(帝皇)为中心，必托附中乘，尚不敢直接描写日常人生，这也是处在礼

教的严网下不得已的防躲法。而一般小说之尚未脱离 Romance (即专以帝皇及武侠士为题材的小说) 的形式亦为原因之一。直至《金瓶梅》出世, 方开了一条新路。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庚戌(1610)始有刻本, 作者不知何人。相传谓是王世贞, 则因沈德符《野获编》云出嘉靖间大名士手, 故世人拟为王世贞; 或谓乃王之门人所作(谢颐序)。此书描写世情, 极为深刻, 尤多赤裸裸的性欲描写。《飞燕外传》与《迷楼记》等皆为文言作品, 《金瓶梅》乃用白话作, 故描写性欲之处, 更加露骨耸听。全书一百回, 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 一一既多且极变化, 实可称为集性交描写之大成。全书事实, 假《水浒传》的西门庆为线索。故事的开端即为西门庆私通潘金莲, 鸩死武大, 占金莲为妾。后武松来报仇, 寻西门庆不获, 误杀李外傅, 刺配孟州; 西门庆由此益放恣。有李瓶儿者, 其夫花子虚故与西门庆相识, 家资富有; 西门庆阴使党羽勾花子虚嫖娼, 而自与李瓶儿私通。后花子虚以虚症死, 瓶儿遂挟家产归西门庆为妾。西门庆又娶孀妇孟玉楼, 亦有私财甚多。因此西门庆愈纵欲无度。复得胡僧春药, 淫心益炽, 家奴妻有姿色者, 无不私通。潘金莲因善媚, 尤得宠。一夕, 西门庆醉归, 金莲以胡僧春药七丸进之, 狂荡竟夕, 西门庆竟脱阳而死。从此西门庆家一天一天的败落。潘金莲及其婢春梅与庆婿陈敬济私通, 事发被斥卖; 李娇儿、孟玉楼等亦下堂求去。庆妻吴月娘后带儿子孝哥避金兵, 欲奔济南, 路遇普净和尚, 引至永福寺, 以因果现梦化之, 孝哥遂出家。

《金瓶梅》出世后, 就有许多人模仿。万历时有名《玉娇梨》者, 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此书今已失传, 沈德符曾见首卷, 谓“稊黠百端, 背伦蔑理……然笔锋恣横酣畅, 似尤胜《金瓶梅》”。至于书中故事, 则托为因果报应, 与《金瓶梅》中人物相呼应。又有《续金瓶梅》, 题“紫阳道人

编”，实出清初山东丁耀亢手。全书命意与《玉娇梨》仿佛，亦述《金瓶梅》中人物转生为男女，各食孽报。描写性欲，亦仿《金瓶梅》，然而笔力不逮。

何以性欲小说盛于明代？这也有它的社会的背景。明自成化后，朝野竞谈“房术”，恬不为耻。方士献房中术而骤贵，为世人所欣慕。嘉靖间，陶仲文进红铅得幸，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甚至以进士起家的盛端明及顾可学也皆藉“春方”——秋石方——才得做了大官。既然有靠房术与春方而得富贵的，自然便成了社会的好尚；社会上既有这种风气，文学里自然会反映出来。《金瓶梅》等书，主意在描写世情，刻画颓俗，与《漂亮朋友》相类；其中色情狂的性欲描写只是受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不足为怪，且不可专注重此点以评《金瓶梅》。然而后世模仿《金瓶梅》的末流作者，不能观察人生，尽其情伪，以成巨著，反而专注意于性交描写，甚至薄物小册，自始至终，无非性交，这真是走入了恶魔道，恐非《金瓶梅》作者始料所及了。这一类小书，在印刷术昌明的今日，流传于市井甚盛；他们当然不配称为性欲描写的文学，并且亦不足为变态性欲研究者的材料。其中有《肉蒲团》一书，意境稍胜，其宗旨在唤醒世人斩绝爱欲，所谓“须从《肉蒲团》上参悟出来，方有实济”，所以特地描写淫褻之事，引人入胜，而后下当头棒喝。但是此书不多的篇幅仍旧自始至终几乎全是描写性交，不曾于性交之外另写社会现象；这便是一个极大的缺点，很减低了它的价值的。

（五）

在中国的性欲小说里，很显明的表现出几种怪异的特点：
一是根原于原始人的生殖器崇拜思想的采补术。原始人不

明白生殖机能的科学的意义，看见两性交媾而能生子，觉得是神秘不可思议的怪事，因而对于生殖器有一种神奇的迷信；这在原始时代并不为奇。但是中国却在文化昌明以后，还保存着这种原始思想，且又神而明之，造成了“采补术”的荒谬观念。所谓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等等谰言，遂成为采补术的历史的根据。几乎中国历史里无一时代没有这等采补术的妖言在社会上或明或暗的流传。汉、唐、明的方士就是采补术的创造者与宣传者。他们不明白性交的生理的作用，以为男女的精液是一种最神奇的宝贝，妄想性交时吸取对方的精液以自滋补，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方士们，造作这些妖言，一半固在诳世欺人，而一半亦正自欺。但采补术还带有神秘性，传授者难掩其伪，学习者苦于渺茫无速效；于是有依据了采补术的原理，想直接应用男女的精液的邪说出来。《野叟曝言》中谓李又全饮男子精液后即能壮阳纵欲，明代方士以处女月经炼红铅，都是例证。此可名为采补术的平凡化，然而愈加丑恶不近情理了。大概在古代的性欲小说内，多写左道的神秘的采补术，而在近代的性欲小说内，却只有饮人精液一类的平凡的采补术了。

二是色情狂——几乎每一段性欲描写都是带着色情狂的气氛的。色情狂的病态本非一种，而在中国性欲小说内所习见的是那男子在性交以使女性感到痛苦为愉快的一种。《金瓶梅》写西门庆喜于性交时在女子身上“烧香”，以为愉快。而最蕴藉的性欲描写，也往往说到女性的痛苦，衬出男性的愉快。

三是果报主义。描写极秽褻的事，偏要顶了块极堂皇的招牌——劝善；并且一定是迷信的果报主义。好淫者必得奇祸，是一切性欲小说的信条——不问作者是否出于诚意。为了要使人知道“好淫者必得奇祸”而作性欲描写的小说，自然是一桩有意义的事。但是不使淫者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制裁，而以

“果报”为惩戒，却是不妥。因为果报主义托根于迷信鬼神，一旦迷信不足束缚人心，果报主义就失了效用。那时候，劝善的书反成了诱恶。

上举三项，勉强可以包括中国性欲小说的一般面目了。据我所知，这三者确可算是中国性欲小说特具的特点。色情狂的描写，固然在各国性欲文学内多常见之，然如中国性欲小说之无往而非色情狂——无色情狂即无性欲描写——却也是独特的。至于采补术与果报主义，不用说，可称为“国粹”。又如绘声绘影的性交描写则我已说过，竟是中国的特产。

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是自始就走进了恶魔道，使中国没有正当的性欲描写的文学。我们要知道性欲描写的目的在表现病的性欲——这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病，是值得研究的。要表现病的性欲，并不必多描写性交，尤不该描写“房术”。不幸中国的小说家却错认描写“房术”是性欲描写的唯一方法，又加以自古以来方士们采补术的妖言弥漫于社会，结果遂产生了现有的性欲小说。无论如何抬出劝善的招牌，给以描写世情的解释，叫人家不当他们是淫书，然而这些粗鲁的露骨的性交描写是只能引入到不正当的性的观念上，决不能启发一毫文学意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中国社会内流行的不健全的性观念，实在应该是那些性欲小说负责的。而中国之所以会发生那样的性欲小说，其原因亦不外乎：

1. 禁欲主义的反动。
2. 性教育的不发达。

后者尤为根本原因。历来好房术的帝皇推波助澜所造成的恶风气，如明末，亦无非是性教育不讲究的社会内的必然现象罢了。

(原载《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下)》，1927年6月出版)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

一、第一奇书凡例

一、此书非有意刊行，偶因一时文兴，借此一试目力，且成于十数天内，又非十年精思，故内中其大段结束精意悉照作者，至于琐碎处未暇请教当世，幸暂量之。

一、《水浒传》圣叹批处，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书刊数十回后，或以此为言，予笑曰：《水浒》是现成大段毕具的文字，如一百零八人各有一传，虽有穿插，实次第分明，故圣叹只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只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而反失其大段精彩也。然我后数十回内，亦随手补入小批，是故欲知文字纲领者看上半部，欲随目成趣知文字细密者看下半部，亦何不可。

一、此书卷数浩繁，偶尔批成，适有工便随刊呈世，其内或圈点不齐，或一二讹字，目力不到者，尚容细致，祈读时量之。

一、《金瓶》行世已久，予喜其文之整密，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作《金瓶梅》者，或有所指，予则并无寓讽。设有此心，天地君亲其共恢之。

二、杂 录

杂录小引

凡看一书，必看其立架处，如《金瓶梅》内，房屋花园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处也。何则？既要写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开既难使诸人连合，全合拢又难使各人的事实入来，且何以见西门豪富。看他妙在将月、楼写在一处，娇儿在隐现之间。后文说挪厢房与大姐住，前又说大妗子见西门庆揭帘子进来，慌的往娇儿那边跑不迭，然则娇儿虽居厢房，却又紧连上房东间，或有门可通者也。雪娥在后院，近厨房。特特将金、瓶、梅三人，放在前边花园内，见得三人虽为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赘居其家，反不若李娇儿以娼家聚来，犹为名正言顺。则杀夫夺妻之事，断断非千金买妾之目。而金梅合，又分出瓶儿为一院，分者理势必然，必紧邻一墙者，为妒宠相争地步。而大姐住前厢，花园在仪门外，又为敬济偷情地步。见得西门庆一味自满托大，意谓惟我可以调弄人家妇女，谁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这样妖淫之物，乃令其居于二门之外，墙头红杏，关且关不住，而况于不关也哉！金莲固是冶容诲淫，而西门庆实是慢藏诲盗，然则固不必罪陈敬济也。故云写其房屋，是其间架处，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而唱戏先设一台。恐看官混混看过，故为之明白开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他如西门庆的家人妇女，皆书内听用者，亦录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后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门庆淫过妇人名数，开之足令看者伤心惨目，为之不忍也。若夫金莲，不异夏姬，故于其淫过者，亦录出之，令人知惧。

三、西门庆家人名数

来保(子僧保儿、小舅子刘仓)、来旺、玳安、来兴、平安、来安、书童、画童、琴童、天福儿(又琴童)、棋童、来友、王显、春鸿、春燕、王经(系家丁)、来昭(暨铁棍儿)、荣海(后生)、郑纪(司茶)、刘包(烧火)、胡秀(小郎)、崔本(外甥小郎)、张安(看坟)

四、西门庆家人、媳妇及丫环

来旺媳妇(二,其一则宋蕙莲)、来昭媳妇(一丈青)、来保媳妇(惠祥)、来爵媳妇(惠元)、来兴媳妇(惠秀)

丫环:玉箫、小玉、兰香、小鸾、夏花、元宵儿、迎春、绣春、春梅、秋菊、中秋儿、翠儿、奶子如意儿

五、西门庆淫过妇女

李娇儿、卓丢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宋蕙莲、来爵媳妇惠元、王六儿、賁四嫂、如意儿、林太太、李桂姐、吴银儿、郑月儿

意中人:何千户娘子蓝氏、王三官娘子黄氏、锦云

外宠:书童、王经、潘金莲、王六儿

六、潘金莲淫过人目

张大户、西门庆、琴童、陈敬济、王潮儿

意中人：武二郎

外宠：西门庆

恶姻缘：武植

藏春芙蓉镜：郗哥口、和尚耳、春梅秋波、猫儿眼中、铁棍舌畔、秋菊梦内

附对：潘金莲品的箫 西门庆投的壶

七、西门庆房屋

门面五间，到底七进(后要隔壁子虚房，共作花园)

上房(月娘住)

西厢房(李娇儿住)

堂屋后三间(孙雪娥住)

后院厨房

前院穿堂

大客屋

东厢房(大姐住)

西厢房

仪门

仪门外，则花园也。三间楼一院，潘金莲住；又三间楼一院，李瓶儿住。二人住楼在花园前，过花园方是后边。

花园门在仪门外，后又有角门，通看月娘后边也。

金莲、瓶儿两院两角门，前又有一门，即花园门也。

花园内，后有卷棚，翡翠轩，前有山子，山顶上卧云亭，半中间藏春坞雪洞也。

花园外，即印子铺门面也。

门面旁，开大门也。

对门，乃要的乔亲家房子也。

狮子街乃子虚迁去住者，瓶儿带来，后开绒线铺，又狮子街即打李外传处也。

内仪门外，两道旁，乃群房，宋蕙莲等住者也。

八、竹坡闲话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虽然，上既不可问诸天，下亦不能告诸人，虽作秽言以丑其仇，而吾所谓悲愤呜咽骂者，未尝便慊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夫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谓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愤，而终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欲无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吾何如以公论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已哉！止于无可如何而已，亦大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辗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虽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磨镜一回，皆《蓼莪》遗意，啾啾之声刺人心窝，此其所以为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对峙一亲哥哥，末复以二捣鬼为缓急相需之人，甚矣，《杀狗记》无此亲切也。闲尝论之，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

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热亦无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热，则今日真者假，而明日假者真矣。今日热而明日冷，则今日之真者，悉为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乱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来，真者一或伤而百难赎。世即有假聚为乐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为乐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故其开卷即以冷热为言，煞末又以真假为言。其中假父子矣，无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无何而有假弟妹；假夫妻矣，无何而有假外室；假亲戚矣，无何而有假孝子。满前役役营营，无非于假景中提傀儡。噫，识其假，则可任其冷热；守其真，则可乐吾孝弟。然而吾之亲父子已荼毒矣，则奈何！吾之亲手足已飘零矣，则奈何！上误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类，则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为不孝之人，欲悌而已为不悌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谗间于吾君吾友之侧，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为假者，亦冷热中事乎！假子之于假父也，以热故也。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热故也。彼热者，盖亦不知浮云之有聚散也，未几而冰山颓矣，未几而閻閻朽矣。当世驱己之假以残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飘泊无依，所为假者安在哉！彼于此时，应悔向日为假所误，然而人之真者，已黄土百年。彼留假傀儡，人则有真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酿一日，苍苍高天，茫茫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泪洗面，椎心泣血，即百割此仇，何益于事。是此等酸法，一时一刻，酿成千百万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坏，此所以玉楼弹阮来，爱姐抱阮去，千秋万岁，

此恨绵绵无绝期矣。故用普净以解冤偈结之。夫冤至于不可解之时，转而求其解，则此一刻之酸，当何如含耶？是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甚矣，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上不能告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自云含酸，不是撒泼。怀七囊锤，以报其人，是亦一举，乃作者固自有志，耻作荆聂，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谁为刀笔之利，不杀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

然则，《金瓶》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据，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

九、冷热金针

《金瓶》以冷热二字开讲，抑孰不知此二字，为一部之金钥乎？然于其点睛处，则未之知也。夫点睛处安在？曰：在温秀才韩夥计。何则？韩者冷之别名，温者热之余气，故韩夥计，于加官后即来，是热中之冷信；而温秀才，自磨镜后方出，是冷字之先声。是知祸福倚伏，寒暑盗气，天道有然也。

虽然，热与寒为匹，冷与温为匹，盖热者温之极，韩者冷之极也。故韩道国，不出于冷局之后，而出热局之先，见热未极而冷已极。温秀才，不来于热场之中，而来于冷局之首，见冷欲盛而热将尽也。噫嘻，一部言冷言热，何啻如花如火，而其点睛处，乃以此二人，而数百年读者，亦不知其所以作韩、温二人之故。是作书者固难，而看书者为尤难，岂不信哉！

十、寓意说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因瓶生情，则花瓶而子虚姓花，银瓶而银姐名银，瓶与屏通，窥春必于隙底，屏号芙蓉，玩赏芙蓉亭，盖为瓶儿插筭。而私窥一回卷首词内，必云绣面芙蓉一笑开。后玩灯一回灯赋内，荷花灯、芙蓉灯，盖金瓶合传，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蓉，浸淫以入于幻也。屏风二字相连，则冯妈妈必随瓶儿而当大理屏风，又点睛妙笔矣。芙蓉栽以正月，艳冶于中秋，摇落于九月，故瓶儿必生于九月十五，嫁以八月二十五，后病必于重阳，死以十月，总是芙蓉谱内时候。墙头物去，亲事杳然，瓶儿悔矣，故蒋文蕙将闻悔而来也者。然瓶儿终非所据，必致逐散，故又号竹山，总是瓶儿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为瓶儿后身，故为熊氏姓张，熊之所贵者胆也，是如意乃瓶胆一张耳。故瓶儿好倒插花，如意茎露独尝，皆瓶与瓶胆之本色情景。官

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窑哥窑，故以雪贼死之。瓶遇猫击，焉能不碎？银瓶坠井，千古伤心。故解衣而瓶儿死，托梦必于何家。银瓶失水矣，竹篮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蓝氏作意中人，以送西门之死，亦瓶之余意也。

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则？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譬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宠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为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而吴典恩之事，必用春梅襄事。冬梅为奇寒所迫，至春吐气，故不垂别泪，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至周舟同音，春梅归之，为载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遗臭，载花舟且作粪舟。而周义乃野渡无人，中流荡漾，故永福寺里，普净座前，必用周义转世为高留住儿，言须一篙留住，方登彼岸。

然而金莲，岂无寓意哉？莲与芰类也。陈，旧也，败也。敬、茎同音，败茎芰荷，言莲之下场头，故金莲以敬济而败，侥幸得金莲，芰茎之罪，西门乃打铁棍。铁棍，芰茎影也，舍根而罪影，所谓糊涂。败茎不耐风霜，故至严州，而铁指甲一折即下，幸徐猷相救，风少劲即吹去矣。次后，过街鼠寻风，是真朔风。风利如刀，刀利如风，残枝败叶，安得不摧哉！其父陈洪，已为露冷莲房坠粉红。其舅张团练搬去，又荷尽已无擎雨盖，留此败茎，支持风雪，总写莲之不堪处，益知夏龙溪为金莲胜时写也。温秀才，积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儿，总言水枯莲谢，唯余数茎败叶，潦倒污泥，所为风流不堪回首，无非为金莲污辱下贱写也。莲名金莲，瓶亦名金瓶，侍女偷金，莲瓶相妬，斗叶输金，莲花飘萎，芰茎用事矣。

他如宋蕙莲、王六儿，亦皆为金莲写也。写一金莲不足以尽金莲之恶，且不足以尽西门、月娘之恶，故先写一宋蕙莲，再写一王六儿，总与潘金莲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莲，荻廉也，望子落廉儿坠，含羞自缢，又为叉竿挑廉一回，重作

渲染。至王六儿，又黄芦儿别音，其娘家王母猪，黄芦与黄竹相类；其弟王经，亦黄芦茎之义，芦茎叶皆后空，故王六儿好干后庭花，亦随手成趣。芦亦有影，故看灯夜又用铁棍一觑春风，是芦荻皆莲之副，故曰二人皆为金莲写。此一部写金写瓶写梅之大梗概也。

若夫月娘为月，遍照诸花，生于中秋，故有桂儿为之女。扫雪而月娘喜，踏雪而月娘悲，月有阴晴明晦也。且月下吹箫，故用玉箫。月满兔肥；盈已必亏，故小玉成婚，平安即偷镀金钩子到南瓦子里耍。盖月照金钩于南瓦上，其亏可见。后用云里守人梦，月被云遮，小玉随之与兔俱隐，情文明甚。

李娇儿乃桃李春风墙外枝也。其弟李铭，言理明外暗，可发一笑。至贲四嫂与林太太，乃叶落林空，春光已去。贲四嫂姓叶，作带水战，西门庆将至其家，必云吩咐后生王显，是背面落水，显黄一叶也。林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厅前，女名金大姐，乃蜂衙中一黄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时爱月初宠，两番赏雪，雪月争寒，空林叶落，所为莲花芙蓉，安能宁耐哉。故瓶死莲辱，独让春梅争香吐艳。而春鸿、春燕，又喻韶光迅速，送鸿迎燕，无有停息。来爵改名来友，见花事阑珊，燕莺遗恨，其妻惠元，三友会于园，看杜鹃啼血矣。内有玉箫勾引春风，外有玳安传消递息。箫有合欢之调，蕙莲、惠元以之。箫有离别之音，故三章约乃阳关声，西门听之，能不动深悲耶？惹草拈花，必用玳安，一曰嬉游蝴蝶巷，再曰密访蜂媒，已明其为蝶使矣，所谓玳瑁斑花蝴蝶非欤？书童则因箫而有名，盖篇内写月写花写雪，皆定名一人，惟风则止有冯妈妈。太守徐封，虽亦一人，而非花娇月媚正经角色，故用书童与玉箫合，而箫疏之风动矣。未必云私挂一帆，可知其用意写风，然又通书为梳，故书童生于苏州府长[常]熟县，字义可思。媚客之唱，必云画损了掠儿稍。接手云，贲四害怕，梳子

在坐，篦子害怕，妙绝，《艳异》遗意，为男宠报仇。金莲必云，打了象牙，明点牙梳，去必以瓶儿丧内。瓶坠簪折，牙梳零落，萧疏风起，春意阑珊，阳关三叠，大家将散场也。《金瓶》之大概寓言如此，其他剩意，不能殚述，推此观之，笔笔皆然。

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试细细言之。玉楼簪上镌“玉楼人醉杏花天”，来自杨家，后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妈妈而吐气，分明为杏无疑。杏者，幸也，身毁名污，幸此残躯留于人世，而住居臭水巷。盖言无妄之来，遭此荼毒，污辱难忍，故著书以泄愤。嫁于李衙内而李贵随之，李安往依之。以理为贵，以理为安，归于真定枣强。真定言吾心淡定。枣强言龟勉工夫，所为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学问。王杏庵送贫儿于晏公庙任道士为徒。晏，安也，任与人通，又与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济天下，使天下匹夫匹妇，皆在晏安之内，以养其生，皆入于人伦之中，以复其性，此作者之经济也。不谓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陈三引之，言为今人声色货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力养之教之。而金道又使其旧性复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于永福寺内，共作孤魂而后已，是可悲哉。夫永福寺，涌于腹下，此何物也？其内僧人，一曰胡僧，再曰道坚，一肖其形，一美其号。永福寺，真生我之门死我(之)户，故皆于死后，同归于此，见色之利害，而万回长老，其回肠也哉。他如黄龙寺，脾也。相国寺，相火也，拜相国长老，归路避风黄龙，明言相火动而脾风发，故西门死，气如牛吼，已先于东京言之矣。是玉皇庙，心也，二重殿后一重侧门，其心尚可问哉。故有吴道士主持结拜，心既无道，结拜何益？所以将玉皇庙始而永福寺结者以此。更有因一事而生数人者，则数名公同一义，如车[扯]淡、管世[事]宽、游守[手]、郝[好]贤[闲]，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黄

四，梅李尽黄，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带水战一回，前云聂[捏]两湖、尚[上]小塘、汪北彦[沿]，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沈[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有因一人而生数名者，应伯[白]爵[嚼]，字光侯[喉]，谢希[携]大[带]，字子[紫]纯[唇]，祝[住]实[十]念[年]，孙天化[话]，字伯[不]修[羞]，常峙[时]节[借]，卜[不]志[知]道，吴[无]典恩，云里守[手]，字非[飞]去，白赖光，字光荡，贲[背]第[地]传，傅[负]自新[心]，甘[乾]出身，韩道[捣]国[鬼]，因西门庆不肖，生出数名也。又有即物为名者，如吴神仙，乃镜也，名无奭，冰鉴照人无失也。黄真人，土也，瓶坠簪折，黄土伤心，末用楚云一人遥影，正是采云易散。潘道士，拼也，死孽已成，拼着一做也。又有随手调笑，如西门庆父名达，盖明捏土音，言西门庆之达，即金莲所呼达达之达。设问其母何氏？当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丁三官，打丁之人也。李[里]外传，取其传话之意。侯林儿，言树倒猢猻散。此皆掉手成趣处。他如张好问、白汝晃[谎]之类，不可枚举，随时会意，皆见作者狡猾之才。若夫玉楼弹阮，爱姐继其后，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捣鬼以终，是作者穷途，有泪无可洒处，乃于爱河中捣此一篇鬼话，明亦无可如何之中，作书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结入一百回，用普净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尔之于尔亲，却是如何？千秋万岁，此恨绵绵，悠悠苍天，曷有其极，悲哉悲哉！

十一、苦 孝 说

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

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千百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苍苍高天，茫茫厚地，无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几矣。然吾闻死而有有知之说，则奇痛尚在，是死亦无益于酸也。然则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夫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幻化之谓也。推幻化之谓，既不愿为人，又不愿为鬼，并不愿为水石，盖为水为石，犹必流石人之泪矣。呜呼，苍苍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难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十二、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蓀兮》、《子衿》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傲，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

见其为淫耳。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慨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诟，意在骗诈。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本]禁示[止]，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账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劈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预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懣，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其予量之。

十三、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

提傀儡上场还少一口气儿哩
两只脚还赶不上一张嘴哩
婆儿烧香当不的老子念佛
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
着紧处锤把儿也不动
马蹄刀木勺里切菜水也不漏
山核桃差着一隔儿
卖粉团的撞见敲板儿蛮子叫冤屈麻饭肫胆帐
离城四十里见蜜蜂儿掬屎出门交癞象绊了一跤

原来觑远不觑近
 秃子包网巾饶这一振子也罢了
 马回子拜节来到就是
 腊鸭子煮在锅里身子烂化了嘴儿还硬
 打三郤恭唱两个喏谁见来
 养虾蟆得水蛊儿病
 属扭瓜儿糖的你扭扭儿也是钱不扭也是钱
 乡里妈妈拜千佛磕头磕勾了
 羊角葱靠南墙越发老辣
 球子心肠滚上滚下
 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谎神爷
 老妈妈睡着吃腊肉是恁一丝一丝的
 投充了新军又掇起石头来了
 踩小板凳儿糊险道神还差着一帽头子哩
 失迷了家乡那里寻犊儿去
 夹道卖门神看出来的好画儿
 不说这一声不当哑狗卖
 玉黄李子掐了一块儿去了
 好合的刘九儿
 鬼酉上车儿推丑东瓜花儿丑的没时了
 曹州兵备管的事儿宽
 屁股大吊了心
 什么三只腿金刚两个鲸角的象
 太山游到领的衣服
 属面筋的倒且是有靳道
 老儿不发恨婆儿没布裙
 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
 贾瞎子传操乾起了个五更

隔墙掠肝肠死心塌地
兜肚断了带子没的绊了
吹杀灯挤眼儿后来的事看不见
隔墙掠鬼脸儿可不把我唬杀
爱奴儿掇着兽头往城外掠好个丢丑的孩儿
唐胖子吊在醋缸里把你撇酸了
铜盆撞了铁刷帚
灯草拐杖做不得主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
卖瓜子儿開箱子打嚏喷琐碎一大堆
你大拳打了人这回拿手来摹摹
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倚了
王婆子卖了磨没的推了
王十九只吃酒
小炉匠跟着行香的走锁碎一浪汤
出笼的鹌鹑也是个快斗的
豆芽菜有甚捆儿
党太尉吃匾食照样儿
猪八戒坐在冷铺中丑的没对儿
鸡儿不撒尿各自有去处
驴粪球儿面前光不知里面受恹惶
洒土迷迷后人眼
妻儿赵迎春各自寻头奔
腌韭菜人不得蹊儿
腊月萝卜动了心
拔了萝卜地皮宽
六月连阴想他好情儿

十四、批评 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看其前半部只做金瓶，后半部只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计弄来，后半自己的梅花，却轻轻的被人夺去。

起以玉皇庙，终以来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齐说出，是大关键处。

先是吴神仙，总览其盛；便是黄真人，少扶其衰；末是普净师，一洗其业，是此书大照应处。

冰鉴定终身，是一番结束，然独遗陈敬济。嬉笑卜龟儿，又遗潘金莲，然金莲即从其自己口中补出，是故亦不遗金莲，当独遗西门庆与春梅耳。两番瓶儿托梦，盖又单补西门；而叶头陀相面，才为敬济一番结束也。

未出金莲，先出瓶儿；既娶金莲，方出春梅；未娶金莲，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儿，又先出敬济。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夹写惠莲、王六儿、奔四嫂、如意儿诸人，又极尽天工之巧矣。

会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会看者，单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时，唱韩湘子寻叔，叹浮生犹如一梦等，不可枚举，细玩方知。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莲有事生气，必用玉楼在旁，百遍皆然，一丝不易，是其章法老处。他如西门，到人家饮酒，临出门时，必用一人或一官来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后数十回大章法。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两对章法，合其目为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后两事，中有一语过节；又有前后两事，暗一算过下，如第一回用元坛的虎是也；又有两事两段写者，写

了前一事半段，即写后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后半段者；有二事而参伍错综写者；有夹入他事写者。总之，以目中二事为条干，逐回细玩即知。

《金瓶》一回两事作对，固矣，却又有两回作遥对者，如金莲琵琶，瓶儿象棋作一对，偷壶偷金作一对等，又不可枚举。

前半处处冷，令人不耐看；后半处处热，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当在写最热处玩之即知；后半热，看孟玉楼上坟，放笔描清明春色便知。

内中有最没正经，没要紧的一人，却是最有结果的人，如韩爱姐是也。一部中诸妇人，何可胜数，乃独以爱姐守志结，何哉？作者盖有深意存于其间矣。言爱姐之母为娼，而爱姐自东京归，亦曾迎人献笑，乃一留心敬济，之死靡他，以视瓶儿之于子虚，春梅之于守备，二人固当惭死。若金莲之遇西门，亦可如爱姐之逢敬济，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济，且下及王潮儿，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将爱姐作结，以惭诸妇，且言爱姐以娼女回头，还堪守节，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过悔非，一竟丧廉寡耻，于死路而不返哉！

读《金瓶》须看其大间架处，其大间架处，则分金梅在一处，分瓶儿在一处；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处。金梅合而瓶儿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远而敬济得以下手也。

读《金瓶》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六回金莲才热，即借嘲骂处，插入玉楼；借问伯爵连日那里，即插入桂姐；借盖卷棚，即插入敬济；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儿；借翡翠轩，插入瓶儿生子；借梵僧药，插入瓶儿受病；借碧霞宫，插入普净；借上坟，插入李衙内；借拿皮袄，插入玳安、小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用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

之，是必不能之数也。我执笔时，亦必想用曲笔逆笔，但不能如他曲得无迹，逆得不觉耳，此所以妙也。

《金瓶》有节节露破绽处，如窗内淫声，和尚偏听见；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带葫芦，更属险事；墙头密约，金莲偏看见；蕙莲偷期，金莲偏撞着；翡翠轩，自谓打听瓶儿，葡萄架早已照处铁棍；才受赃，即动大巡之怒；才乞恩，便有平安之谗，调婚后，西门偏就摸着；烧阴户，胡秀偏就看见，诸如此类，又不可胜数。总之，用险笔以写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语即解，绝不费力累赘，此所以为化笔也。

《金瓶》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来既无端，去亦无谓，如书童是也。不知作者，盖几许经营，而始有书童之一人也。其描写西门淫荡，并及外宠，不必说矣。不知作者，盖因一人之出门而方写此书童也。何以言之？瓶儿与月娘，始疏而终亲；金莲与月娘，始亲而终疏，虽故因逐来昭，解来旺起衅，而未必至撒泼一番之甚也。夫竟至撒泼一番者，有玉箫不惜将月娘底里之言罄尽告之也。玉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约在也。三章何以肯受？有书童一节故也。夫玉箫、书童不便突起炉灶，故写藏壶搆衅于前也。然则遥遥写来，必欲其撒泼，何为也哉？必得如此，方于出门时，月娘毫无怜惜，一弃不顾，而金莲乃一败涂地也。谁谓《金瓶》内，有一无谓之笔墨也哉！

《金瓶》内正经写六个妇人，而其实只写得四个：月娘、玉楼、金莲、瓶儿是也。然月娘则以大纲，故写之。玉楼虽写，则全以高才被屈，满肚牢骚，故又另出一机轴写之。然则以不得不写，写月娘；以不肯一样写，写玉楼；是全非正写也。其正写者，惟瓶儿、金莲。然而写瓶儿，又每以不言写之。夫以不言写之，是以不写处写之。以不写处写之，是其写处单在金莲也。单写金莲，宜乎金莲之恶冠于众人也。吁！文人之笔，可惧哉！

《金瓶》内，有两个人为特特用意写之，其结果，亦皆可观，如春梅与玳安儿是也。于同作丫环时，必用几遍笔墨描写春梅心高志大，气象不同。于众小厮内，必用层层笔墨，描写玳安色色可人。后文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员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见得一部炎凉书中翻案故也。何则？只知眼前作婢，不知即他日之夫人；只知眼前作仆，不知即他年之员外。不特他人转眼奉承，即月娘且转而以上宾待之，末路依之。然则人之眼边前炎凉，诚何益哉。此是作者特特为人下砒砒也。因要他于污泥中，为后文翻案，故不得不先为之抬高身分也。

李娇儿、孙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写一李娇儿见其未遇金莲、瓶儿时，早已嘲风弄月，迎宾卖俏，许多不肖事，种种可杀。是写金莲、瓶儿，乃实写西门之恶。写李娇儿，又虚写西门之恶。写出来的，既已如此，未写出来的时，又不知何许恶端不可问之事于从前也。作者何其深恶西门之如是。到孙雪娥出身微贱，分不过通房，何其必劳一番笔墨写之哉？此又作者菩萨心也。夫以西门庆之恶，不写其妻作倡，何以报恶人？然既立意另一花样写月娘，断断不忍写月娘至于此也。玉楼本是无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顶缸受报？李娇儿本是娼家，瓶儿更欲用之孽报于西门生前。而金莲更自有冤家债主在，且使之为娼，于西门何损，于金莲似甚有益，乐此不苦，又何以言报也。故用写雪娥以至于为娼，以总张西门之报，且暗结宋蕙莲一段公案。至于张胜、敬济后事，则又情因文生，随手收拾，不然，雪娥为娼，何以结果哉！

又娇儿色中之财，看其在家管库，临去拐财可见。王六儿财中之色，看其与西门交合时，必云做买卖，骗丫头房子，说合苗青，总是借色起端也。

书内必写蕙莲，所以深潘金莲之恶于无尽也，所以为后文妒瓶儿时，小试行道之端也。何则？蕙莲才蒙爱，偏是他先

知，亦如迎春唤猫，金莲睃见也。使春梅送火山洞，何异教西门早娶瓶儿，愿权在一块住也。蕙莲跪求，便尔舒心，且许多牢笼关锁，何异瓶儿来时，乘醉说一跳板走的话也。两舌雪娥，使激蕙莲，何异对月娘说瓶儿是非之处也。卒之来旺几死而未死，蕙莲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莲为之也。作者特特于瓶儿进门，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儿也。而瓶儿不悟，且亲密之，宜乎其祸不旋踵，后车终覆也。此深著金莲之恶。吾故曰：其小试行道之端，盖作者为不知远害者写一样子。若随手看去，便说西门庆又刮上一家人媳妇子矣。夫西门庆，杀夫夺妻，取其财，庇杀主之奴，卖朝廷之法，岂必于此特特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而看官每为作者瞒过了也。

后又写如意儿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莲，见其死蕙莲死瓶儿之均属无益也。何则？蕙莲才死，金莲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儿宠矣。及官哥死瓶儿亦死，金莲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从灵座生香，丢掉一个又来一个。金莲虽善固宠巧于制人，于此能不技穷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写如意儿全为金莲写，亦全为蕙莲、瓶儿愤也。

然则写桂姐、银儿、月儿诸妓，何哉？此则总写西门无厌，又见其为浮薄立品，市井为习。而于中写桂姐特犯金莲，写银姐特犯瓶儿，又见金瓶二人，其气味声息，已全通娼家。虽未身为倚门之人，而淫心乱行实臭味相投，彼娼妇犹步后尘矣。其写月儿，则另用香温玉软之笔，见西门一味粗鄙，虽章台春色，犹不能细心领略，故写月儿，又反衬西门也。

写王六儿、贲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儿、贲四嫂、林太太三人是三样写法，三种意思。写王六儿者，专为财色致色一着做出来。你看西门在日，王六儿何等趋承，乃一旦拐财远遁，故知西门于六儿，借财图色，而王六儿亦借色求财。故西门死必自王六儿家来，究竟财色两空。王六儿遇何官

人，究竟借色求财。甚矣，色可以动人，犹未如财之通行无阻，人人皆爱也。然则写六儿，又似单讲财，故竟结入一百回内。至于贲四嫂却为玳安写，盖言西门只知贪滥无厌，不知其左右亲随，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风，而窃玉成婚，已伏线于此矣。若云陪写王六儿，犹是浅看。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用心，有何千万愤懑而于潘金莲发之，不但杀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处，教习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畅也。何则？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吾知其自二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扬威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情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不肖荒淫，林氏之荡闲踰矩也，招宣实教之，夫复何尤。然则招宣教一金莲，以遗害无穷，身受其害者，前有武大，后有西门，而林氏为招宣还报，固其宜也。吾故曰：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然则，张大户亦成金莲之恶者，何以不写？曰：张二官顶补西门千户之缺，而伯爵走动说娶娇儿，俨然又一西门，其受报亦必又有不可尽言者。则其不着墨处又有无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书于无笔处也，此所谓笔不到而意到者。

《金瓶》写月娘，人人谓西门氏亏此一人内助，不知作者写月娘之罪纯以隐笔，而人不知也。何则？良人者妻之所仰望而终身者也。若其夫千金买妾，为宗嗣计；而月娘百依百顺，此诚《关雎》之雅，千古贤妇人也。若西门庆杀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盗贼之行也。其夫为盗贼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

之，乃依违其间，视为路人，休戚不相关，而且自以好好先生为贤，其为心尚可问哉！至其于陈敬济，则作者已大书特书月娘引贼入室之罪，可胜言哉！至后识破奸情，不知所为分处之计，乃白日关门，便为处此已毕。后之逐敬济，送大姐，请春姐，皆随风弄舵，毫无成见，而听尼宣卷，胡乱烧香，全非妇女所宜。而后知不甚读书四字，误尽西门一生，且误尽月娘一生也。何则？使西门守礼，便能以礼刑其妻，今只为西门不读书，所以月娘虽有为善之资，而亦流于不知大礼。即其家常举动全无举案之风，而徒多眉眼之处，盖写月娘为一知学好而不知礼之妇人也。夫知学好矣，而不知礼，犹足遗害无穷，使敬济之恶归罪于己，况不学好者乎！然则，敬济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门刑于之过也。

文章有加一倍写法，此书则善于加倍写也。如写西门之热，更写蔡宋二御史，更写六黄太尉，更写蔡太师，更写朝房，此加一倍热也。如写西门之冷，则更写一敬济在冷铺中，更写蔡太师充军，更写徽钦北狩，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热，更欲写如西门之热者何限，而西门独倚财肆恶；加一倍冷者，正欲写如西门之冷者何穷，而西门乃不早见几也。

写月娘必写其好佛者，人抑知作者之意乎？作者开讲，早已劝人六根清静，吾知其必以空结此财色二字也。夫空字作结，必为僧乃可。夫西门不死，必不回头，而西门即死，又谁为僧？使月娘于西门一死，不顾家业，即削发入山，亦何与于西门说法？今必仍令西门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门已死，则奈何？作者几许痴蹶，乃以孝哥儿生于西门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头受我度脱，总以圣贤心发菩萨愿，欲天下无终讳过之人，人无不改之过也。夫人之既死，犹望其改过于来生。然则，作者之待西门，何其忠厚慨惻，而劝勉于天下后世之人，何其殷殷不已也。是故既有此段大结束在胸中，若突然于后文

生出一普净师，幻化了去，无头无绪，一者落寻常窠臼，二者笔墨则脱落痕迹矣，故必先写月娘好佛，一路尸尸闪闪，如草蛇灰线。后又特笔出碧霞宫，方转到雪洞，而又只一影普师，迟至十年，方才复收到永福寺。且于幻影中，将一部中有名人物，花开豆爆出来的，复一一烟消火灭了去。盖生离死别，各人传中，皆自有结，此方是一总大结束。作者直欲使一部千针万线，又尽幻化了，还之于太虚也。然则，写月娘好佛，岂泛泛然为吃斋村妇，闲写家常哉？此部书总妙在千里伏脉，不肯作易安之笔，没筭之物也，是故妙绝群书。

又月娘好佛内，便隐三个姑子，许多阴谋诡计，教唆他烧夜香，吃药安胎，无所不为，则写好佛又写月娘之恶也，不可不知。

内中独写玉楼有结果，何也？盖劝瓶儿、金莲二妇也。言不幸所天不寿，自己虽不能守，亦且静处金闺，令媒妁的说合事成。虽不免扇坟之诮，然犹是孀妇常情，及嫁而纨扇多悲，亦须宽心忍耐，安于数命，此玉楼俏心肠高诸妇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楼一味胆小，故后日成就，春梅毕竟有失身受嗜欲之危，而玉楼则一劳而永逸也。

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矣？不知作者一笔而三用也，一者为敬济堕落入冷铺作因，二者为大姐一死伏线，三者欲结玉楼实实遇李公子，为百年知己，可偿在西门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见之？玉楼不为敬济所动，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宁死不舍。天下有宁死不舍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无白头吟也。观玉楼之风韵嫣然，实是第一个美人，而西门乃独于一滥觞之金莲厚。故写一玉楼，明明说西门为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

玉楼来西门家，合婚过礼，以视偷娶迎奸赴会，何啻天壤。其吉凶气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内，则依然合婚，行茶过礼，月娘送亲，以视老鸨争论，夜随来旺，王婆领出，不垂别

泪，其明晦气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特特写此一位真正美人，为西门庆不知风雅定案也。

金莲与瓶儿，进门皆受辱，独玉楼自始至终，无一褒贬。噫，亦有心人哉！

西门是混账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

狮子街，乃武松报仇之地，西门几死其处。曾不数日，而子虚又受其害。西门徜徉来往，俟后王六儿，偏又为之移居此地。赏灯偏令金莲两遍身历其处，写小人托大忘患，嗜恶不悔，一笔都尽。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每见批此书者，必贬他书，以褒此书，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而评之，而彼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谓我之文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谓天下更无妙文妙于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据为己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狭隘，决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谓《史记》易于《金瓶》，盖谓《史记》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龙门复生，亦必不谓予左袒《金瓶》，而予亦并非谓《史记》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记》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只

赏其文之妙，何暇论其人之为古人，为后古之人而代彼争论，代彼谦让也哉！

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为怀也！且传闻之说，大都穿凿，不可深信。总之，作者无感慨亦必不著书，一言尽之矣。其所欲说之人，即现在其书内。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没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没搭撒，没要紧也。故别号东楼，小名庆儿之说概置不问，即作书之人，亦只以作者称之，彼既不著名于书，予何多赘哉。近见七才子书，满纸王四，虽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则谓何不留此闲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尽也哉！偶记于此，以白当世。

《史记》中有年表，《金瓶》亦有时日也。开口之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而官哥则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门庆二十九岁生子则丙申年，至三十三岁该云庚子，而西门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儿亦该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为参差之处。何则？此书独与他小说不同，看其三四年间，却是一日一时，推着数去，无论春秋冷热，即其人生日，某人某日来请酒，某月某日某某人，某日是某节令，齐齐整整挨去，若再将三五年间甲子次序排得一丝不乱，是真个与西门计账簿，有如世之无目者所云者出。故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其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眯目，真有如挨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嘻！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说目之也。

一百回是一回，必须放开眼光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创成。人想其创造

之时，何以至于创成，便知其内许多起尽，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裁剪也。

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成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

看《金瓶》，将来当成他的文章看，犹须被他瞒过；必把他当成自己的文章读，方不被他瞒过。

将他当成自己的文章读，是矣。然又不如将他当成自己才去经营的文章，我先将心与之曲折算出，夫而后谓之不能瞒我，方是不能瞒我也。

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

《金瓶》每于极忙时，偏夹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莲，先插娶孟玉楼。娶玉楼时，即夹叙嫁大姐。生子时，即夹叙吴典恩借债。官哥临危时，乃有谢希大借银。瓶儿死时，乃入玉箫受约。择日出殡，乃有六黄太尉等事。皆于百忙中，故作消闲之笔，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问傅伙计西门庆的话，百忙里说出二两一月等文，则又临时用轻笔讨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

《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自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不始终娶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

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

《金瓶梅》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纯用俏笔，于金莲不作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于伯爵不作一呆笔，于玳安儿不着一蠢笔，此所以各各皆到也。

《金瓶梅》起头，放过一男一女，结末又放去一男一女，如卜志道、卓丢儿，是起头放过者；锦云与李安是结末放去者。夫起头放过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虚的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虚，又不肯明明于十个中只写九个，单留一个缺，去寻子虚顶补，故先着一人，随手去之，以出其缺，而便于出子虚。且于出子虚时，随手出瓶儿也。不然，先出子虚于十人之中，则将出瓶儿时又费笔墨，故卜志道虽为子虚出缺，又为瓶儿做楔子也。既云做楔子，又何有顾忌命名之义，而又必用一名，则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于丢儿，则又玉楼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楼，先娶此人，既娶玉楼，即丢开此人。岂如李瓶儿今日守灵，明朝烧纸，丫环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两番托梦也。是诚丢开脑后之人，故云丢儿也。是其起头放过者，皆意在放过那人去，放入这人来也。至其结末放去者，曰楚云者，盖为西门家中彩云易散作一影子，又见得美色无穷，人生有限，死到头来，虽有西子王嫱，于我何涉。则又作者特为起讲数语作证也。至于李安，则又与韩爱姐同意，而又为作者十二分满许之笔。写一孝子正人义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则？一部书中，上自蔡太师，下至侯林儿等辈，何止百有余人，并无一个好人，非迎奸卖俏之人，即附势趋炎之辈，使无李安一孝子，不几使良心种子灭绝乎？看其写李安母子相依，其一篇话头，真见得守身如玉，不敢毁伤发肤之孝子，以视西门、敬济辈，真狗猪不如之人也。然则，末节放过去的两人，又放不过众人，故特特放过此二人以深省后人也。

写花子虚，即于开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儿哉？夫作者于提笔时，固先有一瓶儿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儿在其意中，其后如何偷期，如何迎奸，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转嫁西门，其着数俱已算就，然后想到其夫，当令何名，夫不过令其应名而已。则将来虽有如无，故名之曰子虚。瓶本为花而有，故即姓花，忽然于出笔时，乃想叙西门氏正传也。于叙西门传中，不出瓶儿，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儿，则叙西门起头时，何以说隔壁一家，姓花名某，其妻姓李名某也？此无头绪之笔，必不能入也。然则，俟金莲进门，再叙何如？夫他小说，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头绪于中，惟《金瓶梅》纯是太史公笔法。夫龙门文字中，岂有于一篇特特着意写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写此人之入。而于开卷第一回中，不总出枢纽，如衣之领，如花之蒂，而谓之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传奇，于起头数折，亦必将有名人数点到。况《金瓶梅》为海内奇书哉！然则，作者又不能自己，另出头绪说，势必借结弟兄时入花子虚也。夫使无伯爵一班人，先与西门打热，则弟兄又何由而结？使写子虚，亦在十人数内，终朝相见，则于第一回中，西门与伯爵会时，子虚系你知我见之人，何以开口便提起他家二嫂？既提起二嫂，何以忽说与咱院子只隔一墙，而二嫂又何如好也哉？故用写子虚为会外之人，今日拉其入会，而因其邻墙，乃用西门数语，则瓶儿已出邻墙已明不言之表。子虚一家皆跃然纸上。因又算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因想起拉子虚入会，作者纯以神工鬼斧之笔行文，故曲曲折折，只令看者迷目，而不令其窥彼金针之一度，吾故曰：纯是龙门文字。每于此等文字，使我悉心其中，曲曲折折为之出入其起尽，何异入五岳三岛，尽览奇胜，我心乐此，不为疲也。

《金瓶》内，即一笑谈，一小曲，皆因时制宜，或直出本回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当于其下，另自分注也。

《金瓶梅》一书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一时亦难细说，当各于本回前著明之。

《金瓶梅》说淫话，只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只一见。而春梅则惟于点染处描写之，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写玉楼，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是皆非写其淫荡之本意也。至于春梅，欲留之为炎凉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分，而只用影写也。至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虚，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妨为之驰张丑态。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莲、如意辈，有何品行，故不妨唐突。而王招宣府内林太太者，我固云为金莲波及，则欲报应之人，又何妨唐突哉！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

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于其摹写奸夫淫妇知之。

今有和尚读《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许他读《金瓶梅》。

今有读书者看《金瓶》，无论其父母师傅禁止之，即其自己，亦不敢对人读。不知真正读书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读者，乃真正看淫书也。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脱，色色皆到，不然，正难梦见。

作《金瓶》者必能转身，证菩萨果，盖其立言处，纯是麟角凤嘴文字故也。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人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也。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故知才子无所不通，专在一心也。

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然则其写诸淫妇真乃各现淫妇人身，为人说法者也。

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然则真千百化身，现各色人等，为之说法者也。

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

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

读《金瓶》当看其脱卸处。子弟看其脱卸处，必能自出手眼，作过节文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避难处。子弟看其避难就易处，必能放重笔，拿轻笔，异样使乖脱滑也。

读《金瓶》当看其手闲事忙处。子弟会得，便许作繁衍文

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穿插处。子弟会得，便许他作花团锦簇、五色迷人的文字也。

读《金瓶》当看其结穴发脉、关锁照应处，子弟会得，才许他读《左》《国》《庄》《骚》《史》《子》也。

读《金瓶》当知其用意处。夫会得其处处所以用意处，方许他读《金瓶梅》，方许他自言读文字也。

幼年在馆中读文，见窗友为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字想来，不曾教你囫囵吞。”予时尚幼，旁听此言，即深自敬省，于念文时，即一字一字，作昆腔曲拖长声调转数四念之，而心中必将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罢，犹记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会课题，乃“君子矜而不争”，予自觉做时，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惊，以为抄写他人，“不然，何进益之速”？予亦不能白。后先生留心验予动静，见予念文，以头伏桌，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顾同窗辈曰：“尔辈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读书之法，断不可成片念过去。岂但读文，即如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只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夫不看其妙文，然则只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

读《金瓶》必静坐三月方可，否则眼光模糊，不能激射得到。

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气浮，心粗则气浮，气愈浮则心愈粗，岂但做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将《金瓶梅》与他读。

未读《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既读《金瓶梅》，而文字犹如是，此人直须焚其笔砚，扶犁耕田，为大快活，不必再来弄笔砚自讨苦吃也。

做书者，是诚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萨学问，不是圣贤学问，盖其专教人空也。若再进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书便不是这样做也。

《金瓶》以空结，看来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结便知。然则所云幻化，乃是以孝化百恶耳。

《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

《金瓶梅》是部改过的书，观其以爱姐结便知，盖欲以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

《金瓶梅》究竟是大彻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将僧尼之不肖处一一写出，此方是真正菩萨，真正彻悟。

《金瓶梅》倘他当日发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必能另出韵笔作花娇月媚，如《西厢》等文字也。

《金瓶》必不可使不会做文的人读。夫不会做文字人读，真有如俗云：读了《金瓶梅》也。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纯是读《史记》。

《金瓶梅》切不可令妇人看见，世有销金帐底，浅斟低唱之下，念一回于妻妾听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少知劝戒观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观感者几人哉！少有效法，奈何奈何！至于其文法笔法又非女子中所能学，亦不必学。即有精通书史者，则当以《左》《国》《风》《雅》、经史与之读也。然则《金瓶梅》，是不可看之书也，我又何以批之以误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为不可不看之妙文，特为妇人必不可看之书，恐人自不知戒，而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过也。然则男子中，少知看书者，谁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则《金瓶梅》惧焉，惧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则《金瓶梅》误人矣。究之非《金瓶》误之，人自误之耳。看之而怪者，则《金瓶梅》悲焉，悲其本

不予人以可怪，而人想怪其描写淫逸处也。如是则人误《金瓶》矣。究之非人误之，亦非《金瓶》误之，乃西门庆误之耳。何为《金瓶》误人？不善读书人，粗心浮气，与之经史不能下咽，偏喜读《金瓶梅》，且最不喜读下半本《金瓶梅》，是误人者，《金瓶梅》也。何为人自误之？夫对人说贼，原以示戒，乃听者反因学做贼之术，是非说贼者之过也。彼听说贼者，本自为贼耳，故《金瓶梅》不任受过。何以谓人误《金瓶》？《金瓶梅》写奸夫淫妇，贪官恶仆，帮闲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脱，通身智慧，呕心沥血，写出异样妙文也。今只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沥血做这妙文，虽本自娱，实亦欲娱千百世之锦绣才子者，乃为俗人所掩，尽付流水，是谓人误《金瓶》。何以谓西门庆误《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门的事读，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当日的妙笔，则胜如读一部《史记》，乃无如开卷，便只知看西门庆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谓之西门庆误《金瓶梅》。然则仍依旧看官误看了西门庆的《金瓶梅》，不知为作者的《金瓶》也。常见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门之大账簿。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见作者雇工于西门庆家写账簿哉？更有读至敬济弄一得双，乃为西门大愤曰：“何其剖其双珠？”不知先生又错看了也。金莲原非西门所固有，而作者特写一春梅，亦非欲为西门庆所能常有之人而写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笔妙撰以行此妙文，何劳先生为之傍生瞎气哉！故读《金瓶梅》者多，不善读《金瓶梅》者亦多。予因不揣，乃急欲批以请教，虽不敢谓能探作者之底里，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择狂瞽，代为争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长日睡魔，少补文家之法律也，谁曰不宜。

《金瓶》是两半截书，上半截热，下半截冷，上半热中有

冷，下半冷中有热。

《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一县。吁，一元恶大傲矣，且无论此回，有几家全顷其手，深遭荼毒也。可恨可恨！

《金瓶梅》写西门庆无一亲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幸而月娘犹不以继室自居。设也月娘因金莲终不通言对面吾不知西门庆何乐乎为人也。乃于此不自改过自修，且肆恶无忌，宜乎就死不悔也。

书内写西门庆许多亲戚，通是假的，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愈假之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友也；至于花大舅二舅，更属可笑，真假到没文理处也；敬济两番披麻戴孝，假孝子也；至于沈姨夫、韩姨夫，不闻有姨娘来，亦是假姨夫矣。惟吴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鬼如蜮，吴大舅少可，故后卒得吴大舅略略照应也。彼西门氏并无一人，天之报施亦惨，而文人恶之者亦毒矣。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亲，乃漠然视之，且恨不排挤而去之，是何肺腑？

《金瓶》何以必写西门庆孤身一人，无一着己亲哉？盖必如此，方见得其起头，热得可笑，后文一冷，便冷到彻底，再不能热也。

作者直欲使此清河县之西门氏冷到彻底，并无一人，虽属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后，永不复望一复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

《金瓶》内有一李安是个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

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弟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绝也哉！

《金瓶》虽有许多好人，却都是男人，并无一个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个，然却不知妇道以礼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于爱姐，晚节固可佳，乃又守得不正经的节，且早年亦难清白。他如葛翠屏，娘家领去，作者固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甚矣，妇人阴性，虽岂无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家教，观于此可以稟型于之惧矣。齐家者，可不慎哉！

《金瓶梅》内，却有两个真人，一尊活佛，然而总不能救一个妖僧之流毒。妖僧为谁？施春药者也。

武大毒药，既出之西门庆家，则西门毒药，固有人现身而来，神仙、真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

读《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错了。

读《金瓶》必须置唾壶于侧，庶便于击。

读《金瓶》必须列宝剑于右，或可划空泄愤。

读《金瓶》必须悬明镜于前，庶能圆满照见。

读《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饮，以消此世情之恶。

读《金瓶》必置名香于几，庶可遥谢前人，感其作妙文，曲曲折折以娱我。

读《金瓶》必须置香茗于案，以奠作者苦心。

《金瓶》纯是禅门圆通后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圆通处也。

《金瓶》亦并不晓得有甚圆通，我亦正批其不晓有甚圆通处也。

《金瓶》以空字起结，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结而已，到底不敢以空字诬我圣贤也。

《金瓶》处处体贴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彻了，此是其不空处也。

《金瓶梅》是大手笔，却是极细的心思做出来者。

《金瓶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虽然，又云《金瓶梅》是部入世的书，然谓之出世的书亦无可。

《金瓶梅》三字连贯者，是作者自喻，此书内虽包藏许多春色，却一朵一朵一瓣一瓣，费尽春工，当注之金瓶，留香芝室，为千古锦绣才子作案头佳玩，断不可使村夫俗子作枕头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凭人力，以补天工，则又如此书，处处以文章夺化工之巧也夫。

此书为继《杀狗记》而作，看他随处影写兄弟，如何九之弟何十，杨大郎之弟杨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韩道国之弟韩二捣鬼。惟西门庆、陈敬济无兄弟可想。

以玉楼弹阮起，爱姐抱阮结，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

十五、批评 第一奇书《金瓶梅》回评

第一回 西门庆热结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此书单重财色，故卷首一诗，上解悲财，下解悲色。一部炎凉书，乃开首一诗，并无热气，信乎作者注意在下半部，而看官益当知看下半部也。

二八佳人，一绝色也，借色说人，则色的利害比财更甚。下文一朝“马死”二句，财也。“三杯茶作合”二句，酒也。“三寸气在”二句，气也。然而酒气俱串入财色内讲，故诗亦串入，小小一诗句，亦章法井井如此，其文章为何如！

开讲处几句话头，乃一百回的主意。一部书总不出此几

句，然却是一起四大股，四小结股，临了一结，齐齐整整一篇文章，断落皆详批本文下。

上文一律一绝，三成语，末复煞四句成语，见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是作者盖深明天道以立言欤！《金刚经》四句，又一部结果的主意也。

尝看西门死后其败落气象，恰如的的确确的事，亦是天道不深不浅，恰恰好好该这样报应的。每疑作者非神非鬼，何以操笔如此？近知作者骗了我也。盖他本是向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故真是天理。然则不在人情中讨出来的天理，又何以为之天理哉？

自家作文，固当平心静气，向人情中讨结煞，则自然成就我的妙文也。

一部一百回，乃于第一回中，如一缕头发，千丝万丝，要在头上一根绳儿扎住。又如一喷壶水，要在一提起来，即一线一线同时喷出来。今看作者，惟西门庆一人是直说，他如出伯爵等九人，是带出，月娘三房是直叙，别的如桂姐、玳安、玉箫、子虚、瓶儿、吴道官、天福、应宝、吴银儿、武松、武植、金莲、迎儿、敬济、来兴、来保、王婆，诸色人等，一齐皆出，如喷壶倾水。然却是说话做事，一路有意无意，东拉西扯，使皆叙出，并非另起锅灶重新下米，真正龙门能事。若夫叙一人而数人于不言中跃跃欲动，则又神工鬼斧，非人力之所能为者矣。何以见之？如教大丫头玉箫，拿蒸酥是也。夫丫头则丫头已耳，何以必言大丫头哉？春梅固原在月娘房中做小丫头也，一言而春梅跃然矣，真正化工文字。

此回内本写金莲，却先写瓶儿，妙笔。

写春梅，用影写法。写瓶儿，用遥写法。写金莲，用实写法。然一部金瓶，春梅至不垂别泪时，总用影写，金莲总用实

写也。

写春梅，何不于首卷内，直出其名哉？不知此作者特为春梅留身分故也。既为丫环，不便单单拈出，势必如玉箫借拿东西，或传话时出之，如此，则春梅扫地矣。然则俟金莲进门或云用银自外边买来亦可。不知一部大书全是这三个人，乃第一回时如何不点出也。看他于此等难处，偏能不费丝毫气力，一笔勾出，且于不用一笔勾出，不知其文心，是天仙，是鬼怪。看者不知，只说是拿东西赏天福，岂不大差。

未出月娘，乃先插大姐，带出敬济，是何等笔力。

出敬济，只云陈洪子可耳，乃必云东京八十万禁军杨提督者，见蔡太师、翟云峰，门路皆从此一线出来。然则又于无笔墨处，将翟云峰、蔡太师等一齐点出矣。后文来保赂相府时，必云见杨府干办，从府中出来进见蔡攸，必云同杨干办一齐来，则此句出蔡京、翟云峰等益信矣。文章能事，至金瓶梅，真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七通八达，八面玲珑，批之不尽也。

金瓶内，每以一笔作千万笔用，如此回玉皇庙，谓是结弟兄，谓是对永福寺作双峙起结，谓是出武松，谓是出金莲，谓是笼罩官哥寄名，瓶儿荐亡等事也。总之，一笔千万用，如神龙天际，变化不测的文字。

一回冷热相对两截文字，然却用一笋即串拢，痕迹俱无。所谓笋者，乃在玉皇庙玄坛座下一个虎，岂不奇绝。

一回两股大文字，热结冷遇也。然热结中七段文字，冷遇中两段文字，两两相对，却在参差合笋处作对锁章法。如正讲西门庆处，忽插入伯爵等人，至满县都惧怕他，下忽接他排行第一，直与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合笋，无一线缝处。正讲武松遇哥哥，忽插入武大别了兄弟如何如何许多话来，下忽云不想今日撞着自己嫡亲兄弟，直与自从兄弟分别之后合笋，无一线缝处。此上下两篇文字对峙处也。

无心撞着，却是嫡亲兄弟；有心结识，反不好叙齿。掩映处，最难过最难堪。

热结处何以有七段文字？自大宋徽宗至无不通晓，是一段。自结识的至都惧怕他，是两段。自排行第一至又去调弄妇人，是三段。自西门庆在家闲坐，至只等应二来与他说，是四段。自正说着，至伯爵举手和希大一路去了，是五段。自十月初一，至过了初二，是六段。自次初三，至和子虚一同来家，是七段。此是热结的文字已毕。下文则冷遇的文字也，切勿认应伯爵来邀看虎，犹是西门庆边的文字。

冷遇两段，则一段是武大的文字，一段是金莲的文字。伯爵两人看去，固是引子，即武松打虎，见官诸事，亦是信药也。

看他写热结处，却用渐渐逼出。如与月娘闲话是顿；伯爵、希大来相约而去是一顿；初一日收分资是一顿；初二日知会道士是一顿；初三日吃早饭又是一顿；至庙中调笑又是一顿。才说吴道士请烧纸，而伯爵谦让，又作数层刷洗，方入本题。若冷遇却是一撞撞着，乃是嫡亲兄弟，便见得一假一真。有安排不待安排处。

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如向希大说何如，我说；又如伸着舌头道爷，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水浒上打虎，是写武松如何踢打，虎如何剪扑。金瓶梅却用伯爵口中，几个怎的怎的，一个就像是，一个又像，便使水浒中费如许力量方写出来者，他却一毫不费力便了也，是何等灵滑手腕。况打虎时，是何等时候，乃一拳一脚都能计算清白，即使武松自己，恐用力后亦不能向人如何细说也。岂如在伯爵口中描出为妙。

篇内出月娘，乃云夫主面上，百依百顺。看者只知说月娘

贤德，为后文能容众妾地步也；不知作者更有深意。月娘可以向上之人也。夫可以向上之人，使随一读书守礼之夫主，则刑于之化，月娘便自能化俗为雅，谨守闺范，防微杜渐，举案齐眉，便成全人矣。乃无如月娘，只知依顺为道，而西门之使其依顺者，皆非其道。月娘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谏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后文引敬济入室，放来旺进门，皆其不闻妇道，以致不能防闲也。送人直出大门，妖尼昼夜宣卷，又其不闻妇道，以致无所法守也。然则开卷写月娘之百依百顺，又是写西门庆先坑了月娘也。泛泛读之，何以知作者苦心。

作者做月娘，既另出笔墨，使真欲做出一个贤妇人，后文就不该大书特书引敬济入室等罪。既欲隐隐做他个不好的人，又不该处处形其老实。然则写月娘，信如上所云，一个可以学好向上的人，西门庆不能刑于，遂致不知大礼，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故百依百顺，是罪西门，非赞月娘。

写月娘何以必云是继室哉？见得西门庆孤身独自，即月娘妻子尚是个继室，非结发者也。故其一生动作皆是假景中提傀儡。写月娘恶处，又全在继室也。从来继室多是好好先生，何则？因彼已有妻过，一旦死别，乃续一个人来，则不但他自己心上，怕丈夫疑他是填房；或有儿女，怕丈夫疑他偏心；当家，怕丈夫疑他不如先头的。即那丈夫心中，亦未尝不有此几着疑忌在心中。故做继室者，欲管不好，不管不好，往往多休戚不关，以好好先生为贤也。今月娘虽说没甚奸险，然其举动处，大半不离继室常套，故百依百顺，在结发则可，在继室又当别论。不是说依顺便是贤也。是四字，又月娘定案，又继室定案。

写西门对子虚，却句句是瓶儿。写子虚来入会，却又处处

是瓶儿。西门心照那边，瓶儿心照这边，已将两人十分异样亲密处，写得花团锦簇，好看杀人，真有笔不到而意到之妙。

凡人用笔曲处，一曲两曲足矣，乃未有如金瓶之曲也。何则？如本意欲出金莲，却不肯如寻常小说云，“按下此处不言，再表一个人姓甚名谁”的恶套。乃何如下笔？因思从兄弟冷遇处带出金莲。然则如何出此两兄弟？则用先出武二。如何出武二？则用打虎。如何出打虎？是依旧要先出武二矣。不则，依旧要按下此处，再讲清河县，出示拿虎矣。夫费如许曲折，乃依旧要按下另讲。文章之夯，亦夯不至此，不知作者乃眼觑一处矣。何则？玉皇庙同黄河发源之所。瓶儿既于此处出，金莲能不于此处出哉！故一眼觑见玉皇庙四大元帅，作者不觉搁笔，拍案大笑也。然而其下笔时，偏不即写元坛，乃先写老子青牛，又写二重殿，又写侧门，又写正面三间厅，又写昊天上帝，又写紫府星官，方出四大元帅。文至此，所谓曲折亦曲折尽矣。看他偏不即写元坛，乃又先写马元帅，带出帮闲讨好，使本文热结中意思，柳遮花映，八面玲珑，至此该写赵元帅矣，偏又不肯写下，又放过赵元帅，再写温元帅，又照入帮闲身分，放倒自己，奉承他人，使热结本文不脱生，十分美满后，才又插转元坛。元坛身边方出画虎，曲折至此该用吴道官说出真虎矣。乃偏又漾开，偏又照管众帮闲，点染热结本文，方用吴道官一点真虎。夫所谓打虎之人，尚杳然不知音信。只因一个画虎，便如此曲折，真不怕呕血，不怕鬼哭，文至此可云至矣。看他偏有力量，偏又照入打虎情景在白赖光口中，偏又令伯爵又插一笑谈。花遮柳映，又照入热结本文来。夫写一面照一面，犹他人所能；乃于写这一面时，却是写那一面，写那一面时却原是写这一面，七穿八达，出神入化，所谓不怕呕血，不怕鬼哭，是真不怕呕血鬼哭者矣。盖人一手写一处不能，他却一手写三四处也。玉皇庙是一处，十兄弟是一

处，道士是一处，画虎是一处，真虎是一处，打虎人又遥在一处，跃然欲动，而沧州郡且明明说出也。后生家，看此等文字，而不心灰气绝，回家焚烧笔砚再不敢做文者，是必目不一丁，卖菜佣不如之人也。

夫不有子虚，则瓶儿归西门，是无孽之人矣，故必有子虚。然子虚不虽有如无，则瓶儿又何以归西门？是故子虚，是个影子中人。今于影子中人上场，不加一番描写渲染，则何以见其为影子中人哉？故曰于排次第时见之矣。何则？若论势字，当从财生。西门庆家，不是世代阀阅，只因有几贯钱方能使势也。夫既以钱为主，子虚之钱，较西门为加倍，如此应该子虚为大，乃不但不能替西门之左，且不能居应、谢二人之上，而应、谢二人，明明知其财主，亦绝不相让，则子虚为虽有如无之人，不言已喻，而财必至为他人之财，妻必至为他人之妻，此时已定局矣。故无论他盈千累万的家财，必先看他有好儿子没有，才定得是他的不是他的。文字妙处，全要在不言处见，试问看官，有几个看没字处的人否？

一回内，句句三娘，而玉楼亦跃跃纸上，此所开缺侯官之法也。写虎一段，自入三间厂厅内，一引入，一漾开，凡三四折，方入吴道官，文字又如穿花蝴蝶，一远一近，煞是好看杀人。

热结文字，却以花二娘起，花二娘结，而月娘作引，卓二姐作余波。人只谓下文是瓶儿先讲起，不知一渡即是金莲文字，作者之笔其如龙乎，看他每不肯为人先算着。

西门庆沉吟一会，乃说出花子虚来。试想其沉吟是何意思，直与九回中武二沉吟一会相照。西门一沉吟，子虚死矣。武二一沉吟，李外传、王婆、金莲俱死矣，而西门庆亦死矣。然武二沉吟，是杀人，西门沉吟，是自杀。

写金莲，云不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后文瓶儿出身，又

是梁中书侍妾。春梅不必说矣，然则三人大抵皆同。作者盖深恶此等人，亦见婢妾中，邪淫者多也。冷遇哥嫂文中，乃一云嫡亲兄弟，再云是我一母同胞兄弟，再云亲兄弟难比别人，句句是武二文字，却句句是敲击十兄弟文字也。

篇内金莲，凡十二声叔叔，于十一声下，作者却自入一句，将上文十一声叔叔一总，下又拖一句叔叔，便见金莲心头、眼底、口中，一时便有无数叔叔也。益悟文章生动处，不在用笔写到之处。

开卷一部大书，乃用一律一绝三成语一谚语尽之，而又入四句偈作证，则可云金瓶梅已告完矣。

水浒本意在武松，故写金莲是宾，写武松是主。金瓶梅本写金莲，故写金莲是主，写武松是宾。文章有宾主之法。故立言体目不同，切莫一例看去，所以打虎一节，亦只得在伯爵口中说出。

里仁为美，况近邻哉。今子虚不善择邻，而与西门为邻，卒受其祸。武大与王婆为邻，亦卒受其祸。殆后瓶儿与金莲邻墙，又卒受其祸。甚矣主邻当慎也。

第二回 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

此回前一段，是金莲文字；知县差出以后一段，是武大武二文字；挑帘以后，是西门庆与王婆文字。然则金莲文字中又有武二文字也。

金莲、武二文字中，妙在亲密，亲密的没理煞人。武二、武大文字中，妙在凄惨，凄惨的伤心煞人。王婆、西门庆文字中，妙在扯淡，扯淡的好看煞人。此等文字，亦能将其妙处在口中说出。但愿看官，看金莲、武二的文字时，将身即做金莲，想至等武二来，如何用言语去勾引他，方得上道儿也。思

之不得，用笔描之亦不得，然后看金瓶梅如何写金莲处，方知作者无一语不神妙难言。至看武大、武二文字，与王婆、西门庆文字，皆当作如是观。然后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后乃不负作者的心血。

金莲调武二处，乃一味热急，虽写其几番闲话，又几番夹入吃酒，然而总是一味急躁不能宁耐处。

西门对王婆处却一味涎脸，然却见面即问谁家雌儿。次日见面即云要买炊饼，又口中一刻不放松也。王婆勾西门处，却一味闲扯，然却步步引入来，是马泊六引诱人人局处。

水浒中，此回文字，处处描金莲，却处处是武二，意在武二故也。金瓶内此回文字，处处写武二，却处处写金莲，意在金莲故也。文字用意之妙，自可想见。

写武二、武大分手，只平平数语，何以便使我再不敢读，再忍不住哭也？文字至此，真化工矣。

篇内写叉帘，凡先用十几个帘字，一路影来，而第一个帘字，乃在武松口中说出。夫先写帘子引入，已奇绝矣。乃偏于武松口中逗出第一个帘字，真奇绝煞人矣。

上回内云，金莲穿一件扣身衫儿，将金莲性情形影魂魄一齐描出。此回内云，毛青布大袖衫儿，描写武大的老婆又活跳出来。

看其写帘下勾情处，正是金莲西门四目相射处，乃忽入王婆，且即从王婆眼中照入唱喏，文情固而紧凑的妙，而情景亦且旁击的活动也。

帘下勾情，必大书金莲，总见金莲之恶，不可胜言。犹云你若无心，虽百西门奈之何哉！凡坏事者，大抵皆是妇人心邪。强而成和，吾不信也。

题云“俏潘娘帘下勾情”，则勾情乃本文正文也。乃入手先写武二，夫勾引武二，亦勾情也。然必勾西门，方是帘下勾

情。夫未勾西门先勾武二，有心勾者反不受勾；无心勾者反一个眼色即成五百年风流孽冤，天下事固有如此，而金莲安心勾情，故此不着而彼着也。故勾武二又帘下勾情一影。

王婆本意招揽西门，以作合山自任而不肯轻轻说出；西门本意兜揽王婆，以作合山望之而又不便直直说出。两人是一样心事，一样说不出，一样放不下，一样技痒难熬，故断断续续有这许多白话也。

试想捉笔时，写帘下一遇，既接入王婆，则即当写西门到茶房中，许以金帛，便央王婆作合，王婆即为承认画计，文章中固无此草率文字。即西门入王婆茶房内，开口便讲，其索然无味，为何如也。则说技之妙文，固文字顿错处，实亦两人一时不得不然之情理也。

篇内知县，本为欲写武二出门，故写一知县，却又因知县要寄礼物，乃又写一朱勔。文字有十成补足法，此十成补足之法也。不知又为后文卫千户本官伏脉。

作者每于伏一线时，每恐为人看出，必用一笔遮盖之。一部金瓶皆是如此。如这回内，写妇人和他闹了几场，落后惯了，自此妇人约莫武大归来时分，先自去收帘子，关上大门，此为后落帘打西门之由，所谓针线也。又云武大心里，自也暗喜，寻思道，“恁的却不好”，是其用遮盖笔墨之笔，恐人看出也。于此等处，须要看他、学他。故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

此后数回，大约同水浒文字，作者不嫌其同者，要见欲做此人，必须如此方妥方妙，少变更即不是矣。作者只欲要叙金莲入西门庆家，何妨随手只如此写去。又见文字是件公事，不因那一人做出此情理，便不许此一人又做出此情理也。故我批时，亦只照本文的神理段落章法，随我的眼力批去。即有亦与

批水浒者之批相同者，亦不敢避。盖作者既不避嫌，予何得强扭作者之文，而作我避嫌之语哉！且即有相同者，彼自批水浒之文，予自批金瓶之文，谓两同心，可；谓各有见，亦可；谓我同他，可；谓他同我，亦可；谓其批为本不可易，可；谓其原本不可异批，亦无不可。看西门庆问茶钱多少，问你儿子王潮跟谁出去，又云与我做个媒也好，又云回头人儿也好，又云干娘吃了茶，又云间壁卖的甚么，又云他家做的好炊饼，我要向他买四五十个拿家去，都是口里说的是这边，心里说的是那边，心里要说说不出，口里不说忍不住，有心事有求于人，对着这人，便不觉丑态毕露，底里皆见。而王婆子则一味呆里撒奸，收来放去，又自报角色，又佯推不采，煞是好看煞人。至一块银子到手，王婆便先说你有心事。而西门心事，一竟敢于吐露，王婆且先为了一口道出，写得色字固是怕人，写得财字更是利害，真追魂取影之笔也。读金瓶后，而尚复敢云自能作小说，与读金瓶后而尚不能自作小说，皆未尝读金瓶梅者也。

头一日，点梅汤，点和合汤。第二日，偏不即出问茶，偏等他自己要茶，偏又浓浓点两盏茶，琐琐处皆是异样纹锦，千万休匆匆看过。

王婆自叙杂趁处，皆小户人家，此等妇人，三四十岁后必然之事。甚矣，六婆之不可令其入内也。

书内写媒婆、马泊六，非一人，独于王婆写得如鬼如蜮，利害怕人。我每不耐看他写王婆处也。写王婆的说话，却句句是老虔婆声口，作老头子不得，作小媳妇亦不得，故妙。

第三回 定挨光王婆受贿 设圈套浪子私挑

上一回结因，下一回成果。此回乃将因做果之时之事也。

然而却是两段文字，一段定捱光，一段做捱光。写十分光，却先写五件事，后又写一件事，才写十分光；而写十分光内却又写九个此事便休了，分明板板写出，却又生活不凡。且见后文金莲如于三分四分光时便走，五七分时便走，王婆所云我不能拉住他。总之到九分光时，如若不肯，王婆亦只云来搭救西门，此事便休，再也难成。然则挨光虽王婆定下，而光之能成，到底是金莲自定也。写妇人之淫若此。

后半写挨光，便是前面所定之挨光也。看他偏是照前说出者一样说出，偏令看者不觉一毫重复，只见异样生动，自是化工手笔。

看他于五分光成时，只用王婆将一手往脸上一摸，便使上下十分光皆出，真是异样妙笔。

金瓶梅纯是异样穿插的文字。惟此数回乃最清折者。盖单讲金莲偷期，亦是正文中之必不可苟者，而于闲扯白话时，乃借月娘、娇儿等拢入金莲。一边敲击正文，全不费呆重之笔，一边却又照管家里众人，不致冷落，直一笔作三四笔用也。

文内写西门庆来，必拿洒金川扇儿。前回云手里拿着洒金川扇儿，第一回云卜志道送我一把真川金扇儿，直至第八回内又云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吾不知其用笔之妙，何以草蛇灰线之如此也。何则？金瓶梅盖作者写西门庆精神注泻之人也。乃第一回时，春梅已于大丫头三字影出，至瓶儿则不啻心头口头频频相照，而金莲虽曾自打虎过下，却并未与西门一照于未挑帘之前，则一面写武二自打虎做都头文后为单出笔写金莲这边。而西门为此书正经香火，今为写金莲这边，遂致一向冷落，绝不照顾，在他书则可，在金瓶梅岂肯留此绽漏者哉！况且单写金莲于挑帘时出一西门，亦如忽然来到已前不闻名姓之西门，则真与水浒之文何异。然而叙得武大、武二相会，即忙叙金莲叙勾挑小叔，又即忙叙武大兄

弟分手，又即忙叙帘子等事，作者心头固有一西门庆在内不曾忘记，而读者眼底不几半日冷落西门氏耶？朦胧双眼，疑帘外现身之西门，无异水浒中临时方出之西门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滑，三十分轻快，三十分讨便宜处，写一金扇出来。且即于叙卜志道时，写一金扇出来，夫虽于迎打虎那日，大酒楼上，放下西门、伯爵、希大三人，只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线，而便不嫌半日洒洒洋洋写武大武二写金莲如许文字，后于挑帘时一出西门，只用将金扇一幌，则作者不言而本文亦不与水浒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知为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且将半日叙金莲之笔，武大、武二之笔，皆放入客位内，依旧现出西门庆是正经香火，不是水浒中为武松写出金莲，为金莲写出西门，却明明是为西门方写金莲，为金莲方写武松。一如讲西门庆连日不自在，因卓二姐死，而今日帘下撞着的妇人，其姓名来历乃如此如此，说话者恐临时事冗难叙，乃为之预先倒算出来，使读者心亮，不致说话者临时费唇舌。是写一小小金扇物事，便使千言万语，一篇上下两半回文字，既明明写出，皆化为乌有，而半日不置一语，不提一事之西门庆，乃复活跳出来。且不但此时活跳出来，适才不置一语，不提一事之时，无非是西门氏账簿上开原委，罪案上写情由，与武大、武二绝不相干。试想作者亦安有闲工夫，与不相干之人写家常哉？此是作者异样心力写出来，而写完放笔，仰天问世，不觉失声大哭曰：我此等心力，上问千古，下问百世，亦安敢望有一人，知我心者哉！故金扇儿，必是卜志道送来，而挑帘时金扇一照，成衣时金扇又一照，跃跃动人心目。作者又恐真个被人知道，乃又插入第八回内，使金莲扯之，一者收拾金扇了当，二者将看官瞒过，俱令在卜志道家合伙算账，今却被我一眼觑见。九原之下，作者必大哭大笑。今夜五更灯花影里，我亦眼泪盈把，笑声惊动妻孥儿子辈梦魂也。

然则作者于第二回内，不写妇人勾挑武二哥，岂不省事？不知作者，盖言金莲结果时，如何一呆至此，还平心稳意，要嫁武二哥哉！故先于此回内，特特描写一番，遂令后九十回文中，金莲不自揣度，肯嫁武二，一团痴念紧相照应，人虽鹘突，文却不可鹘突也。然则西门庆被色迷，潘金莲亦被色迷，可惧可思。

（此五件唤做潘驴邓小闲，都全了，此事便获得着）〔夹批〕未有十分光，先出五件事，文字掩映妙绝。

（第五我最有闲工夫，不然如何来得恁勤）〔夹批〕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鲜活如见，做文只在拿轻放重也。

（还有一件事打扰，也多是成不得）〔夹批〕五件后又有一件，然则前云邓通，是有钱，此云使钱也。有钱不使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紧也。

（若大官人肯使钱）〔夹批〕又尽一句，总之王婆要紧事在此也。

（今日晚了，且回去过半年三个月来商量）〔夹批〕又荡开，文情生动。

（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只低了头不起身。）〔夹批〕以上只用西门、婆子互相白嘈，写妇人只用五低头、两不动身，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动，而结以只低了头不动身，总上一段，是好笔力。又使王婆、西门一递一句内，无不眼中有一妇人也。

第四回 赴巫山潘氏幽欢 闹茶坊郓哥义愤

此回却是两个半截文字，前半篇是捱光的下半截，后半篇是捉奸的上半截。

看他人手几语，用王婆口中将娘子大官人没原没故扭拢一

块，便把门拽上，此是九分光，却是下半截文字已完，下文另用通身气力写娘子大官人也。写二人勾情处，须将后文陈敬济几回勾挑处合看，方知此回文字之妙，方知后几回文字之妙，绝不雷同也。

开手将两人眼睛双起，花样一描，最是难堪，却最是入情，后却使妇人五低头七笑两斜瞅，便使八十老人亦不能宁耐也。

五低头内，妙在一别转头；七笑内，妙在一带笑，一笑着，一微笑，一二面笑着低声，一低声笑，一笑着不理他，一踢着笑，一笑将起来，遂使纸上活现，试与其上下文细细连读之方知。

带笑者，脸上热极也。笑着者，心内百不是也。脸红了微笑者，带三分惭愧也。一面笑着低声者，更忍不得痒极了也。一低声笑者，心头小鹿跳也。笑着不理他者，火已打眼内出也。踢着笑者，半日两腿夹紧，至此略松一松也。笑将起来者，则到此真个忍不得也。何物文心，作怪至此。

又有两斜瞅内，妙在要便斜瞅他一眼儿，是不知千瞅万瞅也。写淫妇至此，尽矣，化矣，再有笔墨能另写一样出来，吾不信也。然他偏又能写后之无数淫妇人，无数看眼伎俩，则作者不知是天仙，是鬼怪！

又咬得衫袖，格格驳驳地响，读者果平心静气时，看到此处，不废书而起，不圣贤即木石。

前文写两人淫欲已绝，后文偏又能接手写第二日一段，总之高才一石，不能测也。

写二人妙矣，必彰明较著写两人之物，一部内用西门之物者不少，用金莲之物者亦不少也。用西门之物，非一人。用金莲之物，亦非一人。故必先写二物，门面身分一一抬出也。

后文郗哥一段只是过文，看他亦一字不苟。写篮，写梨，

写篮落梨滚。郗哥一面骂，一面哭，一面走；一面拾梨，一面提篮，又一面指着回转骂，然回转身来骂，却又是一面走也。文心活泼周到，无一点空处，吾不知作者于做完此一百回时，心血更有多少。我却批完此一回时，心血已枯了一半也。

（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面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地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夹批〕水浒传有此追魂取魄之笔乎！

第五回 捉奸情郗哥定计 饮酖药武大遭殃

此回文字，妙在上半捉奸，句句是武大，却句句是郗哥；下半药，句句是金莲，却句句是王婆。

此回文字，幽惨恶毒，直是一派地狱文字。夜深风雨，鬼火青荧，对之心绝欲死，我不忍批，不耐批，亦且不能批。却不知作者当日何以能细细的做出也。

叫我明日拿笔做这样一篇文章，其实不敢，盖想不得，非做不得也。

拿砒霜来是西门罪案，后文用药是金莲罪案。前是刁唆，结末收拾，总云是王婆罪案。

上文勾情处要与花园调婿一回对读，见文不犯手。此文要与贪欲丧命一回对读，见报总一般。

看此回而不作削发想者，非人心，则此回又代普净师现身说法也。

（西门庆道：“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夹批〕此盖作者于此一篇地狱文字完，特特将七十九回一照，使看官知报应不爽，色欲无益，觉水浒用武松杀西门，不如用金莲杀之也。

第六回 何九受贿瞒天 王婆帮闲遇雨

此回何九是周旋武大了当的文字。自那日却和西门庆做一处，是写西门庆、金莲开手一番罪案已完，则金瓶梅一金字的出身来历已完。不特西门庆又要暂丢开，去娶孟玉楼，即作者亦要暂放此处更为瓶梅作传。今看他下半回，依旧还是金莲、王婆文字。不知作者自是借锅下米，做玉楼、做薛嫂、做春梅，人自不知也。

何处做玉楼？观金莲骂负心的贼，如何撇闪了奴，又往那家另续上心甜的了，此是玉楼的过文，人自不知也。不然，谓是写金莲，然则此言却是写金莲什么事也？要知作者自是以行文为乐，非是雇与西门庆家写账簿也。

何处写薛嫂？其写王婆遇雨处是也。见得此辈只知爱钱，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风雨晦明都不阻他的恶行，益知媒人之恶，没一个肯在家安坐，不害人者也。则下文薛嫂，已留一影子在王婆身上。不然，王婆必写其遇雨，又是写王婆子甚么事也？

何处写春梅？看其写金莲唱曲内必一云唤梅香再云梅香是也。不然，金莲与西门正是眼钉初去满心狂喜之时，何不得于心，乃唱一惨淡之曲，而金莲自身沾宠之不暇，乃频唤梅香，且不说丫环而必用梅香？总之，金梅二人原是同功一体之人，天生成表里为恶，一时半霎都分不开者。故武大才死，金梅早合，而烧夜香直与楼上烧香弄一得双，遥遥相照。谁谓金瓶梅有一闲笔浪墨，而凡小唱笑话为漫然无谓也哉！

文有写他处，却照此处者，为顾盼照应伏线法。文有写此处，却是写下文者，为脱卸影喻引入法。此回乃脱卸影喻引入法也。试思十日二十日，方知吾不尔欺。

写王婆遇雨，又有意在，盖为玉楼而写也。何则？武二哥来迟而金莲嫁，亦惟武二哥来迟而未娶金莲，先娶玉楼之时日，乃宽绰有余。不然，娶金莲且不暇，况玉楼哉？夫武二之迟，何故而违多则两三月，少则一月之语哉？则用写王婆遇雨照入武二路上雨水连绵误了日期一语。不然，夫帮闲必以遇雨为趣，则恐伯爵当写其日日打伞也。文字用笔之妙，全不使人知道。

写何九受贿金，为西门拿身分，不似水浒之精细防患。盖水浒之为传甚短，而用何九证见以杀西门。今此书乃尚有后文许多事实也，且为何十留地故耳。

第七回 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

上文自看打虎至六回终，皆是为一金莲，不惜费笔费墨，写此数回大书，作者至此，当亦少歇。乃于前文王婆遇雨半回，层层脱卸下来，至此又重新用通身气力通身智慧，又写此一篇花团锦簇之文，特特与第一回作对，其力量亦相等。人谓其精神不懈，何其不歇一歇。不知他于上文遇雨文内，即已一路歇来，至此乃歇后复振之文，读者要便被他瞒过去也。知此回文字精警，则益信前遇雨文字为层层脱卸此回文字也。

夫以金瓶梅为名，是金莲、瓶儿、春梅，为作者特特用意欲写之人，乃前文开讲便出瓶儿，恰似等不得写金莲便要写瓶儿者。乃今既写金莲，偏不写瓶儿，偏又写一玉楼。夫必写一玉楼，且勿论其文章穿插，欲急故缓，不肯使人便见瓶儿之妙，第问其必写玉楼一人何故？作者命名之意，非深思不能得也。玉楼之名非小名，非别号，又非在杨家时即有此号，乃进西门庆家，排行第三，号曰玉楼，是西门庆号之也。号之云者作妾之别说也。即此玉楼二字，已使孟三姐眼泪洗面，欲生欲

死也。乃玉楼二字，固是作者为之起也，非真个有一西门庆为之起此名也。作者意固奈何？语有云“玉楼人醉杏花天”。然则，玉楼者又杏花之别说也。必杏花又奈何？言其日边仙种，本该倚云栽之，忽因雪早，几致零落，见其一种春风，别具嫣然，不似莲出污泥，瓶梅为无根之卉也。观其命名，则作者待玉楼，自是特用异样笔墨写一绝世美人高众妾一等，见得如此等美人，亦遭荼毒。然既已荼毒之，却又常屈之于冷淡之地，使之含酸抱屈，本不肯学好又不能知趣。而世之如玉楼者正复不少，则作者殆亦少寓意于玉楼乎？况夫金瓶梅花已占早春，而玉楼春杏必不与之争一日之先。然至其时日，亦各自有一番烂漫，到那结果时，梅酸杏甜，则一命名之间，而后文结果皆见。要知玉楼在西门庆家，则亦虽有如无之人。而西门庆必欲有之者，本意利其财而已。观杨姑娘一争，张四舅一闹，则总是为玉楼有钱作衬。而玉楼有钱，见西门庆既贪不义之色，且贪无耻之财，总之良心丧绝，为作者骂尽世人地也。夫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亦淡然置之。见得财的利害比色更利害些，是此书本意也。

写玉楼必会月琴者，是一眼早觑定金瓶梅与玉楼数人同归一穴之后，当如何如何令其相与一番，为吴神仙一结地步也。则一月琴又是作者弄神弄鬼之处也。

金莲琵琶为妒宠作线，玉楼月琴为翡翠轩作地。翡翠轩必用月琴者，见得西门庆对面非知音之人。一面写金瓶梅三人热处，一面使玉楼冷处，不言已见，是作者特借一月琴将翡翠轩葡萄架的文字皆借入玉楼传中也。文字神妙处，谁谓是粗心人可解。

若云杏花喻玉楼，是我强扭出来的，请问何以必用薛嫂说来。本在杨家，后嫁李家，而李衙内必令陶妈妈来说亲事也。

试细思之，知予言非谬。

然则，后春而开者，何以必用杏也哉？杏者幸也，幸其不终沦没于西门氏之手也。

然则，金瓶梅何言之？予又因玉楼而知其名金瓶梅者矣。盖言虽是一枝梅花，春光烂漫，却是金瓶内养之者。夫即根依土石，枝撼烟云，其开花时亦为日有限，转眼有黄鹤玉笛之悲，奈之何折下残枝能有多少生意，而金瓶中之水能支几刻残春哉！明喻西门之炎热，危如朝露，飘忽如残花，转眼韶华顿成幻景，总是为一百回内第一回中色空财空下一顶门针，而或谓如樗枰之意，是皆欲强作者为西门庆开账簿之人，乌知所谓金瓶梅者哉！

于春光在金瓶梅花时，却有一待时之杏甘心忍耐于不言之天，是固知时知命知天之人，一任炎凉世态，均不能动之。则又作者自己身分地步，色色古绝，而又教世人处此炎凉之法也。有此一番见解，方做得此书出来，方有玉楼一个人出来。谁谓有粗心之人，只看得西门庆又添一妾之冤于千古哉！

读至此，然后又知先有卓丢儿，所以必姓卓也。何则？夫丢儿固云为孟三姐出缺，奈何必姓卓哉。又是作者，明明指人以处炎凉不动之本也。盖云要处炎凉，必须听天由命，守运待时。而听天由命，守运待时，岂易言哉！又必卓然不动，持守坚牢，一任金瓶梅花笑我，我只是不为所动，故又要向卓字儿上先安脚跟牢定死下工夫也。故三娘之位，必须卓姓，先死守之，以待玉楼也。

玉楼必自小行三，而又为三娘者，见得杏花必待三月也。

作者写玉楼，是具立身处世学问，方写得出来。而写一玉楼，又是教人处世入世之法。固知水月印空，犹是末着，见不能如此，或者空去。故后写月娘好佛，孝哥幻化等因，犹是为不能如玉楼之人再下一转语，另开一法门也。

瓶儿于竹山进谗时，一说即信，坏在容易信。玉楼于张四进谗时，屡说不信，坏在不肯轻信。此何故也？瓶儿悔墙头之物，轻轻失去，心本悔矣，故一说即入。玉楼为薛嫂填房之说着迷，心已迷矣，故屡说不改。各人有各人的心事，用笔深浅皆到。

其前文批玉楼时，亦常再三深思作者之意而不能见及此，到底隔膜一层。今探得此意，遂使一部中有名之人，其名姓皆是作者眼前用意，明白晓畅，彼此贯通，不烦思索而劝惩皆出也。

如月娘以月名者，见得月圆有缺，喻后文之守寡也，有明有晦，喻有好处，有不好处，有贤时有妒时也。以李娇儿名者，见得桃李春风墙外枝也。以雪娥为名者，见得与诸花不投，而又独与梅花作祟，故与春梅不合，而受辱守备府，是又作者深恨岁寒之凜冽，特特要使梅花翻案也。夫必使梅花翻雪案，是又一部离骚无处发泄，所以著书立说之深意也。至瓶儿则为承注梅花之器，而又为金之所必争，莲之所必争者也。何则？瓶为金瓶，未为瓶之金，必妒其成器。瓶即不为金瓶，或铜或玉，或窑器，则金又愤己不得为金瓶以盛之，而使其以瓶儿之样以胜我也，是又妒其胜己。而时值三伏，则瓶为莲用，故翡翠轩，可续以葡萄架，而三冬水冻，瓶不为莲用，故琵琶必弹于雪夜，而象棋必下于元宵前后也。此盖因要写一金莲妒死之人，故名瓶儿，见其本为一气相通，同类共事之人，而又不相投者也。至于春梅，则又作者最幸有此，又最不堪此，故以两种心事，写此一人也。何则？夫梅花可称，全在雪里，寒岁腊底，是其一种雅掺，本自傲骨流出，宜乎为高人节妇，忠臣美人，今加一春字，便见得烂漫不堪，即有色香，当时亦世俗所争赏，而一段春消息，早已漏泄，东风为幽人岁寒友所不肯一置目于其间者也。至于彤云冻雪，为人所最不能耐之时，

倘一旦有一树春梅，开于旭日和风之际，遂使从前寂寞顿解，此必写春梅至淫死者，为厌说韶华，而必使雪娥受辱者，为不耐穷愁，故必双写至此也。夫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又作者与今古有心人同因此冷热中之苦，今皆于一春梅发泄之，宜乎其下半部，单写春梅也。至于蕙莲原名金莲，王六儿又重潘六儿，又是作者特特写出，此固一金莲，彼又一金莲，寻来者一金莲，寻去者又一金莲；眼前淫妇人比比皆同，不特一潘氏可杀也。况乎有潘金莲而宋金莲不得仍名金莲，且不得再说金莲，更不得再穿金莲；即欲令其拾金莲之旧金莲以为金莲，亦必不肯依；至后且不容世有一宋金莲改名之宋蕙莲；且死后，并不容其山洞中有一物在人亡之遗下一只金莲，则金莲之妒之恶之可杀可割，想虽有百金莲，总未如潘金莲之妒之恶之可杀可割也。至于王六儿之品箫更胜金莲之品玉，而金莲之一次讨纱裙又不如王六儿之夜夜后庭花，是虽有百金莲不如一金莲之潘六儿，又有一后来居上之王六儿，夺其宠，争其能，睥睨其后，则一六儿又难敌无穷无尽胜六儿之六儿。然淫妇之恶莫过于潘金莲，故特特著之于金瓶梅，使知潘金莲者，可杀可割，而淫妇之恶更有胜于潘六儿者，故又特特著此金瓶梅，使知凡为淫妇之恶，更杀不足割不尽也。所以两金莲遇，而一金莲死，两淫不并立；两六儿合，而迷六儿者死，两阴不能当两斧，效立见也。作者所以使蕙莲必原名金莲，而六儿后又有一六儿也。至于陈敬济，亦有深意，见得他一味小殷勤，遂使西门月娘被他瞒过，而金莲、春梅终着了他的道儿也，故谓之敬济。而又见陈洪，当倾家败产之时，其子苟有人心，自当敬以济此艰难，不敢一日安枕下食，乃敬济如此。西门有保全扶养之恩，而其婿苟有人心，自当敬以济此恩遇，不可一事欺心负行，而敬济又如彼。至若其父为小人，敬济当敬以斡盪济此天伦之丑。其岳为恶人，敬济

又当敬以申谏，以尽我亲亲之谊，乃敬济又如此如此，如彼如彼。呜呼！所谓敬济者安在哉！至其后做花子、做道士，一败涂地，终于不敬其何以济，宜其死而后已也。则又作者特地为后生作针砭也。至于秋菊，与梅、莲作仇，而玉箫与月娘作婢，又以类相反而相从也。李桂姐为不祥之物，杂本之人。盖桂生李上，岂非不祥杂本？而吴银儿，言非他的人儿，皆我的银儿也。若夫爱月则西门临死相识之人，去其死时，为日不久，大约一年有余，言论月论日的日子，死到头上，犹自斫表也，犹奸淫他人也。银瓶有落井之谶，故解衣银姐，瓶将沉矣。月桂生炎凉代嬖之时，故趋炎认女，必于月娘，而即于最炎时露一线秋风。若夫桂出则莲雕，故金莲受辱即在梳拢桂儿之后，而众卉成林，春光自尽，故林太太出，而西门氏之势，已钟鸣漏尽矣。他如此类，义不胜收。偶因玉楼一名，打透元关，遂势如破竹，触处皆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即批者亦肺腑皆畅也。文章当攻其坚坚处，一坚破而他难不足为敌矣，信然信然。其写月娘为正，自是诸花共一月。李花最早，故次之，杏占三春，故三之。雪必于冬，冬为第四季，故四之。莲于五月胜，六月大胜，故五排而六行之。瓶可养诸花，故排之以末。而春梅早虽极早，却因为莲花培植，故必自六月，迟至明年春日，方是他芬芳吐气之时，故又在守备府中方显也。而莲杏得时际，非梅花之时，故在西门家只用影写也。

玉楼为处此炎凉之方，春梅为翻此炎凉之案，是以二人结果独佳，以其为春梅，太烂漫了，故又至淫死也。

此回内出春梅，人知此回出春梅为巧，不知其一回中，已于大丫头三字内，已出了春梅。此处盖又一掩映上文，然终是第二笔矣。于其第一笔谁肯看之哉。试想无教大丫头一笔在前，此处即出此一笔，有何深趣。甚矣，看文者，休辜负了人家文字矣。

作者写玉楼，不是写他被西门所辱，却是写他能忍辱。不然，看他后文，纯用十二分精彩，结果玉楼，则何故又使他为西门所辱，为失节之人。盖作者必于世，亦有大不得已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刖双足，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言身已辱矣，惟存此牢骚不平之言于世，以为后有知心，当悲我之辱身屈志，而负才沦落于污泥也。至其受辱，必为人所误，故深恨友生，追思兄弟，而作热结冷遇之文。且必因泄机之故受辱，故有倪秀才、温秀才之串通等事而点出机不密则祸成之语，必误信人言，又有吃人哄怕之言，信乎作者，为史公之忍辱著书，岂如寻常小说家之漫肆空谈也哉！

月琴与胡珠，双结入一百回内。盖月琴寓悲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伤心，故玉楼弹阮，而爱姐亦弹阮，玉楼为西门所污，爱姐亦为敬济所污，二人正是一样心事，则又作者重重愤懑之意。爱姐抱月琴而寻父母，则其阮途之哭，真抱恨无穷。不料后古，而有予为之作一知己。噫，可为作者，洒洒化囚虫矣。

第八回 盼情郎佳人占鬼卦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

上回写娶玉楼，却只算才娶来家，才来家第一夜，此回便序金莲矣。然则费如许力量写一玉楼，而只拉到家中便罢休，何以谓之情理文字哉？然而接写玉楼来家，如何宴尔，如何会月娘众人，势必又是一篇文字，既累笔难写，又冷落金莲矣。今看他竟不写玉楼而只写金莲，然写金莲时却句句是玉楼文字，何巧滑也。何则？金莲处冷落，玉楼处自亲热也。玉楼处亲热，观西门庆之渐疏金莲处更可知也。端午别金莲，到六月初二将近一月也。此将近一月中做的事，皆是相看玉楼，收拾下礼。然将近一月中忙此一事，岂无一刻闲工到六姐处哉？今

既绝无消息，是未娶之前已心焉玉楼矣。六月二日既娶玉楼，六月十二即嫁大姐，夫此十天之内，既忙不得工夫走动，十二至二十八半月以内又无一刻闲工夫哉？夫无闲何以至院里哉？

写尽西门既娶新人，既难丢玉楼，又因娶玉楼心中自惭不好去见金莲，又恐玉楼看出破绽，一时心事有许多，欲进不前，故金莲屡促而不至也。则金莲处一分冷落，是玉楼处一分热闹。文字掩映之法全在一笔是两笔用也。

六月二日娶玉楼后，才是文嫂来约娶大姐。夫自二日至十二仅十天，而十天内方说娶，一时便措置一件婚事，且又在娶玉楼之时，一者见西门庆豪富，二者见陈洪势要，为西门庆所趋承恐后者也。映后文月娘不堪。

写床既入情理，又为春梅回家作线也。

看他写玉楼簪上两行诗句，明明是以杏花待玉楼，如我前所言者，益信我不负作者矣。

夫写玉楼簪子何哉？当看其又写金莲簪子，便知写玉楼簪子。何则？玉楼簪上有诗，金莲簪上亦有诗，观金莲簪上的诗，必以莲自喻，则知玉楼簪上的“杏”，明是作者自言命名之意，恐人不知，又以金莲簪衬出之。则知玉楼之名信如予言，人自未细心一看耳。

此回内缴过两件事，又伏出两件事。金莲撕扇是收拾过前三番写的扇子也；不来还我香罗帕之曲，又收拾过王婆所掏出之帕也。如云被风吹出岫来，既现半日花样，自然又要风吹散了他。不然，摇摆天上却何日消缴，何处安放他。至陪大姐一床，与玉楼一簪，又特为敬济严州一线。而此处又衬玉楼宴尔，西门薄幸金莲，几乎被弃，武大险些白死，真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无数文章。而又写尽浮薄人情，一时间高兴，便将人弄死而夺其妻，不半月又视如敝屣，另去寻高兴处，真是写尽人情。

看此回写武二迟了日子，因路上雨水，方知玉楼遇雨是为武二迟日作地，而武二迟日盖又为娶玉楼作地也。不然武二倘一月便回，或两月便回，西门一边忙金莲之不暇，何暇及玉楼哉！不知者谓武二来迟，是为娶金莲作地，知者谓为娶玉楼作地。然则王婆遇雨，固原为玉楼作地，未尝为武二作地，而前回脱卸玉楼，又不独以王婆照薛嫂儿也。

烧灵必使和尚听淫声一段，总是写金莲妖淫处，随处生情，没甚深意，又特为玉楼烧灵一对，愈衬其不堪也。

文嫂儿，蜂也。为敬济说亲时，陈洪正胜，则是将败未败之芰荷，故蜂儿犹来。至后文陈定作老仆，是其败已败定矣。只余一芰茎则奈何，故只用薛嫂通信息也。

金莲玉楼之簪已现，后文瓶儿又有寿字簪，且每人皆送一簪。至春梅则有与小玉互相酬答之簪，而西门乃与伯爵同梦簪折，自是细针密线之处。

第九回 西门庆偷娶潘金莲 武都头误打李皂隶

此回金莲归花园内矣。须记清三间楼，一个院，一个独角门，且是无人迹到之处。记清方许他往后读。

此回偷娶金莲，却是顺出春梅。而出春梅时，必云月娘房里两个丫头：一个春梅，一个玉箫。明是作者恐人冤他，第一回内不曾在“大丫头”三字中出春梅也。又恐无目者犹然不知，下又云：另买一个小丫头云云，明明说先有一个小丫头，陪此“大丫头”三字者，为春梅也。予言岂不益信，亦如玉楼之名，观其簪上诗句益信。

内将月娘众人俱在金莲眼中描出，而金莲又重新在月娘眼中描出。文字生色之妙，全在两边掩映。

下文武二文字中，将李外传替死，但是必然之法。又恐与

水浒相左，为世俗不知文者口实，乃于结处只用一“倒都说是西门大官人被武松打死了”，遂使水浒文字，绝碍手，妙绝，妙绝。

第十回 义士充配孟州道 妻妾玩赏芙蓉亭

此回收拾武松，是一段过接文字。

妻妾玩赏，固是将上文诸事诸人一锁，然却又早过到瓶儿外也。文字如行云冉冉，流水潺潺，无一沾滞死住，方是绝世妙文。

止是出瓶儿妙矣，不知作者又瞒了看官也。盖他是顺手要出春梅，却恐平平无生动趣，乃又借瓶儿处绣春一影，下又借迎春一影，使春梅得宠一事便如水光镜影，绝非人意想中，而又最入情理。且瓶儿处不致寂寞，西门步步留心垂涎已久，而金莲得宠、惹嘲主事、与气骄志放，以致私仆，一笔中将诸事皆尽，而又层层深意，能使芙蓉亭一会，如梁山之小合泊。金瓶梅三人，一现在，一旁侍，一赶来，俱会一处，俨然六房婢妾全胜之时也。天下事，固由渐而起，而文字亦由渐而入，此盖渐字中一大结果也。

讲瓶儿出身，妙在顺将伯爵等一映，使前后文字皆动，不寂寞一边。文字中，真是公孙舞剑，无一空处，而穿插之妙，又如凤入牡丹，一片文锦，其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而看者乃又五色迷离，不能为之分何者是凤，何者是牡丹，何者是枝是叶也。

第十一回 潘金莲激打孙雪娥 西门庆梳笼李桂姐

此回文字，上半明明是写金莲得宠，却明是写春梅得宠。

盖前文写西门之于金莲，已不啻如花如火矣。过此十三回内，又是瓶儿的事，是写其如花如火者，又皆瓶儿之如花如火者也。然则，必出春梅于瓶儿之前，见得与金莲同功一体，生死共之，不得不先写春梅也。夫先写春梅，止云收用而已，毕将春梅较蕙莲、来爵媳妇之不若，何以为之金瓶梅哉！固知此与雪娥生波起浪，皆是作者特为春梅地步。见得此日春梅已迥非昔日之春梅，而雪娥梦梦自不知之，宜乎有许多闲事，是故此回虽为金莲私仆作火种，却是为春梅作一番出落描写也。

写春梅全带三分傲气，方与后文作照。

写与雪娥淘气处，偏不一番写，偏用玉楼来截住上文，少歇另起，且必于第二日另起。人知金莲进言之妙，不知作者且特特写一玉楼，与金莲翻案针锋反映。见得作孽者自作孽，守分者自守分。然则，如无风起浪之金莲、春梅，固不足论，而即如凡有炎凉之来，我不能自守，为其所动者，皆自讨苦吃也。故后文处处遇金莲悲愤气苦时，必写玉楼作衬。盖作者特特为金莲下针砭，写出一玉楼，且特特为如金莲下针砭，始写一玉楼也。

写起事之因，作两番写。写打雪娥，亦作两番写。写淘气亦必春梅、雪娥闹一番，再金莲、雪娥闹一番。见得如此淘气，而月娘全若不闻，即共至其前，亦止云我不管你，又云由他两个。然则，写月娘真是月娘，继室真是继室。而后文撒泼诸事，方知养成祸患，尾大难掉，悔无及矣。故金莲敢于生事，此月娘之罪也。看他纯用阳秋之笔，写月娘出来。

一路写金莲，用语句局住月娘，月娘落金莲局中，有由来矣。其偏爱声口如画，又见不待瓶儿初来方见也。

欲写梳笼桂姐，却从子虚处出来，一者又照瓶儿，二者又点结会，三者又衬银儿。子虚一边，不言中的情事，又现成又幽折，且并不费力。乃原在芙蓉亭会内，叙瓶儿后数语，现成锅灶中来，妙妙。行文之乐，至此如何。

未写瓶儿，乃又夹写一桂儿，见得西门作孽，惟日不足，而色欲一道，为无所底止。一部大书，皆是此意。

下棋一段，为是闲情，却又是明明为琴童，描写一事在前，庶后文一提，而看官心头眼底已如活见，不待至金莲叫人房中，而后知之也。文情狡猾，一至如此。

第十二回 潘金莲私仆受辱 刘理星魔胜求财

此回写桂姐在院中，纯是写西门。见得才遇金莲，便娶玉楼；才有春梅，又迷桂姐。纷纷浪蝶，无一底止，必至死而后已也。

写金莲受辱处，是作者特地示人：处宠荣之后，不可矜骄也。见得如西门之于金莲，可谓宠爱已极，可必其无白头吟者矣。乃一挫雪娥，便遭毒手，虽狡如金莲，犹使从前一场恩爱尽付流水。宠荣之不可常恃如此。写辱金莲两次，必用春梅解，则春梅之宠不言可知。文字写一是二之法也。

写琴童一事，既为受辱作由，又将武大的心事提到西门心中一照，真见得人情惟知损人益己，不知将人比我，故为恶不止，而又为敬济后文作一引也。

写玉楼解处，将月娘偏爱金莲，为金莲牢笼处，一语皆见。而西门以春梅言自解，又见美色可畏，不迷于此，必迷于彼。而桂姐激西门剪发直照娇儿出门，且见西门庆为色所迷，梦魂颠倒。桂姐亦有胜宠难消之事，又早为丁二官、王三官请回伏案也。

写受辱处，足令武大哥少舒前愤，亦作者特特为水浒又翻一案也。否则，此处即出瓶儿，文字如走马看花，有何趣味。且又不见金莲行径，而春梅宠遇亦不能出也。

写月娘处纯用隐笔也。何则？夫刘理星本为金莲受辱后结

此一笔，为后文固宠张本。盖后文若无此一番作地于前，则私敬济时，岂无一消息吐露，而乃严密如是，必待西门死后方知哉？惟有此一番，则西门心愈迷，金莲胆愈大，而无人能动之。故必着此一着也。而又先受辱两番，见非月娘叫刘婆子来，引出理星，安至金莲横肆至不能治。然则，引敬济入室，犹是第二错着，其害显，人人看得出；而叫刘婆子为第一错着，其害深，人却看不出。写尽无知愚妇人，坏尽天下事也。不然，岂一琴童便闻然入西门之耳，而敬济乃风纹不动哉？西门之迷，或未必尽是理星之祟，然有此一番，便是罪案。是知金莲之罪，月娘成其始终也。理星其始，敬济其终乎？月娘独于桂姐最热，便伏认女一节。

此回两笑话，将桂姐、伯爵两人一描，真是一般的伎俩身分。

此回单照一回写十兄弟身分，并三回私挑处，对针地步也。

第十三回 李瓶儿墙头密约 迎春儿隙底私窥

此下单讲瓶儿矣。撞见瓶儿，必写子虚请来，自己引贼入室，见交匪类之报，又见托人之失。

描瓶儿勾情处，纯以憨胜，特与金莲相反，以便另起花样不致犯手也。若王六儿又特犯金莲而弄不犯之巧者也。此书可谓无法不备。

写瓶儿几番得露春信，俱用子虚往院中作闲，见得不能修身，刑于寡妻之报必至如此也，可畏可畏。请西门往院中去一引，后用院中灌醉一闲，则两番勾挑已出，末用屡屡安下伯爵、希大语一总，下即借此意串下，写一无数打总勾挑处，末又以一番白话作结，作圆满相，真描神妙笔也。

金莲、瓶儿势不得不始合者也。然作者之巧，即以花园相近作纽，使瓶儿即心眼注定金莲，全是自己心事出现，真是史

迁再世。

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而迎春踪迹，金莲固宠根由，又为理星一点，月娘罪案不言皆见矣。文笔之巧如此。人知迎春偷觑，为影写法，不知其于瓶儿布置偷情，西门虚心等待，只用只听得赶狗关门数字，而两边情事、两人心事俱已入化矣。真绝妙史笔也。

（西门庆又向袖中取出一个物件儿来，递与金莲瞧，道：此是他老公公内府画出来的，俺两个点着灯看着上面行事）

〔夹批〕写瓶儿只是在金莲处写来，妙。与迎春私窥章法遥对，一笔而两处皆出也。

（西门庆道：“怪小奴才儿，休作耍闹。”赶着夺那手卷。金莲道：“你若夺一夺儿，赌个手段，我就把他扯得稀烂，大家看不成。”）〔夹批〕写金莲特特与前受辱相反，又极力扬之也。

第十四回 花子虚因气丧身 李瓶儿迎奸赴会

此回上半写子虚之死，是正文。写瓶儿西门之恶，又是正文。不知其写月娘之恶，又于旁文中带一正文也。何则？写西门留瓶儿所寄之银时，必先商之月娘，使贤妇相夫，正在此时，将邪正是非，天理人心，明白敷陈，西门或动念改过其恶，或不至于是也。乃食盒装银，墙头递物，主谋尽是月娘，转递又是月娘，又明言都送到月娘房里去了。则月娘为人，乃金瓶梅中第一棉里裹针，柔奸之人。作者却用隐隐之笔写出来，令人不觉也。何则？夫月娘倘知瓶儿、西门偷期之事，而今又收其寄物，是帮西门一伙做贼也。夫既一伙做贼，乃后子虚既死，瓶儿欲来，月娘忽以许多正言不许其来。然则，西门

利其色，月娘则乘机利其财矣。月娘之罪，又何可逭。倘不知两人偷期之事，则花家妇人私房，欲寄于西门氏家，此何故也？乃月娘主谋，动手骗入房中。子虚尚未死，瓶儿安必其来。主意不赖其寄物，后日必还，则月娘与瓶儿，何亲何故，何恩何德，乃为之担一把干系，收藏其私房哉？使有心俟瓶儿之来，则其心愈不可问矣。况后文阻娶瓶儿，乃云与她丈夫相与。然则，月娘此时之意，盖明安一白骗之心，后直不欲瓶儿再提一字，再见瓶儿一面。故瓶儿进门，月娘含愤。以及竹山受气之时，西门与月娘虽有间意，而并未一言，乃写月娘直至不与西门交言，是月娘固自有心事，恐寄物见主也。利其财，且即不肯买其房。总之欲得此一宗白财，再不许提原主一字。月娘之恶写得令人发指。固知后敬济、吴典恩之报，真丝毫不爽，乃其应得者耳。

下半写瓶儿欲嫁之情。夫金莲之来，乃用玉楼一间。瓶儿之来，作者乃不肯令其一间两间即来，与写金莲之笔相犯也。夫不肯一间两间即来，乃用何者作许多间隔之笔哉？故先用瓶儿来作一间，更即以来作未来之闲笔，其用意之妙为何如。下文又以月娘等之去作一间，又用桂姐处作一间，文情至此，荡漾已尽，下回可以收转瓶儿至家矣。看他偏写敬济入来，横插一笋，且生出陈洪一事，便使瓶儿一人，自第一回内热突突写来，一路花团锦簇，忽然冰消瓦解，风驰电掣，杳然而去，嫁一竹山，令看者不复知西门、瓶儿，尚有一面之缘；乃后忽插张胜，即一笔收转，瓶儿已在西门庆家。其用笔之妙，起伏顿挫之法，吾满目生花，亦不得其万一也。

第十五回 佳人笑赏玩灯楼 狎客帮嫖丽春院

此回与下十六回，皆瓶儿传中过文也。然此回纯是顺笔描

写顿挫中花样，故全是春云初上，层层次次，生法出来的文字也。

灯赋中以玉楼、金莲起，瓶儿在中，月娘、西门结尾，隐伏一会中人已将写全矣，故妙。

桂姐文字本为瓶儿文字作生法，故不惜写架儿、写园社等也。然却又遥照后王三官文内。

处处以娼妓暗描瓶儿，作者之意可想。

于瓶儿过节文字中，乃将金莲出身一缴，绝妙照应之手笔章法也。

写月娘听楼下人言金莲旧事，乃不先打发金莲等回，乃自己即刻起身，写月娘之与西门，痛痒不相关，惟知邀夫之幸安享富贵，毫不肯担一些利害，受一点祸患，若恐祸及于己也。月娘之可恨如此，继室之可恨如此。

桂姐家去，却以吴银儿结，绝妙，生色掩映。

第十六回 西门庆择吉佳期 应伯爵追欢喜庆

此回内总是照下文，故作满心满意之笔，十分圆满，以与下文走滚作照也。

写瓶儿于子虚死后，好事已成，乃反口声声作乞哀乞怜之笔。人谓写瓶儿热，不知其写瓶儿心悔也。何则？一时高兴将家私尽寄出去，其意谓子虚不死，我不过相隔一墙，财物先去，人可轻身越墙而过矣。及一旦子虚身死，及深悔从前，货落人手，此际不得不依人项下，作讨冷热口气也。此段隐情，乃作者追魂取影之笔，人俱混混看过，辜作者深心矣。

写伯爵辈追欢，乃特特与一回热结文字作缴也。然却写得_不堪之甚。

写花子由辈，乃特特为武松反衬也。夫争家财时，不惜东

京告状，而弟死不问何由，弟媳孝服未满，携资嫁人，且曰至三日，千万令其走走，认为亲戚。此等人是何肺腑，直令人失声大哭。愿万万世不见此等人一面也。

子虚结弟兄，因热得不妙，亲弟兄又冷得无情，真是浮浪不堪之人。而子由辈乃更非人类，较之伯爵辈为更可杀也。

王婆遇雨一回，将金莲情事故意写得十分满足，却是为占鬼卦一回安线。此回两番描写在瓶儿家情事，二十分满足，亦是为竹山安线。文章有反射法，此等是也。然对遇雨一回，此又是故意犯手文字，又是加一倍写法。盖金莲家是一遍，瓶儿独用两遍，且下文还用一遍，方渡敬济一筭。总是雕弓，须十分满扯，方才放箭也。

第十七回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李瓶儿许嫁蒋竹山

此回瓶儿云“你就如医奴的药”一语，后文情感回中，一字不易，遥遥对照，是作者针线处。

正写金莲忽插入玉楼，奇矣。今又正写瓶儿，忽插敬济，绝妙章法。然此露敬济之来，下回遇金莲，方写敬济之事，则又对照中，故为参差处。

写西门见抄报吃惊语，又与苗青吃惊处，一字不易，见得同类小人，一鼻孔出气也。

正写瓶儿，锦样的文字，乃作迅雷惊电之笔，一漾开去，下谓其必如何来保至东京矣，不谓其藏过迅雷惊电，忽又柳丝花朵。说竹山一段勾挑话头，文字奇绝，总不由人意虑得到。

夫写瓶儿必写竹山，何哉？见得淫妇人偷情，其所偷之人，大抵一时看中，便千方百计，引之入室，便思车来贿迁，其意本为淫耳。岂能为彼所偷之人，割鼻截发，誓死相守哉！故西门一有事，而竹山之说已行，竹山一入室，瓶儿之意已

中，然则其于西门，亦不过如斯，有何不解之情哉？写淫妇人至此，令人心灰过半矣。是盖又于人情中讨出来，不特文字生法而已。

瓶儿悔寄物心，至此回方说出。然则竹山不去，瓶儿不来，月娘房中之物，尚肯一念为他人物乎？则写竹山又为月娘写也。

竹山必开药店，盖特特刺入西门庆眼内也。

写瓶儿即中竹山之计，中者见得瓶儿数日，追悔已久，即未有竹山之谗，久已心中深恨墙头之物轻轻脱去，而西门过河拆桥之态，久已于冷处暖入眼中。如烧灵日，瓶儿磕头，西门一手拉起，一手接酒，其前后易辙处已全露骄矜之态，故屡屡催促者此意也。一旦竹山开口，正中素心，宜乎有此一举，然则写一竹山将前情一一衬出，故是作者衬叠文字的花样，乃看者多向竹山身上讨生活，岂不是西厢上呆讲郑恒的，一样痴人说梦。

蒋文蕙者，闻悔而来者也。明衬瓶儿之悔，而蒋竹山者，又将逐散也。言虽暂合，而西门之元恶在侧，其能久乎？必至于逐散也。夫将逐散之人不过借其一为衬叠点染耳，岂真是正经角色，而今为官哥之来派哉。且一百回，绝不结果照应可知矣。

官哥结胎于此，看他写竹山脉云，似疟非疟，似寒非寒，白日则倦怠嗜卧，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梦与鬼交，若不早治，久而变为他疾云云，明说官哥，乃子虚借鬼魅之气，结胎于瓶儿腹中。其白日云云，产妇初孕之常态；夜晚云云，不明不暗，结鬼胎之原由；若不早治云云，乃竹山之语也。明言子虚，化鬼胎于此，而借竹山一白出耳，奈之何俱为其所瞒也。

第十八回 賂相府西门脱祸 见娇娘敬济销魂

此回上半乃收拾东京之事也。夫东京一波，作者因瓶儿嫁来嫌其太促，恐使文情不生动，故又生出一波作间。因即欲以敬济作间，庶可合此一筭。盖东京一波，为敬济而生，敬济一筭，借瓶儿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东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赘，敬济已来，则东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将何底止。故此回首即收拾也。

收拾东京后，且不写瓶儿，趁势将敬济、金莲一写。文字又有得渡即渡之法，总是爽快也。

夫西门闭门一月情事，及完后如何描写。看他止用伯爵等，假作询问语，则前后事情如画，而十兄弟身分，又于冷闲中映出。

写西门悔恨，与月娘一味昧心，全不记寄放物事的念头，各各如画。

写敬济见金莲，却大书月娘叫人请来，先又补西门不许无事入后堂一步，后又写见西门回家，慌忙打发他从后出去。写月娘坏事，真罪不容诛矣。又大书叫玉楼、金莲与敬济相见看牌，世之看金瓶梅者，谓月娘为作者所许之人，吾不敢知也。

写金莲进谗处，又将瓶儿旧事照入。一者起端无迹，二者瓶儿传中，固应照应，不□竟冷落也。

第十九回 草里蛇逦打蒋竹山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上文自十四回至此，总是瓶儿文字内穿插他人，如敬济等，皆是趁窝和泥，此回乃是正经写瓶儿归西门氏也。乃先于卷首将花园等项题明盖完，此犹瓶儿传内事，却接叙金莲、敬

济一事，妙绝。金瓶文字其穿插处篇篇如是，后生家学之，便会自做太史公也。

看他在园内，又写月娘叫敬济来，其罪月娘可知。

草里蛇，乃是作者既欲以竹山为我妙文作起伏顿挫之势，不得不以草里蛇作收拾竹山之笔。看者不知，乃为竹山叫屈，且为竹山责备，可笑。

张胜者，结果敬济之人也。乃敬济才见金莲，两心私许时，已于游花园之一日，作者即出一张胜，且云守备府作长随，是一念歪而持刀者已至矣。可畏可畏。张胜结果陈敬济者，而出身却是为瓶儿来。文字七穿八达之妙有如此。

写瓶儿进门，西门、月娘情景，却用玉楼口中描出，而西门打瓶儿处，真是如老鸨打娼妓者，然随打且随好。写西门廉耻良心俱无，而瓶儿亦良心廉耻俱无，皆狗彘不若之人也。

第二十回 傻帮闲趋奉闹华筵 痴子弟争锋毁花院

上回金瓶梅出身已完，此回只该写冰鉴定终身可矣。不知作者固欲曲曲折折，作一书以自娱也。若急急忙忙写去，匆匆忽忽收煞，则不如勿作之为愈也。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冰鉴总锁住，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枢纽，先煞一煞也。此回与下回，因上文瓶儿传中波折太多，一断文字结不住，故接连又用两回结之也。

篇内写玉楼、金莲，映上文一段，固是束住上文，不知又是为蕙莲偷期安根也。何则？此回二十九回，是一气的文字，内惟讲一宋蕙莲。而蕙莲偷期，却是玉箫作牵线者。今看他借金莲说春梅干猫儿头差事，入一暗笋，接手玉楼陪说兰香一引，接手即将玉箫提出。盖此上瓶儿传已顿住，此下乃放手写蕙莲，却恐直出不化，故又借现成锅灶一引，安下根基。下文

即借看房子，将来旺媳妇病说明在先，随手结束瓶儿新娶一案，作层次示。下即写桂姐破绽，引出月娘扫雪。又借月娘扫雪引出还席，借还席时以便玉箫作线，惠莲蒙爱。文字千曲百曲之妙，手写此处，却心觑彼处，因心觑彼处，乃手写此处。看者不知，乃谓至山洞内，方是写惠莲，岂知金瓶一书，从无无根之线乎！试看他一部内，凡一人一事，其用笔必不肯随时突出，处处草蛇灰线，处处你遮我映，无一直笔、呆笔，无一笔不作数十笔用，粗心人安知之。

写玉箫来，偏能写月娘早睡。夫新娶一妾，昨夜上吊，今晚西门拿马鞭入房。月娘为同室之人，乃高枕不问，其与西门上气不问可知矣。金瓶笔法，每以此等为能。

瓶儿出见众人一段，总是刺月娘之心目，使奸险之人，再耐不得也。而金莲如鬼如蜮，挑唆其中，又隐隐伏后文争宠之线。

内将金莲妬根用数语安下，又将瓶儿落套处一时写出，使看者不觉心醉后文，欲释而不能也。

写瓶儿来家，请客已完，必总叙得几庄横财，又将小厮一叙，此总煞之笔。盖上文至此，不得不一总，下文脱卸另写，不得不一总也。

李桂姐乃玉楼、金莲、瓶儿衬花样之人也。看其写玉楼后，即写一自院中醉归，为王婆邀往金莲处；至娶金莲后，即写梳笼桂姐数段。写子虚烧灵，又写桂姐；写看灯日，又写桂姐。今瓶儿已来，玉楼、金莲二人久已来，则衬花样之人，不一冷破，势必时时照应往院中去。本意借客陪主，却反致主为客累，奈何不为之败露哉？盖恐缠笔费墨，无了休也。而又为娼妓之假，刻骨描写，且为月娘复和作引子。文字之妙，往往不可以一端尽之也。

一百颗明珠，人人知为后一百回，作千里照应，不知果解

其必用此一百颗明珠，何哉？我为之逆其志，乃知作者惟恐后人看他的奇书妙文，不能放眼将一百回通前彻后，看其照应，乃用一百颗明珠，刺入看者心目，见得其一百回，乃一线穿来，无一付会易安之笔。而一百回如一百颗珠，字字圆活。又作者自言皆是我的妙文，非实有其事也。至于珠必梁中书家带来，结入月娘梦里，又见得人自靡常，物非一人可据。今张昔李，俱是空花，不特色本虚无，而百万金珠，亦无非幻影也。况梁中书之珠，其来亦本非梁中书之物，不知历千百人而至梁中书之手也。乃无何梁中书手中之物，又入瓶儿之手，瓶儿手中之物又入西门之手，且入月娘之手，而月娘梦中又入云里守之手。焉知云里守手中之物，不又历几千百人之手，而始遇水遇火，土埋石压，此珠始同归于尽哉。乃入梁中书手时，而前千百持珠之人，已烟消云散，杳无声形，及入瓶儿手，而梁中书又杳然桃花流水之人矣。子虚勿论，及入西门与月娘之手，而瓶儿又无何紫玉成烟，彩云易散矣。及入云里守之手，而西门之墓木可拱，孝哥、月娘又齐作梦中人。然则梦中做梦，又必有继云里守之手者。噫，一百明珠，作者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固欲为世点醒双珠，使一颗明珠为一顶门针关捩子也。寻常只以为瓶儿带来之物，可笑可笑。

写西门自瓶儿来后，收拾小厮是一段，教丫环清唱是一段，开铺面又一段，皆是失着处。如买小厮犹之可也，至于开铺面乃以金莲楼上堆药材，瓶儿楼上堆当物。夫以贮娇之金屋，作买卖牙行之地，已属市井不堪，而试想两妇人居处食息俱在于此，而一日称药寻当绝不避嫌，其失计为何如？乃绝不计及于此，宜乎，有敬济之蠹暗生于内，而其种种得以生奸者，皆托名寻当物而成。至月娘识破奸情，敬济犹抱当物而出。然则弄一得双，西门自失计，月娘之罪又当减等矣。愚人做事，绝不防微杜渐，坏尽天下大事，皆此等处误之也。

写西门数失后，又接对敬济说话一段，见得西门一味托大，不知以礼防闲，为处家者写一失计之样也。其数失处，又作伏数段针线：买小厮伏后文做官，教丫环清唱伏春梅正色一段，解当伏平安、吴典恩一段，堆药材伏弄一得双一段，嘱敬济则又总照后文。而百忙中，又为西门临死一言作遥对，见其至死不知敬济之为人。总之，愚而不读书处也。

第二十一回 吴月娘扫雪烹茶 应伯爵替花邀酒

此回文方使娶瓶儿事收拾干净也。然则又是将六人一一描写一番，而二十五回春昼秋千，犹是第二笔。则此回早已收束二十回，以赶文势至二十九回内，一齐结煞也。甚矣，作文固难，看文犹难也。看他用王姑子闲中一笑话，将六人俱提出，便知此回文字之主意也。

第一段写月娘，第二段写玉楼，而瓶儿、金莲二人，随手出落，娇儿、雪娥二人遥遥影写。而孟三姐特地另写上寿，见风光与众不同，至金瓶二人另结，见始合而终离也。

写西门、月娘和好是一段，玉楼主谋治酒又是一段，众人饮酒又是一段，内插敬济为元夜戏娇姿作引。李铭一来，伯爵二人一请，又为桂姐留后文地步。盖不看破，则西门势必又娶桂姐来家，而直冷落，又何以以为后文穿插点染之用，故又必为之留一地步。而西门之于桂姐，已断无娶之之情矣。文字经营惨淡，惟识其苦心，此是两段照应的文字，在烹茶传外者。后接写玉楼上寿，又将诸人后文俱用行令时自己说出。如金莲之偷敬济，瓶儿之死孽，玉楼之归李衙内，月娘之于后文吴典恩，西门之于一部《金瓶》一百回内，以月娘避乱，孝哥幻化，与春梅嫁去，守备阵亡作照。雪娥之于来旺，以及受辱为娼，皆一一照出，或隐或现。而昧昧者，乃以为六人行酒令。

夫作者吃饭无事，何不可消闲，而乃为人记酒令哉。是故金瓶一书，不可轻与人读。

月娘之于金莲进门不怒不怨，而于瓶儿进门乃深怨者，何故？盖金莲之先，未有金莲，而瓶儿之先已有一金莲也。有一金莲，而月娘亦为之怨，则金莲之妬可知矣。

月娘之与西门上气，由瓶儿故也。因瓶儿上气之由，又因金莲故也。则必欲写月娘与西门不和，总欲衬金莲之恶，而不尽尔也。观瓶儿问西门，有金髻髻没有？而西门之对乃带惭色，则大可知矣。盖西门利瓶儿之财色，而月娘又专利其财者也。夫利人之财，而人挟其财以来，虽不骄我，我已不堪矣。况乎上房，现收其三千元宝，几箱珠玉，彼虽不言，我已抱愧，兼之金莲在西门处一挑，月娘处又一挑，安得不老羞成怒，此又必然之势，月娘之心事也。然而瓶儿已来，倘不一写即收转来，则何所底止，又安得放手，写如锦如火之热闹也。故接手即写西门复和，月娘烹茶之事，盖收转之笔也。

写月娘烧香，吾欲定其真伪，以窥作者用笔之意，乃翻卷靡日，不得其故，忽于前瓶儿初来，要来旺看宅子，先被月娘使之送王姑子庙油米去，而知其假也。何则？月娘好佛，起先未着一笔，今忽与瓶儿来之第三日，无所不为，而先刘婆子，引理星，又其明鉴。然则烧香一事，殆王姑子所授之奸媒，而月娘用之而效，故后文纷纷好佛无已，盖为此也。况王姑子引薛姑子来后，瓶儿念断七经，薛姑子挽去，而月娘且深恼王姑子，是为薛姑子弄符水，故左袒之也。然则其引尼宣卷，无非欲隐为此奸险之事，则烧香为王姑所授之计，以欺西门无疑也。况此本文言月娘烧香，嘱云不拘姊妹六人之中早见嗣息，即此愈知其假。夫因瓶儿而与西门合气，则怨在瓶儿矣，若云恼唆挑西门之人，其怨又在金莲矣。使果有周南樛木之雅，则不必怨，既怨矣，而乃为之祈子，是违心之论也。曰：不然，

贤妇慕夫，怨而不怒。然则不怨时，不闻其祈子。曰：后文拜求子息矣。夫正以后文拜求之中，全未少及他人一言，且嘱薛姑子休与人言，则知今日之假。况天下事，有百事之善而一事之恶，则此一恶为无心；有百事之恶而一事之善，则此一善必勉强。月娘前后文，其贪人财，乘人短，种种不堪，乃此夜忽然怨而不怒，且居然麟趾关雎说得太好，反不像也。况转身其挟制西门处，全是一团做作，一团权诈，愈衬得烧香数语之假也。故反复睹之，全是作者用阳秋写月娘，真是权诈不堪之人也。

内金莲摸香球云，李大姐生了蛋了。闲闲一语，遂成生子之讖。

第二十二回 蕙莲儿偷期蒙爱 春梅姐正色闲邪

此回方写蕙莲。夫写一金莲，已令观者发指，乃偏又写一似金莲，特特犯手，却无一相犯。而写此一金莲必受制于彼金莲者，见金莲之恶，已小试于蕙莲一人。而金莲恃宠为恶之胆，又渐起于治蕙莲之时。其后遂至陷死瓶儿母子，勾串敬济，药死西门，一纵而几不可治者，皆小试于蕙莲之日。西门入其套中，不能以礼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纵其为恶之性耳。吾故曰：为金莲写肆恶之由，写一武大死；为金莲写争宠之由，乃写一蕙莲死也。

写蕙莲为瓶儿受害作一小小前车，其意已批前读法内，不另载。

上半写蕙莲，下半却是写春梅。夫于孙雪娥吃打后，虽略见一斑，实未尝正描春梅一笔。今日金瓶已同入花园，蕙莲又出，正好一顿住蕙莲，腾出笔来，放手一写春梅也。

写春梅必用骂李铭衬出者，何也？夫写春梅之心高志大气

傲，已随处写出。今必欲特特写出，则必用一因起一事方好。夫家中起因于小厮媳妇丫环中，则小春梅身分声价，若于敬济。则未描其骨格，先写其堕落矣。是用借李铭一衬，则春梅矜尚自许，圭角崖岸，夸大负气，数语皆见。而于前娇儿陷金莲，桂姐要剪发一恨，轻轻提出，见得蓄恨已久，无缘报复。今乘桂姐破绽败露，而李铭又适逢其会，遂使拚千年不报之恨，一旦机缘凑巧，此时不报更待何时，遂一发尽情不遗余力也。写怨恨之于人如此，作者固明明一线穿来，而看者只见其写春梅一面，不知其又暗结金莲一面。而后文娇儿于西门死后，盗财付李铭手，又必用春梅看见，可想。

第二十三回 赌棋枰瓶儿输钞 觑藏春潘氏潜踪

此回单叙蕙莲之怙宠也。夫主意单写蕙莲而用笔亦单写蕙莲，便成呆笔。上文金莲、玉楼、瓶儿、春梅，俱未呆写。后文若干人，亦俱未呆笔，此文又何肯呆写。则知赌棋枰，又不得不然之，生法穿插也。然而玉楼、金莲、瓶儿相聚一处，其消闲永昼，逐队成团，一堂春色，又不得不加一番描写，不必待秋千一回，方始总描之也。早于吃车轮酒时，一一描其胜满之极矣。过此数回，至生子后，则金瓶永不复合矣。故此处一描为万不可少。

觑藏春见蕙莲小人之底里皆动。而金莲潜踪已伏一势不两立之根。次早略使权术，遂使西门对蕙莲无以自解，而蕙莲之不心贴西门，已安一疑根。后文层层变卦，愈滋悲愤，遂致捐躯而不顾也。然则金莲之恶，已盈于不言之中矣。

写听篱察壁，固是金莲本性，而一听即着，愈使后文一步不肯松也。妬妇之不容人，大半怕人如此，又与翡翠轩作引矣。

后文写玳安，写贲四，皆描写蕙莲淫荡轻狂，以致人人皆知，为来旺醉骂之由也。又见轻佻浅露特特与春梅相反，以结果之不如也。

于未见金莲前，却横插一平安，一者映出蕙莲，一者为妬书童受报作伏，小人轻言取祸，往往如此。

（妇人道：“贼囚，一个天下人还有一样的。爹的银子怎的到得我手里？”玳安笑道：“我知道甚么账儿。”）〔夹批〕一路白描。

第二十四回 敬济元夜戏娇姿 惠祥怒詈来旺妇

此回总写西门庆治家愚暗之失也。上半写西门不能守礼防邪乱于未然。中段写月娘付理乱于不闻，一任妇女遥街行走，而西门亦止醉梦，一线不知，成何家范。下半写西门偏爱蕙莲，便不能统服众下，即惠祥失误点茶，固亦职分中事。使西门不与蕙莲勾搭，虽百鞭惠祥，有何闲说，乃只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夷之渐。作者盖深为处家者棒喝也，凡有家者识之。此回文字又特特于楼上赏灯作对，如言疑为公侯人家一语，遥照灯楼下一语，一字不差。蕙莲几个一回，与金莲登楼几个一回又遥遥作对。盖写蕙莲，原欲将其结果为瓶儿作履霜之戒，故又写一元夜，又到狮子街灯楼上。而蕙莲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莲之后尘，故又用几个一回字，特特遥照也。

写金莲递酒，必用西门庆自叫他去，且随即留敬济于众美中，不顾而去，宜乎双珠尽失，且又不全病月娘也。

敬济既戏金莲又挑蕙莲，见迷色者逢云即是巫山，遇水皆云洛浦。此等心事又不特西门一人，而渐渐心粗胆大，以至难制，皆西门失防之故也。

蕙莲看破机关，为后文金莲必欲妬死之因。盖以蕙莲之为

人有何涵养，眼中一事历久而不出者，只因惧怕金莲，不敢声扬。彼固自云等他再有言语到我们，我自有话说。然则蕙莲固必然将此意点明金莲。而金莲险人也，岂肯又如前番受雪娥、娇儿一挫之亏哉？固不惜昼夜图维，千方百计思所以去之，而天假其便，忽有来旺狂言，以中其计，行其术，必至于置之死地而后已也。然则窗外一觑，春风早为一付勾魂帖。蕙莲自为得意，不知其贾祸之机实本于此也。此又作者深著世情之险，危机触处皆然。人甚勿以拿人细处为得计也。看官每不肯于无字中想其用意，其妙意安得出。

上回金莲一觑蕙莲，已埋一妬根于自己腹内。此处蕙莲一觑金莲，又伏一恶刺于他人眼中。一层深一层，所以必死之而后已也。文字深浅之法，谁其知之。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看其写金莲、敬济处，写韩嫂儿，写贲四嫂，写长姐，写惠祥。夫写惠祥何以见其亦为末路写也？不见后文来保欺恩，以此日之惠祥与彼日之惠祥遥遥一照，即知天道报应处丝毫不爽。总之上文诸人皆完聚，下文又要出一雪娥之丑，露蕙莲之破。此日乃全胜时，不全胜时，又为之预先一照，匪特劝惩何在，亦何以为之文法哉。

狮子街，武二哥报仇之处，乃瓶儿又住此，王六儿又住此。今必令金莲两至其地，且蕙莲亦必至其地，真是作孽者每与死地相寻，面不肯一远，写尽作孽人矣。

第二十五回 吴月娘春昼秋千 来旺儿醉中谤讪

此回又是一小关锁也。夫上文烹茶传末，已于酒令中各写身分，可谓一小锁。而此文又锁，何哉？不知上文芙蓉亭，以及扫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大是费手，故又生一秋千，则春梅、蕙莲皆可与金瓶、月娘诸人齐肩并立，共占春风，毫

无乘车戴笠之异也。此系作者千秋苦心，今日始为道出，以告天下后世锦绣之才子也。

大书吴月娘春昼秋千。夫月娘，众妇人之首也。今当此白日，既无衣食之忧，又无柴米之累，宜首先率领众妾勤俭宜家，督理女工，是其正道，乃自己作俑，为无益之戏，且令女婿手挽画裙、指亲罗袜，以送二妾之画板，无伦无次、无礼无义，何惑乎敬济之挟奸卖俏，乘闲而入哉？天下坏事全是自己，不可尽咎他人也。

夫敬济一人西门家，先是月娘引之入室得见金莲；后又是月娘引之入园得采花须；后又是西门以过实之言放其胆，以托大之意容其奸。今日月娘，又使之送秋千以荡其心。此时虽有守志之人，犹难自必其能学柳下惠、鲁男子，况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济哉！又遇一精粗美恶兼收之金莲哉！宜乎百丑皆出矣。

金莲、瓶儿，西门夺之于武大、花子虚手中也。乃西门夺之之时，不肯少为武大、子虚计，至琴童、竹山，则西门不觉恨入骨髓，欲杀之欲割之，而心犹未释然。宋蕙莲，固蒋聪之妇人也，乃来旺奸之在前，而又借西门之力之财，以得之者也。且暗中已讨雪娥一节便宜，则今日西门之为主者固不是，而来旺又不肯少回其意，亦必欲杀欲割西门、金莲二人而方休。总之人情只知私于己，而不肯忠恕也。若肯忠恕于未谋人之先，则此恶必做作不出，即肯忠恕于已失着之后，犹可改过自修，庶可免祸患于万一。若西门一往不返，卒有丧身之祸。来旺一往不返，几有不保之戚也。噫，读此书者，于此处当深省之，便可于淫欲世界中，悟圣贤学问。

写西门之于雪娥既察其奸，就该逐之使去，不可令其停留一日，庶足令金莲、敬济暗地寒心，而亦处家之正道。即来旺于此，亦可少做，乃糊涂一打便休，毫无礼法。宜乎来旺之恶愈炽，而不数日，金莲之鞋已入敬济之手也。

第二十六回 来旺儿递解徐州 宋蕙莲含羞自缢

此回收拾蕙莲，令其风驰电掣而去也。夫费如许笔墨，花开豆爆出来，却又令其风驰电掣而去，则不如勿写之为愈也。不知有写此一人，意在此人者，则肯轻写之，亦不肯便结之。盖我本意所欲写者在此，则一部书之终始即在此。此人出而书始有，此人死而书亦终矣。如西门、月娘、金瓶梅、敬济等人是也。有写此一人，本意不在此人者，如宋蕙莲等是也。本意只谓要写金莲之恶，要写金莲之妬瓶儿，却恐笔势迫促，便间架不宽敞，文法不尽致，不能成此一部大书。故于此先写一宋蕙莲，为金莲预彰其恶，小试其道，以为瓶儿前车也。然则蕙莲不死，不足以见金莲也。写蕙莲之死，不在一闻来旺之信而即死，却在雪娥上气之后而死，是蕙莲之死金莲死之，非蕙莲之自死也。金莲死之固为争宠，而蕙莲之死于金莲亦是争妍，始争之不胜，至再三而终不胜，故愤恨以死，故一云含羞，又云受气不过。然则与来旺何与哉！

看其写来旺中计，而蕙莲云：“只当中了人拖刀之计。”与瓶儿见官哥被惊之言一样，不改一字。然则写蕙莲为瓶儿前车，为的确不易，非予强评也。

一路写金莲之恶，真令人发指，而其对西门一番说话却人情入理，写尽千古权奸伎俩也。然惟西门有迷色之念，金莲即婉转以色中之，故迷而不悟。倘不心醉蕙莲而一旦忽令其杀一人，西门虽恶必变色而不听也。是知听言，又在其人。

“风里言，风里语”，六字妙绝奇绝，天下事何事不在风里言语中哉！夫风何处不在，乃作恶者必欲袖里藏风，其愚不知为何如也。

观蕙莲甘心另娶一人与来旺自随西门，而必不忍致之远去。

夫远去且不甘，况肯毒死气死之哉。虽其死，总由妒宠不胜而死，而其本心却比金莲、瓶儿差胜一等，又作者反衬二人也。

蕙莲本意无情西门，不过结识家主为叨贴计耳。宜乎不甘心来旺之去也。文字俱于人情深浅中，一一讨分晓，安得不妙。

第二十七回 李瓶儿私语翡翠轩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

此回是金莲、玉楼、瓶儿、春梅四人相聚后，同时加一番描写也。玉楼为作者特地矜许之人，故写其冷而不写其欺淫。春梅又为作者特地留为后半部之主脑，故写其宠而亦不写其淫。至于瓶儿、金莲，固为同类，又分深浅，故翡翠轩尚有温柔浓艳之雅，而葡萄架则极妖淫污辱之怨。甚矣，金莲之见恶于作者也。

内以一月琴，贯翡翠葡萄二事，信乎玉楼之一人，又为金瓶二人之针线也。

必特写四人一番。盖四人皆作者用意特写之人，且四人者，一部之骨子也。故用描写一番。

内必用西门恼金莲一段，已伏后妒宠之根；几番怒骂之由，见瓶儿之独宠也。

凡各回内情曲小调，皆有深意，切合一回之意。惟此回内赤帝当权，则关系全部。言其炎热无多，而煞尾二句，已明明说出矣。

人知此回伏生子，不知其于扫雪一回，已伏生子之根矣。此处又明照出，亦如大丫头已出春梅，又于薛媒婆口中，再明说出，此是笔法暗对处。

内写西门心知金莲妒宠争妍，而不能化之，乃以色欲奈何之，如放李子不即入等情，自是引之入地狱，已亦随之。败亡出丑，真小人之家法也。

梁州序，上半截写玉楼、瓶儿；下半截写春梅、金莲。然玉楼自有一腔心事，寄在月琴，是身与会而心不然者。春梅又有一种心高志大，不肯抱阮作穷途之哭者。然则此日翡翠轩、葡萄架，惟李、潘二人，各立门户，将来不复合矣。

第二十八回 陈敬济侥幸得金莲 西门庆糊涂打铁棍

人知此回为写金莲之恶，不知是作者完一事之结尾，渡一事之过文也。盖特地写一蕙莲忽令其烟消火灭而去，不几嫌笔墨直截，故又写一遗鞋，使上文死去蕙莲，重新在看官眼中一照，是结尾也。因金莲之脱鞋遂使敬济得花关之金钥，此文章之渡法也。然而一遗鞋，则金莲之狂淫已不言而尽出；一收鞋，则蕙莲之遗想，又不言而尽出矣。

蕙莲原名金莲，今金莲得蕙莲之金莲，而必用刀剁之，是蕙莲为金莲排挤以死之恶，又于其死后为之再彰其愤，使金莲之恶不堪一提起也。

写打铁棍见西门为色所迷，而金莲已盘曲恶根，不可动摇，由此放胆行事，以致有敬济之事。然则月娘引敬济，西门纵金莲，由渐而成，乃有后文之事。甚矣，履霜之戒，为古人所重也。

此回单状金莲之恶，故惟以鞋字播弄尽情，直至后三十回，以春梅纳鞋，足完鞋子神理。细数凡八十个鞋字，如一线穿去，却断断续续、遮遮掩掩，而瓶儿、玉楼、春梅身分中，莫不各有一金莲，以衬金莲之金莲，且衬蕙莲之金莲，则金莲至此，已烂漫不堪之甚矣。葡萄架后，便是金瓶二人妒宠起头，直至瓶儿死，金莲方畅。此处却回顾蕙莲必用金莲以刀剁之。明写蕙莲一人，乃瓶儿前半小样，是蕙莲在前，如意在后，蕙莲乃瓶儿前车，如意乃瓶儿后车也。故蕙莲死，即接翡

翠轩；瓶儿死，即接口脂香，紧捷之甚。

第二十九回 吴神仙冰鉴定终身 潘金莲兰汤邀午战

此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来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

看他写众妇人出来看相，各各不同，月娘上来，众妾同观看。李娇儿自己过来。月娘叫孟三姐：你也相相，神仙即接着相。至于金莲不肯出来，必用再三推之方出。瓶儿是西门令其相。雪娥、大姐，是月娘令其相。夫大姐本非局中正经角色，因不便令敬济混入，则用大姐，盖大姐相而敬济之结果已过半矣。故此处不相陈敬济。

何以不便入敬济？盖西门之待敬济半以奴隶待之，故不入敬济；所以衬西门市井人待婿之薄而又特隐敬济，使文字有参差之致也。

上文既于前回红鞋之余波，引下金莲之作恶不厌，中劈空插神仙一段；下即接兰汤午战，见金莲毫无儆省悔过之心，而西门适听神仙贪花之说，即白日宣淫，见作恶者虽神仙亦不得化之改也。

西门必用子平风鉴，两番描出，又与众不同。

凡小说必用画像，如此回。凡金瓶内有名人物，皆已为之描神追影，读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应其言语动作之态度也。

（“请娘子走两步！”玉楼走了两步。神仙道：“口如四字神清澈，温厚堪同掌上珠。威命兼全财禄有，终主刑夫两有余。”）〔夹批〕一句丰采，二句性情，三句命运，四句作者

患难，所以云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也。

第三十回 蔡太师覃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因潘金莲生一宋金莲，又因潘金莲之遗失金莲，引出宋金莲之遗下金莲。潘金莲遗失金莲，入陈敬济手，宋金莲遗下金莲为西门庆收，则西门庆解潘金莲之金莲以与敬济，而敬济乃得金莲。宋金莲自解其金莲以与西门庆，而乃留为潘金莲快志之地，遂致失一金莲，而又得一金莲。且因既失复还之金莲，引出新做之金莲。因金莲新做一金莲，遂使玉楼亦做一金莲，瓶儿亦做一金莲。今此回春梅亦做一金莲，见得数人呼吸相通一鼻孔中出气，不谓一金莲之鞋，生出两回无穷文字。

朝廷赏太师以爵，太师赏人以爵，其受赏之人又得分其爵，以与其家人伙计，夫使市井小人皆得锡爵，则朝廷太师已属难言，况乎并及其市井小人之家人伙计哉！甚矣，朝廷太师之恩波，为可惜也。

一部炎凉书，不写其热极，如何令其凉极。今看其生子加官，一齐写出，可谓热极矣。

夫写其生子，必如何如何，虽极力描写，已落秽套。今看其只令月娘一忙，众人一齐在屋，金莲发话，雪娥慌走，几段文字，下直接呱的一声，遂使生子已完，真是异样巧滑之文。而金莲妬口，又白描入骨也。

官哥儿非西门之子也，亦非子虚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则谁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观其写狮子街，靠乔皇亲花园，夜夜有狐狸，托名与瓶儿交。而竹山云：夜与鬼交，则知其为鬼胎也。观后文官哥临死，瓶儿梦子虚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即子虚之灵爽无疑，则其为鬼胎益信矣。况翡翠轩瓶儿临月，而西门不知，可知非西门之子。子虚前年腊月

死，又二年六月方生官哥，非子虚之子又明。至于竹山，一经逐散之后，毫无一字提起，且竹山以六月赘瓶儿，内云：“赶了往铺子内睡”，则亦相好无多日，而使一度生子，当两月后逐竹山之时，竹山岂无一语及此。即使瓶儿自知，则嫁西门后，以竹山初赘算至四月内，已十月满足，即胎有过期者，而瓶儿能不于二月内自存地步乎？必待翡翠轩，方自己说明，是子虚之孽，乘乔皇亲园鬼魅之因，已胎于内，而必待算至瓶儿进门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为孽也。不然，岂如是之巧哉？盖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儿，隔三日方入瓶儿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岂非一日不多少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

（这潘金莲听见生下孩子来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径自去到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夹批〕总是现妬妇身说法处，白描入化也。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夹批〕八字写尽宋末之弊。

第三十一回 琴童儿藏壶构衅 西门庆开宴为欢

此回已伏瓶儿母子俱死之机也。何则？官哥生而书童始来，瓶儿死而书童即去，中间妬瓶儿兼妬书童，且内室乞恩，书童实附瓶儿，而三章约，金莲实走书童。然则写书童，乃又写瓶儿受妬之时，外更有一以色进身，入宫见妬之男宠以衬之，见金莲一妬而无所不用其妬。而藏壶一事，实为后三章约法之根，有如前读法内所云者也。

藏壶一事而三用之，一见玉箫之私书童，二见金莲之争闲气，三见西门之偏爱瓶儿、官哥也。

藏壶偷金二事，而于琴童竟不一问，于夏花则撝而且必欲卖之，其爱瓶儿处自见。

开宴内，却特用两太监说出三套词曲名色，将一部主意间架前后排场说尽。当极炎热时，如何插入冷调，然不于此处下针砭，又何以儆醒世人？故用二太监也。

月娘良家妇也，一旦妓者来认女，月娘当怒叱之不暇，乃反喜而受之，其去娼家几何哉！况桂姐乃西门梳笼之人也，其夫迷此人，贤者当劝其夫，即不贤者，毋宁拒此人，乃西门迷之而不能劝，已反引之于膝下以为干女儿，是自以鸨儿自居也。月娘真乃迷而不悟。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趋炎认女 潘金莲怀嫉惊儿

此回上半幅之妙，妙在先令桂姐、银儿家去，将诸妓一影，后用桂姐先来，银姐、爱香、金钏三人后来，三人先出去，桂姐独后出来。一路情节，遂花团锦簇之妙。夫必又写四妓何哉？盖于西门做官之后，其势利豪华，于别处描写便觉费手，看他算到必不止于一遭开宴，开宴正所以热闹。而开宴之热闹，止用诸妓乐工一村，便有寒谷生春、花添锦上之致。文字固有衬叠法也。

看他于前回席散，接后用伯爵二人，要早来代东，一过下，接手写一官席，下始插入认女正文，层次如画。官哥弥月，薛太监贺喜之拨浪鼓，却是后文瓶儿所睹而哭官哥之物。天下事吉凶倚伏，本是如此，又不特文字穿插伏线之巧也。

李桂姐此回是正文，银姐三人是陪客。然三人内，银姐又为解衣一回之线，爱香又为爱月之因，而玉钏又为隔花之金钏作引。固知一百回皆一时成就，方能如针线之联络无缝也。

桂姐认女之意，大半为争风一节，怕西门今为提刑，或寻旧

恨，再而作者于前，既为之露出丁二官破绽，一冷开去何必又收转来。不知西门好色，使能一窥其破绽，而即奋然弃之，犹是豪杰；惟是亲眼见其败露，而终须恋恋不舍，为其所迷，此所以为愚也。故桂姐、银儿、月儿，毕西门之生，未尝暂冷，而终西门之丧，杳然并去。西门在时，虽桂姐与王三官百丑皆露，而往来不绝。西门死后，无一是非，而诸妓作者亦绝口不提，即他妓亦另出名姓，非复此日之一班花柳也，可叹可省。

必写月娘收桂姐为女，总之欲丑月娘。见他一味胡乱处家，不知礼义，虽不同妓女之母而不知耻，而以此母仪型大姐，宜乎有后文之闹。总之丑月娘，更所以丑西门也。

爱香口中，既为爱月一抬身分，又为桂姐一照王三官。文字针线，逼真龙门。

百忙贺生子之时，即入怀嫉一事，见金莲于官哥之生，以及其死，无一日甘心也。妇人可畏如此。

第三十三回 陈敬济失钥罚唱 韩道国纵妇争风

韩道国一百回内结果之人也，其结果乃在何官人家。夫韩道国妻王六儿于财色二字不堪而沉溺者也。爱姐于财色二字不堪而回头者也。不堪所以有此书，不堪而欲其回头又所以有此书，故结以何官人，为凡世之不拘何姓人等作官人者劝也。故仍以何官人结，而此处于未出韩道国，先出何官人。因买何官人货，方寻韩伙计。然则财色二字，人自不能忘情，相引而迷于其中耳。故何官人之货，必云绒线。

写失钥罚唱必用还席作因，寻衣作引，一伏后文打狗骂潘姥姥之因，一伏弄一得双由寻衣服之引。

一路写金莲强敬济吃酒索唱，总是从骨髓中描出，溶成一片，不能为之字分句解，知者当心领其用笔之妙。然而他偏又

夹写瓶儿、春梅、潘姥姥、吴月娘、如意儿、官哥，总是史笔之简净灵活处。

金莲、敬济至一见消魂后，至此已几番描写。然而一层深一层，一次熟落胆大一次。总是罪西门、月娘不知防嫌。而此回又必写月娘，见其同席，而不早正，色以闲之也。

内必写月娘小产者，乃作者深恶妇人私行妄动，毫无家教，以致酿成祸患而不知悔，犹信任三姑六婆，安胎打胎，胡乱行事，全无闺范者也。又深讥西门，空自奸诈，其实不能出妇人之手，终被瞒过。何也？如月娘有孕七月，而一旦落去西门且不知。然则设十月生下，问之西门，当亦不知为何人之子乎？不知其孕，固属愚甚，知其有孕而并不问其何以不生出，天下人处家之昏昏者，孰有如此。亦如翡翠轩去生官哥，止一两月，然则私语时瓶儿之娠已七八月矣，西门亦未之知，其醉梦为何如！宜乎刘婆子与三姑得出入以肆其奸也。有家者，甚勿为色所迷。

王六儿与二捣鬼奸情，乃云道国纵之，细观方知作者之阳秋。盖王六儿打扮作倚门妆，引惹游蜂，一也；叔嫂不同席，古礼也，道国有弟而不知闲，二也；自己浮夸，不守本分，以致妻与弟，得以容其奸，三也；败露后，不能出之于王屠家，且百计全之，四也。此所以作者不罪王六儿与二捣鬼，而大书韩道国纵妇争风，谁为稗官家无阳秋哉！

又月娘小产必于王六儿将出之时，煞有深意。见六为阴数，先有潘六儿在前，后有王六儿在后，重阴凝结，生意尽矣。幸有一阳隐伏，犹可图来复之机，乃一旦动摇剥尽，不必至丧命一回，而久已知两六之为祸根。后死两六儿家，犹证果，非结因也。

王、刘、薛三姑子，三姑也。刘婆子，刘与六通，六婆也。写来遂令人混混，急切看不出，是其狡猾之才，偶记于此。

(韩道国：“……学生先一个行止端庄，立心不苟，与财主兴利除害，拯溺救焚，凡百财上分明，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夹批]太师之下有翟爷，翟爷之下有西门，西门之下有道国，一班如此兴利除害之人，可叹！

第三十四回 献芳樽内室乞恩 受私贿后庭说事

提刑所，朝廷设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看他朝廷以之为人事，送太师；太师又以之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而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门庆，实太师特以一提刑送之者也。今看到任以来，未行一事，先以伯爵一帮闲之情，道国一伙计之分，将直作曲，妄入人罪，后即于我所欲入之人，又因一龙阳之情，混入内室之面，随出人罪，是西门庆又以所提之刑为帮闲、淫妇、幸童之人事。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笔著此回时，必放声大哭也。

瓶儿，金屋之阿娇也。书童，外庭之小奴也，竟入内室绝不避嫌；饮酒说事，绝不明察。况瓶儿，妾也，妾有事不直致之于夫，而托外庭奴仆为之先容，其可疑处正不在求情说分上处，乃一味糊涂，岂齐家之正道！宜乎雪娥私来旺，知而留之，金莲私琴童，迷而不悟，以致养成敬济之大患，至死而不觉也。

欲写金瓶二人争宠处，于何处下笔？乃因书童，即插入平安，令其男宠中先有共相油盐酱醋之香串入金莲，遂觉一时情景如画。

写瓶儿一边热处，自觉金莲一边冰冷，不必身亲其地，而已见有难堪之情。作者之笔，真化工也。

第三十五回 西门庆为男宠报仇 书童儿作女妆媚客

此回单为书童出色描写也。故上半篇用金莲怒骂中衬出，下半篇用伯爵笑话中点醒也。

伯爵者，乃作者点睛之笔也。看他于此回内，描写书童一篇，曲曲折折文字只用伯爵一笑话明白说出，使通身皆现。诸如后文山洞戏春娇，西门恼桂姐心事，用伯爵数白话点明，如此等类不可胜数。故云伯爵，作者点睛之妙笔，遂成伯爵之妙舌也。

平安吃醋，固宜受祸，画童以听觑摇手，亦被牵连。内又插来安过舌，来兴作耍，贲四插科，终以玳安作收，固为书童怙宠作衬，实又借此为玳安一描身分也。席间必用伯爵打贲四一错，一者见伯爵荐人纯是贪利，于西门家毫未着意，小人心意，固是如此；二者见贲四一向赚钱，已露骄矜，宜乎有错。而王六儿即便上手，较之贲四嫂尚俟迟迟，故贲四先须让韩道国一着也。

希大一唱内，于赏男宠时，已露王六儿消息，此所以为希大也。然唱亦精绝。

末又于打灯笼一段闲情，照出金莲之恨，且收拾诸仆，借问棋童，使画童、琴童、玳安、平安，色色皆出，而独于问春梅时一语结出书童，使层层爆出之花，又层层收拢入来，真千古的史笔。可惜令之老死床下作稗官野史。悲夫，我当为之一哭。

第三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寻女子 蔡状元留饮借盘缠

此回乃作者放笔一写仕途之丑，势利之可畏也。夫西门市井小人，逢迎翟云峰不惜出妻献子，何足深怪。乃蔡一泉，巍巍

榜首，甘心作权奸假子，且而矢口以云峰为荣。止因十数金之利，屈节于市井小人家，岂不可耻，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恶之一人，而借此以丑之也。

安郎中，盖作者借之作陪客以结书童之余文也。盖此书每传一人必伏线于千里之前，又流波于千里之后。如宋蕙莲既死，犹余山洞之鞋等是也。今书童于上两回已极力描写，此处若犹必呆写，便非文理。若便置不写，文情又何突然无余韵。故于请蔡状元时用安郎中作陪，而令其有龙阳好，闲中又将书童点出余韵也。作者用意盖如此，看官知之乎？

（书童在旁歌唱，蔡状元问道：“大官你会唱红入仙桃？”书童道：“此是锦堂月，小的记得。”于是把酒都斟，拿住南腔，拍手唱了一个。）〔夹批〕又白描一曲。

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说嫁韩爱姐 西门庆包占王六儿

此回乃一百回作结之因也。夫爱姐不上东京，道国何由远遁？道国不远遁，又何由于大马头，遇守备府之陈敬济？爱姐不遇敬济，何由改过而守节哉？然则趋奉翟谦，犹是易解之意。

王六儿者，予固云效潘六儿之尤而特甚者也。然而撮合必用冯妈妈者，使看者眼中又时时不冷落瓶儿也。文笔之联络处如此，谁其知之。

王六儿与西门庆交，纯以利者也。故初会即骗丫头，再会即骗房子。

老冯，瓶儿之奶娘也，一旦得王六儿之些须浸润，遂弃瓶儿如路人。写此等人，真令其心肺皆出。

如买蒲甸等，皆闲写吴月娘之好佛也。读者不可忽此闲笔，千古稗官家，不能及之者，总是此等闲笔难学也。

第三十八回 王六儿棒槌打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此回入李智、黄三，总为西门死后冷处作衬，故先为热处多下附之人也。

棒打捣鬼者，盖欲撇开捣鬼，以便与西门往来也。然必写捣鬼有奸在先者，一画道国，一画六儿，一伏一百回路遇之筭，湖州养六儿，以成爱姐之志也。然此时，不一撇去，岂韩二竟忽然抛去旧情，不一旁视乎！故用王六儿以棒槌一闹，西门一打，庶可且收起捣鬼，至拐财远遁，用他着时，再令其来可也。

王六儿淫事必尽情写之者，盖本意欲于潘六儿之后，又写一尤甚者也。

潘金莲琵琶，写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而瓶儿处互相掩映，便有春光融融之象。迨后打狗畜猫，皆此时愤恨所钟，可知一家之怨恨，固非一日所成，稍有介意时，为之主者当预为调停，庶不至于深耳。彼西门乌得知？

打韩二必用棒槌，盖为琵琶相映成趣。然则琵琶之恨，亦无非争一棒槌耳。

第三十九回 寄法名官哥穿道服 散生日敬济拜冤家

此回专为佞佛邀福者下一针砭。

玉皇庙两番描写，俱是热闹时候，即后文荐亡亦是热闹之时，特特与永福寺对照也。

看他平空撰出两付对联一个疏头，却使玉皇庙是真庙，吴道官、西门庆等俱是活人，妙绝之笔。

玉楼因看道士做的鞋，便想其有老婆。金莲因道士老婆，

即想及尼僧汉子。王姑子，直欲不做和尚，而金莲又因尼僧汉子为和尚，想及和尚老婆为尼僧。然则官哥为小道士，瓶儿不几几乎与道士有嫌疑之瓜葛乎！世人每愚而不悟，一味佞佛邀福，仙佛有灵，当亦大笑。

内中如道士改孩子姓，花大不应称舅，皆极可笑事，而确是人情必有之事。作者特借金莲口中说出。

篇末偏于道家法事之后，又撰一段佛事，使王姑子彰明较著。谈一回野狐禅，与上文道事，相映成趣也。然而三十二祖投胎，又明为孝哥预描一影，则孝哥生几露而西门死几发矣，可畏哉！

玉皇庙寄名，接王姑子谈经，与后千金喜舍，接二姑子印经，又是遥对章法。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儿希宠 妆丫环金莲市爱

此回小文为下回愤深作引也。盖金莲之愤何止此日起，然金莲生日，西门乃在玉皇庙宿，玉皇庙却是为瓶儿生子，则金莲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儿时，月娘之言，西门之爱，俱如针刺眼，争之不得，为无聊之极思，乃妆丫环以邀之也。虽暂分一夕之爱，而愤已深矣。宜乎后文，再奈不得也。文字无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岂是信手写去者？

写月娘听王姑子之言，真写尽尼僧之恶，看者读此回后，不闭门谢绝此辈者，非人心也。

两段文字却两番夹写，如王姑子问月娘喜事一段，下夹瓶儿希宠一段，又写王姑辞去一段，又夹写金莲妆丫环一段也。章法井井不紊。

回末必写裁诸色衣服，照人双目，盖预为联姻卖富贵地也。

第四十一回 两孩儿联姻共笑嬉 二佳人愤深同气苦

上文生子后，至此方使金莲醋瓮开破泥头，瓶儿气包打开线口。盖金莲之刻薄尖酸，必如上文。如许情节自翡翠轩发源，一滴一点，以至于今，使瓶儿之心深惧，瓶儿之胆暗摄，方深深郁郁闷闷，守口如瓶，而不轻发一言以与之争。虽瓶儿天性温厚，亦积威于渐以致之也。

欲写金莲之妒必写两孩儿联姻者，见瓶儿之海妒者在官哥，乃不深自敛抑戒惧以处此，而更卖弄扳亲以起人妒。夫一孩儿，已日刺金莲之目，况两孩儿乎？宜乎官哥不能与长姐并长年也。不死其子，金莲不悞其心矣。

襁褓联姻，世俗之非，却用玉楼数语道尽世情，信乎！玉楼为作者自喻之人也。

第四十二回 逞豪华门前放烟火 赏元宵楼上醉花灯

此回侈言西门之盛也。四架烟火，既云门前逞放，看官眼底，谁不谓好向西门庆门前看烟火也。看他偏藏过一架在狮子街，偏使门前三架，毫无色相，止用棋童口中一点，而狮子街的一架，乃极力描写，遂使门前三架，不言俱出。此文字旁敲侧击之法。

门前烟火却在狮子街写。月娘众妾看烟火却挪在王六儿身上写，奇横至此。

文字不肯于忙处不着闲笔衬，已比比然矣。今看其于闲处却又必不肯徒以闲笔放过。如看灯，闲事也，写闹花灯，闲笔也。却即于此处出王三官，文字无一懈处可击，又善于掉空便入，便捷如此，真如并州快剪刀矣。

此回是描写豪华，恐无甚花样，故又用伯爵与二妓一派歇后语，作生色花样，又一样章法也。

百忙里，又写桂姐、银儿吃醋，人情无微不至。

第四十三回 争宠爱金莲惹气 卖富贵吴月攀亲

夫西门前得玉楼、瓶儿之财，虽为得财，却是色中之财，必用李智、黄四来一番描写动头，后文接入生涯，方是真正财来。故用伯爵，一如十分光中之王婆也。看其最后一回，叫李、黄二人买礼作为，便知仿佛。

金莲于藏壶联姻时受辱，西门怒骂，毫无一和缓。此回相争，比上数回语多而辞缓，又是一样闲闹。盖上文心急口急，不暇择语，故不顾触西门之怒。此回虽是相争，却一味以势利言之。西门之所以骄人者在此，故不觉听其言而笑也。描金莲正所以描西门，又不可不知。

必写乔五太太者，见西门以市井小人，一朝得志，便与大户联姻，犹心不足，不知彼皆皇亲国戚，视伊何啻鸩鸩之在蒿莱也。小人不知分量，十有八九。

写桂姐、银儿，俱认干女，盖骂世人认假子者为淫媚狗妓之流也。

看他一连写吴大妗子家一席女宴，接写请众官娘一席女宴，又接写会亲一席女宴，重重叠叠，毫不犯手，直是史公复生。

才生子便失壶，才结婚便失金，西门乃以为脚硬，私心起而祸福迷，此所以前知必贵至诚也。

官哥生而加官，长姐媳而进财，以合看失壶失金二事，又是祸福吉凶相为倚伏，不知又是绝妙章法。

篇末又将敬济等各人心事结果，于酒令中一描，不知是忙

中闲笔，又是闲中忙笔也。妙甚。

李三而黄却四矣，春光已不知归于何处，还金，言虽有黄金，亦难买此春光。失金，又言失却黄金，犹自可之俗语也。

第四十四回 避马房侍女偷金 下象棋佳人消夜

夫藏壶与偷金作遥对章法，下象棋与弹琵琶又作遥对章法。自生子后至此，欲将生子加官后诸事一总，以便下二回卜龟儿，用第二番结束也。章法之整暇如此。

藏壶为玉箫事暗描，却是月娘不严之罪。偷金固是娇儿事，然夏花复留，使家法不行，众婢无所惩创，又是月娘引邪入室之罪。盖夏花以桂姐留，桂姐、月娘收以为女儿者也，夫复谁尤？况桂姐辈，月娘常劝西门远之者也。欲其夫远之，而却亲以为女，其何以相夫，故受桂姐之逆，而乃迁怒玳安，是亦福建子误我之意也欤！

写桂姐，分明其姑之婢真赃实犯，犹有许多雌黄，强口夺情，可畏如此。人情不肯自责又如此。

金莲心事，每于愤怒处写之。瓶儿心事既不一言，何由写出？故又借银姐下棋，将海枯石烂，天长地久不言之恨，轻轻道出，文字之巧如此。

直至西门大哭之时，下象棋之恨方出。又至金莲撒泼之时，下象棋之恨又一出。赶至普净幻化，方冤仇如雪泼入汤内也。

第四十五回 应伯爵劝当铜锣 李瓶儿解衣银姐

自黄四等还金后至此文送桌面时，已隔无限文字，却倒序伯爵与黄、李二人赶到相会之说，似属脱节。上文看他只用正

值西门在前厅打发桌面一语接入，便使一枝笔如两边一齐写来，无一边少停一笔不写，文章双写之能，纯史公得意之法，被他学熟偷来也。

算利以金，是欲以金子动之也。即以金子转算又说之，是又以银子说之也。人情以贪而吞饵，伯爵岂能欺人哉，人自受欺耳。

一部内凡数书伯爵关目，如簪花饮酒等情，帮嫖追欢等事，皆是以色动人。后文山洞隔花、月儿处等戏，又是因其喜怒而吮舔之，如此回，劝当铜锣，方是特书以财而趋奉之也。究之其凡趋奉处皆以财，而此则以他人之财奉承之，以足李智、黄三之意。盖前此西门未提刑，可以嫖，则惟以嫖诱之。此后西门虽有时而嫖，然实不敢嫖，故以戏悦之。此回乃西门官兴正新，财念方浓之时，故即以财势蛊惑之，写趋附小人，真写尽了也。

内中一路写桂姐，有三官处情事如画，必如此隐隐约约，预藏许多情事。至后文一击，首尾皆动。此文字长蛇阵法也。

写银姐与瓶儿，一对无事干母子如画。月娘与桂姐一对有心的，又如画。

月娘认桂姐是初得官而心骄，不过悦桂姐之趋奉。瓶儿解衣是既得宠而心悲，欲俗银姐为消遣闷怀之人。故桂姐少拂月娘而即散，银儿至瓶儿死而终舍也。世之居权贵以自骄，与同辈争荣宠者，其各有趋附之人，当亦如是也。

此处所当之锣，乃于瓶儿死同穴丧礼内映出，真令人热肠冰冷。

屏风者，瓶儿也，一解衣银姐，则为银瓶，故老冯之踪迹，与瓶儿疏而不合矣。李三、黄四还金日，已寓不久之意。至此又一番透漏瓶沉消息也。

第四十六回 元夜游行遇雪雨 妻妾戏笑卜龟儿

此回自吴神仙后又是一番结果也。二十九回以上虽讲财，却单讲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虽亦讲色，却单讲财，故王六儿财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内事，接连两个人都在六月，如玉楼以六月娶，瓶儿亦以六月密约，应分明处却不分明的妙。此处言正月内事，接连自初九日，写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觉其板重，不必分明处却甚分明。

玳安、小玉，是一部结果，承继西门员外达之人也。此处以卜龟结束众人，却先点小玉、玳安之私，并以众丫环衬春梅之气骨。总是此回，乃结上起下之文也。要皮袄乃月娘、金莲终离之由，却已于此处安根，必用皮袄，盖欲于后文，既回顾既死之瓶儿，又掩映方张之如意，总收入月娘、金莲文中；再从王六儿处插入申二姐，挽合春梅，总欲于此番一闹，将众人都合拢来。死者生者一齐开交，特与翡翠轩四人一合作映，而已于此处安根，针线之妙，乃在一皮袄，与金扇明珠一样章法也。

卜龟儿，指月娘、玉楼、瓶儿三人，而金莲之结果却用自己说出。明明是其后事，一毫不差。而看者只见其闲话，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时一衬，其独出之致，前程若龟鉴，文字变动之法如此，否则一齐卜龟，不与神仙之相重复刺眼乎！

妙在吴神仙是相士之话，移此处不得。此处卜龟是卖卜老姬之话，移彼处不得。

此处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请四丫环，不用王六儿，却用贲四嫂，百忙里又为贲四嫂安线也。

第四十七回 苗青贪财害主 西门枉法受赃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连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头绪，写一苗员外与西门大官人作对儿。见苗员外以一刁氏而丧其身，况西门以如许妖孽随其左右，虽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死于来旺、来爵之手者，有幸有不幸耳。

刁氏，苗员外妾也，且可以杀身，况非己所有而据之乎。

写陈三、翁八之恶，衬起苗青。写苗青之恶，又衬起西门庆也。然则写王六儿、夏提刑等，无非衬西门庆也。西门庆之恶，十分满足，则蔡太师之恶不言而喻矣。一路写乐三嫂、王六儿、玳安儿、乐三、西门庆、夏提刑、平安、书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时忙忙碌碌，俱为一死囚之苗青，呼来喝去的使唤，甚矣财之可畏如此。

苗员外以财亡身，西门不以此为鉴戒，而尚贪其逆奴之赂，岂不计及来保等之观望乎！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戏赠一枝桃 走捷径探归七件事

平插曾公一人，特为后文宋巡按对照，且见西门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

写王六儿得银如画，写夏提刑得财又如画。至写西门庆得多金而不以为意，又衬西门平素之财也。

此回上坟，为西门传中一大总会。看他描写男客如许如许，又描写堂客如许如许，又写姬妾如许如许，特为清明节寡妇下根种也。

内于西门祭祖文中，偏又夹写金莲、敬济一段文字。忙中

闲笔，已屡言矣。然未如有此段文字丽极。

看他于本章后，接写七件事，一邪一正，特特刺人眼中，分外令人发指也。

来保探事亦可为能矣，不知特为后文背主负恩一回内势败奴欺主五字，预先下转语。见势未败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难测，有如此也。

写西门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写弄私情是旁文，又是正文。桃者，兆也，挑也，总是随处伏一挑剔，至花园之调，方不突然也。

第四十九回 请巡按屈体求荣 遇梵僧现身施药

此回叙二巡按之荣，却都是求荣者之地步也。总为西门生色，闲中点缀，董娇儿又为桂儿、银儿等一衬也。

玉皇庙，诸人出身也。故瓶儿以玉皇庙邀子虚上会时出，金莲以玉皇庙元坛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来送玉皇庙会分月娘叫大丫头时出。然则三人俱发源于玉皇庙也。至于永福寺，金莲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于其内，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讨结果，独于瓶儿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于此回内，已为瓶儿结果于永福之因矣。何则？瓶儿病以梵僧药，药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则瓶儿独早结于永福寺矣。故玉皇庙、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结。

后半梵僧一篇文字，能句句以现身二字读之，方知其笔之妙也。

施药必现身者有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第五十回 琴童潜听燕莺欢 玳安嬉游蝴蝶巷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内即安一梵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而必于诸人中先死二人者，见瓶之罄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渐渐热出来，此后五十回又渐渐冷将去，而于上四十九回插入，却于此回特为玳安一描生面，特特为一百回对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闲笔为玳安叙家常乎！

此回特写王六儿与瓶儿试药起，盖为瓶儿伏病死之由，亦为西门伏死于王六儿之由也。恐再着金莲一回中难写，故接手又写下一回品玉之金莲也。文字用意之处，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

瓶儿之死伏于试药，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看其特特将拨浪鼓一点，而后文观物之哭，遥遥相照矣。夫拨浪鼓一戏物耳，一见而官哥生矣，再现而官哥不保矣，至睹物之哭，乃一点前数回之金针结穴耳。其细密如此。

此回入一薛姑子，见万卉中有雪来说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此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于梵僧相对也。信乎此回文字，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笔墨，作下五十回结果之计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员外之因，何也？盖以前西门诸恶皆是贪色，而财字上的恶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则贪财之恶与毒武大死子虚等矣。而来保、韩道国自苗青处来，拐财同去，真是一线不差，天理不爽如此。篇末又为孝哥作引，写得如此行径，月娘之丑之恶，已尽情不堪矣。

第五十一回 打猫儿金莲品玉 斗叶子敬济输金

此回总写金莲之妒之淫之邪，乃夹一李桂姐、王三官之事，又夹一王姑子、薛姑子之事，便使一片邪淫世界，十分满足，又见金莲之行，实伯仲桂姐，而二尼之淫又深罪月娘也。

此回章法全是相映，如品玉之先，金莲起身来为月娘所讥，后文斗叶之先，金莲起身又为月娘所讥，是也。品玉时，以春梅代脱衣始，以春梅代穿衣结。斗叶子以瓶儿同出仪门始，以同瓶儿回房结，又是两两相映。黄安二主事来拜是实，宋御史送礼是虚，又两两相映也。

此书至五十回以后，便一节节冷了去。今看他此回，先把后五十回冷局的大头绪一一题清，如开首金莲两舌伏后文官哥瓶儿之死。李三黄四谆谆借账伏后文赖账之由。李桂姐伏王三官、林太太。来保、王六儿饮酒一段伏后文二人结亲，拐财背主之故。郁大姐伏申二姐。品玉伏西门之死。而斗叶子伏敬济之飘零。二尼讲经伏孝哥之幻化。盖此一回又后五十回之枢纽也。

梵僧为诸淫妇而现身，乃王六儿先试，瓶儿次之，金莲又次之，玉楼月娘又次之。然则春梅独遗宠爱乎？不知于金莲未试之先，已先写了春梅也。夫必写梵僧者，非此不能死西门也。必写金瓶梅之试之者，所以极其恶也。而王六儿独占头筹者，又为贪欲丧命地也。

桂姐必写其私接王三官，所以刺西门之愚也，必写为之东京求情，盖为上寿之引线也。夫东京上寿必用桂姐引者，所以点明桂姐一段公案也。何则？盖桂姐，西门月娘之干女儿也。作者本意写一趋炎认女之桂姐，盖特为趋炎认子之人写照也。趋炎认子，西门之于蔡京，固此类也。以类引类必用桂

姐，而为女为子之间，亦大可耻矣。况乎王三官又西门后日之假子也。以三官之假子，配桂姐之干女，又假兄妹干手足也。乃假子终奸干父之干女，而不知悔；干父且奸干子之亲娘而不知非。身以淫娼浪子为假子女而不羞，已且辱身败行，又假子于人，而恐不得，其狗彘之行，臭味本自相投。故此回必写桂姐，为下文东京假子之引，而上文必写桂姐之趋炎认女也。

上一回写瓶儿试药，为后文病源。此文又能于百忙中金莲品玉内写一打猫为官哥死案。文字精细之针线如此。

写一薛姑子，见得雪月落于空寂，而又一片冷局才动头也。

第五十二回 应伯爵山洞戏春娇 潘金莲花园调爱婿

篇首又找金莲后庭花一事，特与王六儿一扭同心，见二人同恶共济，以结此梵僧药之案，为后文同时死西门之地也。

桂姐自丁二官之后，西门久已疏淡，乃近复渐渐热落者，干女之故，则月娘不能相夫远色亲贤，甘于自引匪类入室，其罪何如？而西门为色所迷，明明看破虚假，却不能跳出圈套，故用伯爵之戏，以点醒西门之心也。

伯爵数回，说明桂姐之于三官，而西门乃即有山洞之淫，是其愚而不断，且自喜梵僧之药，欲卖弄精神，亦非有意于桂姐也。夫人之精神，值得几番卖弄哉。故沿至后文，惊爱月等事，皆一层层写入死地也。

为结文幻化，写一孝哥，为孝哥，写一薛姑子，用笔深细，固不必说，至于为一壬子，却写一庚戌日，为一庚戌日却写一官哥剃头，又先写一西门修养，后又赔写一廿四日。总之文字不肯直直便出，使人看出也。西门吃梵僧药而死其身，月娘服薛姑子药而亡其嗣，两两相对，真正一对愚人。

上回品玉，写一猫，此回又写一猫。上文犹是点明雪贼，

此回却明明写猫惊官哥，盖为后文作引，一伏金莲之深心，一见瓶儿之不能防微杜渐也。

金莲之于敬济，自见娇娘后，而元夜一戏，得金莲一戏，罚唱一戏，至此斗叶子一戏，乃于买汗巾串入花园之戏，方讨结煞，一见西门之疏，一见二人之渐，而处处写月娘，又深罪月娘也。

王婆于金莲袖内掏出汗巾，为西门作合。今敬济亦以汗巾作合，一丝不爽。

第五十三回 潘金莲惊散幽欢 吴月娘拜求子息

至此回方写金莲、敬济二人得手。而得手却在卷棚内，且惊散之后，又用西门摸着。总写西门之疏略，而又描金莲之惊魂也。

月娘求子，盖正对扫雪一回也。夫雪夜求子，明是怨愤，而借求子作勾挑之计，所以牢宠其夫。此回求子，方是真正求子也。然总与西门无相关涉，写尽继室之假，而观后撒泼一回，则求子又明是挟制之媒。

写孝哥来历，却详细如此，一者见名分之正，不似瓶儿，二者欲为幻化地，不得不为薛姑子药地。

扫雪烹茶由寒而渐暖也。因雪结胎，由热而归于冷也。且雪胎能无幻化乎！

孝哥胎而官哥病，结果之人出，而冤孽之人该算账矣。又官哥，子虚转世也。孝哥，西门转世也。本性一回头，冤孽已不住。然则暗中棒喝，明明示人，又此书之本意也。

写王姑子念经者，又为月娘，薛姑子一映，见月娘误于雪而空，瓶儿迷于色而忘也。

第五十四回 应伯爵隔花戏金钊 任医官垂帐诊瓶儿

此回俱是下文引子。盖伯爵戏金钊，明言遗簪坠珥，俱是相思隔花金串，行当入他人之手，是瓶儿未死已先为金梅散去一影。然瓶儿一死，亦未尝不有隔花人远天涯近意，是此一回既影瓶儿死，复遥影莲摧梅谢。若任医官，又为官哥作衬。见官哥不死，瓶儿尚可医。官哥死而瓶儿必死，子虚之灵不爽矣。

写王姑子处修经，一缴玉皇庙，一起永福寺，一衬西门、月娘、瓶儿之愚也。

花园中一令，明说西门豪华不久，如世所云风花雪月者也。而诸笑谈，又明说西门之得以肆其恶者，以有钱耳。总为财字一哭也。

写敬济、金莲一惊，盖为二人留地步也。夫不惊走，势必常寻闲空，而心胆一放，墙壁难瞒，敬济不能居于西门家矣。故用一惊顿住，留至西门一死，即接写售色东床，又不费手又有地步也。且因此可悟私琴童一回之文矣。欲为金莲私媾，不露马脚，于西门生时必须先写私仆露马脚，于金莲一来时，见金莲惩此一辱，便不敢十分放胆。必俟西门死，月娘烧香去，方败露尽情也。故写琴童特为敬济地耳。盖当日想时，不写敬济、金莲得手于西门在日，不足以形其奸。乃写其得手，而雪娥、娇儿在侧虎视，何以不败露，一败露而敬济能不作琴童之续乎？故用先写一琴童，以厌足娇儿、雪娥之心，以暗惊金莲之胆。又写一理星以迷西门之魄。又写一蕙莲死以灭雪娥之口，一春梅骂李铭以杜娇儿之谗。又写一月娘随处开端托大，然后敬济、金莲得终西门之身而不败。夫敬济不败，方可至西门死后，细细抽笔单单写之也。文字用地步如此，人乌知之。

又韩金钊，韩者，寒也，已是冷信特特透露，接写至爱月，乃岁晚寒深，温气全无矣。是又不可不知。

第五十五回 西门庆两番庆寿诞 苗员外一语送歌童

此回方正写太师之恶，与趋奉之耻，为世人一哭也。写桂姐假女之事方完，而西门假子之事乃出，递映丑绝。吾不知作者有何深恶于太师之假子而作此以丑其人，下同娼妓之流也。文笔亦太刻矣。

于见太师时夹写一苗员外，一时便写为假子者，千百不止也。总是丑诋之词，必云扬州苗员外，所以刺西门之心也。

赠歌童者所重在春鸿春燕四字也。言你正在胜时，岂知春去秋来，又有别人家一番豪华。旧日韶光易老，甚勿昧昧，及早回头，犹恐不及也。乃西门不悟必至死而方休，为后人之所深悲，比比然也，又不特西门一人而已。

写富贵必写至相府之富贵，方使西门等员外家市井之气，不言而出。

送鸿迎燕必接写在隔花一戏之后，正见上回，为透露冷字消息。此乃用“送鸿迎燕”四字以点其睛，示炎热有限，繁华不久也。

第五十六回 西门庆捐金助朋友 常峙节得钞傲妻儿

此回是财字一篇小结束。盖梵僧药以后乃极力写色的利害，此又写财的利害，为酒肉朋友柴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

西门捐金，人言彼不得朋友之报，不知其盗子虚之物，为捐金之费，比盗贼得平人财物而施人者，更加一等罪恶。盖我既盗朋友之财，何责朋友之负我哉！

二目已做完，又接叙水秀才一段。盖水乃冷物，今欲写西门氏冷落于七十九回后，而不露冷信于前数十回之前，不特无以劝惩，亦何以为之文字哉？然即写一水秀才来，则正炎热时，何以入此冷姓？而水秀才一来，文字亦必冷尽矣。故先提明水秀才，乃闲闲说出，又轻轻抹去，重复写一温字出来，言此时冷虽未冷，热已不热，惟此尸居余气以旦夕待死耳。故隔花一戏借韩金钏透出寒字，又借春鸿留春燕死透出春去秋深。此又以水温二秀才言不热之，渐将冷之，几层层文字，固自做开卷冷热二字，非真个有西门氏请代笔先生也。至后温秀才去而聂两湖代写轴文，已隐一冷水于内，故带水战冷已极矣。而西门死，伯爵祭文，方用水秀才，水字为冷岂不益信！

第五十七回 闻缘簿千金喜舍 戏雕栏一笑回嗔

此回单为永福寺作地。何则？永福寺，金瓶梅归根之所，不写为守备香火，则金莲亦不能葬此，春梅亦不来此。使只写守备香火，而西门无因，不几无因而果顾客失主乎？故用千金喜舍，总为后文众人俱归于此也。

如瓶儿死于梵僧药而药由永福寺，金莲、敬济葬于寺中，春梅逢月娘于寺内，而玉楼又因永福寺见李衙内，是众人齐归于此，实同散于此也。安得不特特写一重修之千金出于西门氏乎！

接写二尼印经，相映成趣，见不反本笃实，重伦好礼，虽千金之施，何益身命，只足为败亡之因。且岂但千金无益，即再舍些，亦不过如此而已，点醒世人无限。一笑回嗔，盖顺笔照管金莲、敬济，初得乎情事，又点明不能放胆，以为西门死后地步也。文字点染之妙如此。

写金莲、敬济情事，即于永福寺化缘之后，见金莲不知死

也。

第五十八回 潘金莲打狗伤人 孟玉楼周贫磨镜

此回将雪娥一点者，何也？盖永福寺已修整，众人将去而群芳凋，必寒信先至。故雪娥一夜西风而莲李杏梅皆有寒色矣。

林太太因月儿之荐也。故才写月儿，必云在招宣府中供唱来。

写爱月儿不言语者，见月儿适才受辱，全已归恨桂姐，故后日思所以陷桂姐者，不一而足也。文心深细如此。

打狗伤人，其恶故云妒瓶儿矣，乃并伤及其母。宜乎其死比瓶儿更惨也。至于磨镜非玉楼之文，乃特特使一老年无依之人，说其子之不孝，说其为父母之有愁莫诉处，直刺金莲之心，以为不孝者警也。我固云作者以玉楼衬金莲，至此益信。看其拿姥姥送来小米与磨镜者，其于姥姥之年老心酸肉痛无复依倚者，能不刺人心怀乎？甚矣，金莲之可杀，而凡不孝如金莲者，又皆可杀也。

必云磨镜者，盖欲金莲磨其恶念以存本心。而镜者，又以此镜彼欲其以磨镜之老人，而回鉴其母之苦情如一体而不异也。惊闺叶底，不一思量，尚能容于天地间乎？武二哥之刃磨砺以须者久矣。

玉楼，此书借以作结之人也。周贫磨镜，所以劝孝也。以此点醒孝字之意，以便结入幻化之孝也。千里结穴，谁其知之。

观磨镜文字，作者必有风水深悲，自为苦孝之人，而作此一回苦语，直结入一百回，孝哥幻化。总是此生此世，不能一伸其志于亲，为无可奈何之血泪也。

(磨镜的……老子道：“……只生他一个儿子，往后无人送老。有他在家，见他不成人，又要惹气，似这等乃老汉的业障，有这等负屈啣冤没处告诉，所以泪出痛肠。”)[夹批]负屈含冤八字，加之父母之心，直令天下不孝人攒心刺骨。

(老汉子道：“怎的不吃？那里有？可知好哩！”)[夹批]作者固借金莲以讽天下人，见逆如金莲，何尝良心灭绝。是知凡天下为人子者皆有此心，奈之何独独我不能尽孝哉！

(闲来无事倚门楣，恰见惊闺一老来。不独纤微能济物，无缘滴水也难消。)[旁批]哭尽天下父母。

第五十九回 西门庆露阳惊爱月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

夫官哥死而瓶儿死，瓶儿死而西门亦死。故访爱月见西门之岁月有限也。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日，过十五则缺矣。今爱月姓郑，犹云正爱好月，又早过十五日也。豪华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场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上文一路写官哥小胆，写猫至此方一笔结出官哥之死，固是十二分精细。乃于官哥临死时，写梦子虚云“你如何盗我财物，与西门庆？我如今告你去也”。二句，明是子虚转化官哥，以为瓶儿孽死之由，以与西门索债之地。二句道尽，遂使推唤猫上墙打狗关门，早为今日打狗伤人、猫惊官哥之因，一丝不差，甚矣，作者之笔真有疏而不漏之至理存乎其中，殆夺天工之巧者乎？然后知其以前，瓶儿打狗唤猫，后金莲打狗养猫，特特照应，使看者知官哥即子虚之化身也。

千金之舍，为官哥也。玉皇庙之讖，为官哥也。王姑子家之经，为官哥也。賁四所印岳庙所舍之经，为官哥也。子虚之账已勾销一半，至于瓶儿之死，为官哥也。然则瓶儿死后之费，亦在官哥账上算，实在子虚账上算也。墙头之物能存几何

哉？至苗青之物，以王六儿处来，即以韩道国去，且加两倍之利。玉楼之物得之杨家，失于李氏，屈指算去不差一丝，人亦何乐而贪人之财也哉！其如不省何？

何以知官哥为子虚化身也？观梦子虚云“如今我告你去也”。夫子虚已死数年，而何以不告，且必云如今我告你去。

“如今”二字，见以先我已来讨债作孽，至如今债已将完，孽已将成，只用一告便来捉淫妇奸夫也。明明在此，而自有金瓶以来，能看而悟其意者谁乎？今日彼我抉其隐而发之也。

第六十回 李瓶儿病缠死孽 西门庆官作生涯

此回小小一篇文字，见色欲有悲伤之时，钱财无止足之处，为世人涕泪相告也。

瓶儿之病因官哥，本因子虚。乃官哥未死子虚不来，是官哥即子虚。官哥既死，子虚频来，是子虚即官哥，而必写官哥在子虚怀中者，正子虚所以缠瓶儿之处，而瓶儿缠孽之因也。或人必执官哥在子虚怀中，疑为子虚乎？彼乌知着相受迷之故，而自己先着相受迷也。

官作生涯，见西门一片市井，全不改悔也。又为临死算本之时，预开账簿也。

此回文字开首将提面两事，轻轻叙完，下文接以一酒令，总括金瓶梅三人，并玉楼并爱姐、月娘，已为后文一番结束。上映吴神仙以及卜龟等文字也。且更以二清江引，为月儿作衬。而第一个又为金莲敬济一引，赶他去别处飞，又为春梅地也。故此回是过节，文中却插入关锁文字，神妙之至。

第六十一回 西门庆乘醉烧阴户 李瓶儿带病宴重阳

夫下一回，瓶儿方死；此回宴重阳，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写一烧阴户，且夹写一金莲之淫，是未写瓶儿之死机，先已写西门之死机也。何则？西门死时自王六儿家来，以及潘六儿继之，方死。今自王六儿家来，潘六儿继之，已明明前后对照，岂非死机已伏。故于伏西门死机之时，即夹写春梅发动之机。盖春梅别茂而西门已冷落于夕阳衰草矣。何以见春梅发动之机？曰：以申二姐见之。盖春梅固庞二姐也。二姐者，二为少阴，六为老阴，明对六儿而名之也。然郁二姐者，郁结其气于莲开之时也。今西门冷落已来瓶罄花残，其久郁之二姐，已将伸其志矣。故用人申二姐后文骂之，正所以一吐从前之郁。夫至春梅之气尽吐，将又别换一番韶华，而去日之春光，能不尽付东流乎！故西门亦随之而死，莲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此意于瓶儿未死之先，真是龙门再世。

欲写瓶儿之病，不能畅其笔意，则用写医，至再三，其讲病源，论药方，一时匆匆景象，则瓶儿之病，不言而自见，若人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的剥剥，到底写不出也。

写算命起数，固见忙迫光景，又为冰鉴卜龟作照也。瓶儿本是花瓶，只为西门是生药铺中人，遂成药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药投之。今又聚胡赵何任诸人之药入内。宜乎丧身黄土，不能与诸花作缘也。故以诸医人，相乱成趣。

（西门庆道：“韩夥计打南边来，见我没了孩子，一者与我释闷，二者照顾他外边走了这遭，请我坐坐。”金莲道：“他便在外边，你在家又照顾他老婆了。”）〔夹批〕刚写王六儿，的是王六儿。接写瓶儿，的是瓶儿。再接笔写金莲，又的是金莲，绝不一点差错，真是史笔。

(说道：“可又来，你腊鸭子煮在锅里，身子儿烂了，嘴头儿还硬，见放着不语先生在这里。强盗和那淫妇怎么弄耸耸到这咱晚才来家。弄的恁个样儿，嘴头儿还强哩。你赌个誓……论起来，盐也是这般咸，醋也是这般酸。秃子包网巾，饶这一抿子儿，也罢了。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罢，贼没羞的货，一个大眼里火行货子，你早是个汉子，若是个老婆，就养遍街台遍巷。”几句话说的西门庆睁睁的只是笑。)

〔夹批〕一路开口一串铃，是金莲的话，作瓶儿不得，作玉楼、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

(西门庆旋叫开库房，拿出一坛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来打开，碧靛清、喷鼻香，未曾筛，先搀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甑内筛出来，醇厚好吃，又不说葡萄酒。)

〔夹批〕金莲将谢矣，只觉自生子加官一回，直写至清明节，俱是冷气扑人。我最不耐读西门既死以后。我更不耐读西门未死以前。

(说你会唱四梦八空)〔夹批〕夫一梦一空，已全空矣。况一梦两空，天下安往非梦，亦安往非空。然而不梦亦不空，又不可不知。金瓶点题，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黄巾士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此回文字最是难写，题虽两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笔写去，内却前前后后，穿针递线一丝不苟，真是龙门一手出来，不敢曰又一龙门也。

如写瓶儿，写西门，写伯爵，写潘道士，写吴银儿、王姑子，写冯妈妈，写如意儿，写花子由，其一时或闲笔插入，或忙笔正写，或关切或不关切，疏略浅深，一时皆见。至于瓶儿遗嘱，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绣春、老冯、月娘、西门、

娇儿、玉楼、金莲、雪娥，不漏一人，而浅深恩怨皆出。其诸人之亲疏厚薄浅深，感触心事，又一笔不苟，层层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余力，又接手写其死后西门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灯绝后预先写其一番哭泣，不特瓶儿西门哭，直写至西门与月娘哭，岂不大奇！至其一死，独写西门一人大哭，真声泪俱出。又写月娘之哭，又写众人之哭，又接写西门之再哭，又接写月娘之不哭，又接写西门前厅哭，又写哭了又哭。然后将“鸡就叫了”一句顿住，便使一时半夜人死喧闹，以及各人言语心事，并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历历如真有其事，即真事令一人提笔记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曲折折，拉拉杂杂无不写之，我已为至矣尽矣，其才亦应少竭矣。乃偏又接写请徐先生，报花子由，报诸亲，又写黑书，又写取布搭棚请画师，且夹写玳安哭，又夹写西门再哭，月娘恼，玉楼疏，金莲畅快。及接写伯爵做梦咂嘴跌脚，再接写西门哭伯爵劝，一篇文字方完。我亦并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见其三段中，如千人万马却一步不乱。读此一回，谓世间有一史公生在汉世，吾不信也。

西门是痛，月娘是假，玉楼是淡，金莲是快。故西门之言，月娘便恼；西门之哭，玉楼不见；金莲之言，西门发怒也。情事如画。

伯爵梦簪折，西门亦梦簪折，盖言瓶坠也。点题之妙，如此生动，谁能如此。

（伯爵说：“我知道。”作辞出门去了。）〔夹批〕一路写伯爵夹在中间，仓皇忙乱，逼真帮闲，骨相俱出。

（那月娘由不得眼泪出，不一时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他。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夹批〕一段玉楼、金莲、雪娥，玉楼亦在二人之列，真错认玉楼，然玉楼与瓶儿莫逆，亦非所为，玉楼深浅得宜。总是玉楼深心，非

浅人可测。

(月娘打点出装绑衣服来，就把李瓶儿床房门锁了。)[夹批]大书特书月娘可畏可恨，令人不愿一见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险，百二十分狠。自墙头寄物后，不谓又有此一畅心之事于一锁门也。然为后要钥匙伏线。

第六十三回 韩画士传真作遗爱 西门庆观戏动深悲

这篇文字特特为丑西门无耻，与一班无耻逐臭者。然却又是一篇一气承上启下的文字。

传真观戏特特相对，盖为一百回地也。夫人死而曰真，假中之真何以谓之真，乃必传之。瓶儿之生，何莫非戏，乃于戏中动悲，其痴情缠绵即至再世，犹必沉沦欲海，故必幻化方可了此一段淫邪公案也。

写月娘叫敬济来家吃饭，虽闲闲一语，却写尽敬济在西门家，无人防微杜渐，日深其奸，与众妇女熟滑，而虽有金莲之私，无一人疑而指之也。看文当于闲处，信然信然。

篇内几段文字自首至吃饭、收家伙是一段，上回余文也。来保请画师来至小童拿插屏出门是一段正文。乔大户看木头至合家大小哭了一场是一段小殓文字。自来兴买冥衣等件，至打银爵是设灵一段。自与伯爵定丧礼至各遵守去讣，是派人一段。自皇庄内相送竹木，至七间榜棚，是搭棚一段。请报恩寺僧，是念经，每日两个茶酒，是开丧，自为两小段。自花大舅去至春鸿两个服侍，是下半日一段。至天明梳洗至第二日清晨为一段。夏提刑来是一段。吴银儿是一段。到三日念经一段。吊孝一段。大殓一段。题主一段。众人上纸一段。插入桂姐，首七和尚念经一段。插入吴道官送影来一段。午间众人上祭一段。过入观戏之脉，胡府尹上祭一段。郑月儿一段。晚夕众人

伴宿，正说观戏至末是一段，虽插三妓，然总是一段文字也。试看他于瓶儿一七，曲曲写来无事不备，无人不来，总为西门一死详略之间，特特作照，此回犹是第一热闹文字，不是冷局也。

观戏写春梅出色，写西门是正意，写金莲是畅意。写春梅盖为玉箫模神，非如别回写春梅；写金莲盖为如意露线，非如别回写金莲也。

戏中乃因寄丹青而悲。然而一线穿却，言其真如戏也。

必用玉箫女，两世姻缘记，明言玉箫之所以有此人，特为春梅而设也。何则？开卷出春梅，则以玉箫为大丫头而出之。至前出春梅，必云一玉箫一春梅，后文护短撒泼，必云玉箫过舌，然则吹放江梅者，玉箫也。吹散江梅者，亦玉箫也。至于书童，瓶儿生子始来，瓶儿一死即去，始终乎瓶儿者，非书童之始终乎瓶儿，乃玉箫合书童而始终乎瓶儿也。盖言箫与书合，为箫疏之风。瓶坠簪折，花事零落，东风恩怨，总不分明。故此回写西门悲，而下回即云私挂一帆风。

篇内写花子由夫妻重孝直是没理到极处，却是遥照武松。至于子由叫姐夫更奇。

先写银儿，再写桂儿，再写月儿，此处将三人一总。

瓶儿，妾也，一路写其奢侈之法，全无月娘，写尽市井无礼之态。

玉箫、小玉，皆月奴婢也。而月娘皆不能防闲，令其有私，月娘之为人可知，作者之罪月娘亦可知。

上祭者，吴大舅、刘学官、花千户、段亲家，相连成文，言如此行丧礼，目无月娘也，留与人学说谈论也，花费了西门庆也，断绝了以前所攀之亲家也。闲笔成趣《玉箫记》，却用小玉推玉箫，一笔作两笔用，总罪月娘也。

看戏，既写众男客，又写众女客，总为西门死作衬，总是

闹热，不是冷淡，又与生子后、上坟文中遥对。

第六十四回 玉箫跪受三章约 书童私挂一帆风

人知春梅为四女乐中第一人，不知作者已先极力描写一玉箫也。盖瓶者，养花之物，而箫者，歌舞之器，悲欢皆可寄情于中。故生子加官，必写玉箫失壶，而私书童于此起，盖藏淫佚之调于箫中欢也。瓶儿一死，即使奸情败露，书童远去，是藏离别之调于箫中悲也。此是作者特以箫声之悲欢离合，写银瓶之存亡，为一部大关目处也。

玉箫必随月娘，是作者特诛月娘闺范不严，无端透露春消息，以致有金莲、敬济、雪娥等事。故以玉箫安放月娘房中，深罪月娘也。

三章约者，了作者自言。此后半部皆散场之词，所为离歌三叠而烟水茫茫云者，正渭城之景也。夫极力写金瓶梅三人，今死其一矣。已后自然一一散去，不再出一笔写其合聚来也。故此处以玉箫三章约一点明之。

瓶儿死而书童去，春鸿去而春梅别，两两相映，盖送归鸿而为梅开之候，瓶儿坠而琴书冷矣。故瓶儿与书童一时并宠，而藏壶必用琴童也。

玉箫入金莲手中，虽为梅开之兆，然试以金莲所品之名思之，又月娘之所必争者也。故后文撒泼以玉箫话起。

月下吹箫，玉楼人悄，莲漏频催，春梅映雪，一瓶春酒已罄，此时此际，琴书在侧，不忍作送鸿迎燕之句，真大难为情，故用作书以消遣也。此又作者之心。

篇内接叙二太监讲朝政，盖为下文引见朝房地也。

（玉箫赶没人起来，暗暗走出来，与书童约了，走在花园书房里干营生去了。）〔夹批〕春梅，月娘婢，而后文如彼。

今玉箫，月娘婢也，又如此。后小玉，亦月娘婢也，而后文如彼。月娘之为月娘，其闺范何如哉？

第六十五回 愿同穴一时丧礼盛 守孤灵半夜口脂香

瓶儿死于九月十七，西门庆于正月廿一，屈指才三个月，子虚亦灵矣。后文看其明明一日日叙去，便又有如许文字，而又止是三月中的事，一丝不紊。

此回自二七做起，乃是吴道官念经，一结玉皇庙。

此回插孟锐，总是忙忙写分散之局，故早伏后线也。黄宋为市井小人之妾上纸，其卑污不必言矣。然夹写请黄太尉，盖为后文引见而言也。夫引见朝房，又为一百回逃难避兵而言也，总是匆匆欲结又不能匆匆即结，文字有一定起结如此，而不尽尔也。瓶儿死春梅未即出头，固应写金莲结果。今看他不写金莲结果，先找足金莲出身。夫金莲出身者，王招宣府中婢也。欲恶招宣必恶其妻子，使其子若贤必能化其母，然使其媳若贤亦必能劝其子。今欲写招宣之妻子不贤，而不先写其媳之父，亦属权奸，则招宣之妻子固应为金莲受报，而其媳又何辜受招宣妻子之累哉？故必先写六黄太尉误国殃民如此，言其女应如此报，而不受污西门，亦天幸耳。作者恶金莲并及其出身，固矣，及并及其出身处之人之媳，则恶金莲为何如哉。

丧礼胜，看他先写破土，又写请地邻，乃写十一月辞灵，又写发引。至于发引，看他写看家者，写摆对者，写照管社火者，写收祭者，写送殡者，写车马，写轿，写起棺，写摔盆，写社火，写看者，写悬真，写出头，写在坟前等者，写点主，写回灵，写安灵，许多曲曲折折，总为西门一死对照。然却一语过到守灵，不知不觉，真神化之笔也。

如意儿者，如意原为插瓶之物。今瓶坠而如意存，故必特

笔写之。写如意所以写已死之瓶儿也。况瓶儿已死，即西门意中人而奶子如之，所为如意儿也。总之为金莲作对，以便写其妒宠争妍之态也。故蕙莲在先，如意儿在后，总随瓶儿与之抗衡，以写金莲之妒也。

如耍狮子必抛一球，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蕙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球之的也。

（先生还不知朝廷如今营建艮岳，敕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由山东河道而来，况河中没水，起八郡民夫牵挽，官吏倒悬，民不聊生。）〔夹批〕言之惨然泪落。

（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内捧出一对金段，一根沉香，两根白蜡，一分绵纸。黄主事道：“此乃宋公致赙之仪。”）

〔夹批〕宋御史祭，祭十四。一路写诸人上祭，接接绪绪，令人眼迷五色，却是层层次次，若开祭账，非龙门何处下手。又见瓶儿死时之热，至西门死只用几笔点染，便冷热相形不堪，真是神化之笔。

（西门庆听了此言，说道：“学生权且领命。”因令玳安、王经接下去。问备多少桌席。黄主事道：“六黄备一张吃看大桌面。宋公与两司，都是平头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应乐人自有差拨伺候，府上不必再叫。”）〔夹批〕插入请太尉一段，盖因一路写祭，写吊，重重沓沓，繁冗之极。接手即叙出殡，又是一篇繁冗文字，可为手底忙极，看他偏要逞十二分才，于忙中再加一事，更忙得不堪，真是文河学海不足以喻其宏大也。

（后边花大娘子与乔大户娘子，众堂客还等着安毕灵，哭了一场，方才去了。）〔夹批〕自瓶儿死至此，剥剥杂杂，至此无一停笔，可为极尽笔墨之致矣。看他偏不穷尽，接手又写藤芜城中一篇恨赋，不为之才子，吾不信也。

(西门庆打发伯爵去讠，进入后边，只见吴月娘说：“賁四嫂买了两个盒儿，说他女儿长姐定与人家，来磕头。)”〔夹批〕偏有闲笔，真闲得极矣。却又是文锦中一时花样，则又忙笔也。

(教坊伶官递上手本、奏乐，一应弹唱队舞各有节次，极尽声容之盛，当筵搬演《裴晋公还带记》。)[夹批]晋公能使唐室中兴，削平强镇，虽令总戎跪道，不妨于礼。今黄太尉因花石而劳民动众，上误天子，下误苍生，演晋公事，所以深愧之也。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书致贖 黄真人发牒荐亡

此回写瓶儿一梦也。乃胡知府、周守备、荆都监以下武官，李知县以下文官，又宋御史、黄主事、安郎中、翟管家，色色皆来，特与西门一死相映。夫瓶儿与西门之死，不阅三月，而冷暖如此，写得世情活现。

写黄真人者，盖深恶金莲也。写恶如瓶儿，犹可忏悔，非如金莲之不能超脱也。

翟谦寄书云：“杨提督卒于狱。”盖结西门之豪华也。何则？西门之通蔡京，以陈洪与杨家亲也，今杨提督死，而西门无所事恃矣。况杨提督被劾，而瓶儿别嫁，今瓶儿死，而杨提督亦死，又是一大章法。

上回既出力写瓶儿一死，使此回即接手写别事，不特情事突然，而上文亦俱属写之无益。何则？盖瓶儿之死非一朝一夕，可以结过不提之人之事之文字也。然则此回如何重新复做瓶儿之死，看他用某人祭某人吊，并黄真人如何发牒，如何作法事，总是一篇敷衍文字。故不嫌层层描写也。

(黄真人下高座，道众音乐，送至门外，化财焚烧，箱库

回来齐功圆满。)〔夹批〕一路写来总是皮毛做作，而黄真人乃道君供养之人，今西门请之，一大半为名，故写黄真人不过侈张其虚文而已，所以深讽道君也。

第六十七回 西门庆书房赏雪 李瓶儿梦诉幽情

月娘扫雪，至此又写赏雪。夫前雪为春前之雪，一层层热了来。此回为腊底之雪，一层层冷了去也。因写诸花，固用雪为起结。

瓶儿初来，月娘扫雪；瓶儿一死，西门赏雪，特特相映。忽插爱月，又为踏雪访相映也。夫爱月必踏雪访，盖言冷将至也。雪月下无他花，惟待春梅矣。

接言黄四，盖为后爱月家楔子也。爱月儿又为王招宣林氏楔子也。林氏又为金莲故也。总是金莲一人文字。

篇内借行酒令，明明点出扫雪前文。观伯爵云“头里小雪后来大雪”可见。

此回瓶儿之梦，非结瓶儿，盖预报西门之死也。至何家托梦，方结瓶儿。

篇内写金莲戴金赤虎分心，盖特为瓶儿初来一照。而情感一回后接云，打金满地娇九凤甸儿，盖已为此回瓶儿梦中初醒之金莲作地。其笔力之强健为何如？

伯爵生儿，特刺西门之心，又为孝哥作映也。

叙孟二舅，人知伏脉，接叙敬济陪坐，乃所以伏脉也，人乌知之。至于问孟锐年纪，却是为玉楼点睛，人又乌得知之。盖言玉楼正当时，而非将残之杏，为嫁衙内作地也。

篇末将玉皇庙，报恩寺、永福寺一总。夫玉皇庙皆起手处也。永福寺皆结果处也。至报恩寺，乃武大、子虚、瓶儿念经之所，故于此一结之，是故报恩者，孝字也。惟孝可以化孽，

故诸人烧灵必用报恩寺，而结以孝哥幻化。然则报恩寺，又是玉楼、孝哥二人发源结果之所也。

（温秀才道：“南老说差了，犯了两个雪字，头上多了一个雪字。”伯爵道：“头上只小雪，后来下大雪来了。”）

〔夹批〕映后文，却是映扫雪前文。将此回文字真与扫雪一回对针一拢，可知此书上半部全是照下，下半部全是映上也。

（西门庆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来赶热被窝儿，你这狗才到底占小便宜儿。”又笑了一回，那应伯爵故意把嘴嘟嘟着不做声。）〔夹批〕一路白描，曲尽借债人心事。

第六十八回 应伯爵戏衔玉臂 玳安儿密访蜂媒

此回特写爱月，却特与桂姐相映，见此时有月无花，一片寒冷天气也。始郑鹁出迎，何异李鹁爱香出迎，何异李桂卿伯爵帮衬，不减昔日李家之伯爵。此日之架儿犹是昔日之踢行头者。盖写一月姐又特特与桂姐相犯也。

桂姐后有瓶儿之约，月姐后有林氏之欢，又遥遥相映。

王姑子与薛姑子一嚷，则上文印经、遗嘱、念经，月娘与金莲前后吃符药，一总结住。下抽笔单写金莲，为壬子日相争之线也。然则二尼又起衅之由欤！

前后回内，凡写黄安诸人来拜，必用西门赴席时夹写，盖诸人来拜，无非衬西门之热，即几回央烦摆酒，亦无非衬西门之趋奉，非意在诸人也。意不在之人而必写之，见用为衬叠花样之人，故不妨夹写，然必夹写乃能衬出也。

桂姐文中踢行头何等热闹。架儿等人，此回却用一喝即散，盖月儿此回过线，下文即拿聂越儿等人也。月儿与银姐合伙，而伯爵一戏，即用葵轩数语点明一部内写诸娼妓之故。盖辱西门庆、月娘，与娼妓鹁儿忘八皆声应乞求也。

伯爵戏衔玉臂，与出洞一戏遥遥相映，却自是两样心事。桂姐愈见其疏，月儿愈见其密也。

桂姐家必着丫头看西门出院，恐往吴银儿家去。月儿亦必叫郑春送西门到家，两两遥对，盖信此文与桂姐相犯，盖月姐亦恐到银姐儿家也。

桂姐为月娘之女，月下桂也。今月儿夺桂儿之宠，引林氏之媒，明言桂已飘零，月非秋月，盖雪后之明蟾，独照空林，大是凄切之情。

玳安儿，蝶使也，于蝴蝶巷一映出，于此处访蜂媒，又一映出也。

（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时，我在家请了四位师父念了半个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往日儿不对我提，你就对我说，我还送些衬施儿与你。”那王姑子便一声儿不言语，讪讪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嚷去了。）〔夹批〕观此知月娘非真好佛，乃明知其假而资为烧香安胎诸奸计请教他耳。妇人中真有此等权诈奸险者。

（西门庆悉把安郎中来拜，留饭之事说了一遍。须臾郑春拿上茶来，爱香儿捧了一盏递与伯爵，爱月儿递与西门，那伯爵连忙用手去接说，“我错接”，只说“你递与我来”。）〔夹批〕白描，都为月儿起花。

第六十九回 招宣府初调林太太 丽春院惊走王三官

此回特与金莲出身处说报应，则西门之因果，不问可知矣。

夫李桂儿，西门之表子也，乃王三官私之，其气固不必言。今忽得一人指引，即无林氏，已有差人拿访之势，况乎林氏嘱之，为一举而两得乎？此西门一生快意事也。夫快意至

此，其为愿已足，宜乎死期迫之矣。末找伯爵又为十弟兄一描。

林太太之败坏家风，乃一入门一对联写出之，真是一针见血之笔。

月儿宠而李桂姐疏，又遥与瓶儿金莲相映。

林氏以告引诱三官之人为由，以通西门。然则三官卖了母，林氏又卖了子也，西门之假子，自应此等人做。

西门通林氏使不先压倒王三官，则必不能再调，且必不能林氏请过去，西门请过来。今看他只向林氏借话，便一过入王三官求情，则三官不折自倒，而一任林氏与西门停眠整宿矣。齐家必先修身，信然。

末写与桂姐疏淡，却是月儿告西门引入林氏之本意，西门在其局中矣。

第七十回 老太监引酌朝房 二提刑庭参太尉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

又入何太监何永寿，见何者不可苟延岁月，而必以财色速之也。夏延龄、何永寿，又特为西门下针砭也。夏延龄，实始终金莲者也。盖言莲茂于夏而龙溪有水，可以栽莲。今夏已去而河空流，虽故趾犹存，韶光不是，眼见芳菲全歇，惟残枝败叶摇漾秋风，支持霜雪耳。故賁四嫂必姓叶，而带水以战情郎。且东京一回之后，惟踏雪访月而叶落空林，景物萧条，是又有賁四嫂、林太太等事也。此处于瓶儿新死，即写夏大人之去，言金莲之不久也。用笔如此，早瞒过千古看官。我今日观之，乃知是一部群芳谱之寓言耳。

接连二本，又与曾御史，与蔡京本相映。

太监引酌又几乎排挤翟管家矣，看其用笔处自见。此回写一太尉夹叙众官，只觉金貂满纸，却不一犯手重复。又只觉满纸奸险不堪入目之态，宋末固应如此。写出太尉独谢何永寿之礼，则太监之势可知，则西门附太监之荣又可知。总是以客形主也。

写西门自加官至此，深浅皆见，又热闹已极。盖市井至此，其福已不足当之矣。

此回写诸官员，真有花团锦簇之妙。

第七十一回 李瓶儿何家托梦 提刑官引奏朝仪

此回托梦，方结住瓶儿。下回虽时复照应瓶儿，乃是点染，非真结也。此回瓶儿已结，看其写袁指挥家便见。

篇末写风，夫前酒令内写风花雪月，但上半部写花写月写雪，并未写风。今一写风而故园零落矣。故特特写风，非寻常泛写也。然而此书亦绝无一笔泛写之笔。

此书以玉皇庙、永福寺作起结，而以报恩寺作关目。今忽写相国寺、黄龙寺，盖为前后诸寺作点睛也。

写何太监送飞鱼袋，真是末世无礼之极。

写朝散，只用十二象不牵而自走，便将朝散写得活现，真是一笔胜人千万笔。

上文参太尉，此回引奏一篇冠冕文字，偏又夹入瓶儿托梦，王经解馋，真是矫健不由人意料处。

上回已极力写太尉，此回若再写朝罢、复参，便嚼蜡矣，故只用知印，拿印牌来一照，便生动之极，且随手收拾，只用又过一夕，又挂了号，又辞了翟管家，使上二回无数文字，三“又”字一齐收拾干净，真是史中妙品。

朝见必用拜冬，又映瓶儿十月死期，又出改重和元年，映西门明年正月死期也。

又重和元年，直照开讲政和年间四字，是一部书大照应，大起结处。盖政和叙起热字，重和接写冷字，一百回大书，固应有许多对峙关目也。

又春梅，下半部书之枢纽也，故必写拜冬，一阳生而梅花之消息动矣。故下文即频以玉箫吹之也。

自前回至此回，写太尉，写众官，写太监，写朝房，写朝仪，至篇末忽一笔折入斜阳古道，野寺荒碑，转盼有兴衰之感，真令人悲凉不堪，眼泪盈把。然黄龙寺又寓言起风之源，言西门精髓将枯，肾水已竭，不能生此肝水，血不聚而风生黄龙之府，四肢百骸，将枯朽不起矣。故下文西门死，必云相火烧身变出风来，盖为此也。泛泛观之，乌知其寓意之妙。然则，相国寺又相火之寓名欤！僧名智云可见。

写设朝是一番笔意，散朝是一番笔意，总非小字辈所能梦见。

永福寺众人托生，乃于此处先轻轻提出一袁指挥，真是云外神龙忽露一爪，令人不可拟议其妙。

第七十二回 潘金莲殴打如意儿 王三官义拜西门庆

夫金莲之妒瓶儿，以其有子也。今殴打如意，亦是恐其有子，又为瓶儿之续。是作者特为瓶儿余波，亦如山洞内蕙莲之鞋也。

上文写如许谄媚之奸臣，此回接写金莲吃溺，真是骂尽世人。

王三官阉桂姐，与西门争衡之人也。乃一旦拜为干父，犹贴其母，则西门之畅意为何如。夫天道畅发于夏，即有秋来，

况人事哉！此西门将死之兆也。

西门拜太师干子，王三官又拜西门干子，势利之于人，宁有尽止，写千古英雄同声一哭，不为此一班市井小人哭也，其意可想。

百忙里即收转李铭者，为后娇儿拐财作地。

写月娘严紧门户反衬西门死后疏略，真是不堪无礼之至。

处处以玉楼衬金莲之妬，固矣，然处处必描玉楼慢慢地走来，花枝般摇战的走来，或低了头不言语，低了头弄裙带，真是写尽玉楼矣。

写西门告月娘露机为翟管家埋怨，却用月娘几语一衬西门疏略，一衬月娘有心也。

写伯爵必用十二分笔，描其生动，处处皆然，又不待此回之鹊叫也。

写安枕来拜，处处在西门饮酒赴约之时，盖屡屡点醒其花酒丛中，安枕无忧，不知死之将至，正是作者所以用安枕一人，入此书之本意也，故安郎中乃念经时之木鱼必随时敲之，方是用他得着也。

上回月娘扫雪时诸人已全合拢，却用玉楼上寿一总，观其酒令便知；此回安枕送梅花来，春梅将吐气，诸人将散，又用玉楼生日一总，信乎玉楼为作者寓意之人，盖高踞百尺楼头以骂世人。然而玉楼生日特接下一回畅写之，盖为清明之杏，特特出落而作嫁李公子地也。

四盆花，红白梅花，为弄一得双之春梅作照。茉莉者，不利也，苹夷者，新姨也，盖不利金莲也。

写王三官丑绝，总是为假子骂尽也。

（如意道：“正经有孩子还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儿！”这金莲不听便罢，听了心头起火，粉面通红，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头发扯住，只用手打他腹。）〔夹批〕是仇极处，却是痴

绝处，天下有瓶儿房中鸡犬皆能生子者哉！写妬妇真写至骨。

第七十三回 潘金莲不愤忆吹箫 西门庆新试白绫带

夫吹箫之忆，直追至内室乞恩时，故金莲不愤也。

玉楼生日自扫雪后一写，至此又一写，盖言去年花开颜色改，今年花开复谁在也。又是前后章法。

新试白绫带，已为后文一死作地，而不愤忆吹箫之后，金莲复来，盖又为撒泼一回作引，总之自瓶儿死后，至此撒泼，总写金莲之肆志得意以取辱也。玉箫留果子，盖为下文过舌地也。

此回方将写玉箫一人之意说出，盖书童附瓶儿而私玉箫。然则玉箫又银瓶之对，且玉箫为西门传递消息之人。今加一忆字，则水流花谢天上人间，已有无穷之感，已将上文无数用玉箫处一结。下文即用玉箫皆吹落梅花，吹散残春，非复如上文之吹开消息，故用一忆吹箫。看者只知复点瓶儿，不知却是结束玉箫。不然，玉箫乃特用笔写出之人，与春梅同例齐等，不一结束，岂成笔墨。有此一结，后文便可轻轻收拾于翟管家宅内去，不嫌简略。不然，后文写春梅好，还是收拾玉箫好，此文字苦心处，无如人尽埋没他也。

以上凡写金莲淫处，与其轻贱之态处，已极，不为作者偏能描魂捉影，又在此一回内，写其十二分淫，一百二十分轻贱，真是神工鬼斧，真令人不能终卷再看也。如把手遮在脸上，这点儿，那点儿羞他，又慌的走不迭，又藏在影壁后，黑影里悄悄听觑，又点着头儿，又云：这个我不敢许，真是淫态可掬，令人不耐看也。文字至此，化矣哉。

不愤忆吹箫，却用几番描写。唱集贤宾时，一番描写。西门吃酒进来，金莲听觑，一番描写。西门前边去，金莲后来，

又一番描写。极力将金莲写得畅心快意之甚，骄极满极轻极浮极，下文一激便撒泼，方和身皆出活跳出来也。文人用笔如此细心费力，千古知心，却问谁哉！我不觉为之大哭十日百千日不歇，然而又大笑不歇也。

王箫转子儿，正是结出，此回特为玉箫结文，不为瓶儿，明眼人自知。后用玉楼，不许玉箫近前，又是作者特重玉楼以衬金莲处，又自言结住玉箫不写也。

此回特写春梅与西门一宿，与收春梅文字一映，为后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结西门庆之春梅也。夹叙秋菊，以与上无数打秋菊一总，为含恨地也。总之此回俱是照后作结的文字，看他一路写去，有心者自见也。

五戒转世，又是西门转世之影。看他有一语空闲无谓之文乎！

梵僧药叉加白绫带，已极淫欲之事，不为下文，更有头发托子在也。文字必用十二分满足写法。

写生处只在一二语，看他写金莲狂淫，只用两手按着他肩膀，一举一坐，便使狂淫人已活现，与品玉文中提的龟头刮答刮答怪响一语活现，皆一样笔法也。

此回用伯爵，说吴大舅为都根主子，已为后西门死，伯爵嘱敬济语作照。

金莲说孟三姐好日子不该唱离别之词，又是作者点明此回玉楼生日，为收煞之文也。

数果子，又为打迎儿，数角子遥对，总是收煞之文。

内云去年玉楼生日，还有瓶儿，不知明年玉楼生日，已无西门。只有敬济酒醉作闹以反照二十一回内玉楼生日。信乎作者以玉楼纲纪众人也，以玉楼生日起结诸回文字也。须放眼观之。

第七十四回 潘金莲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谈经

此回品玉乃写下回撒泼之由，然实起于一皮袄。夫皮袄，乃瓶儿之衣也。金莲淘气终由瓶儿之衣。然则瓶儿虽死，作者犹写已死之瓶儿，为金莲作对也。

月娘叫桂姐、郁二姐、申二姐到娇儿房中去，后又叫出来，则其羞变成怒可知。

此处写薛姑子谈经，明言孝哥，盖一眼觑定一百回内幻化之结也。

上已写品玉，此又写偎玉，却是两样。品玉者惊喜梵僧之药，先品而后试之；偎玉者，春色狼藉之至，更受不得，乃偎之先试带而后品也。特与梵僧药作遥对章法，不如此不得死也。

上回品玉文中写金莲品法，是一气写出，用几个字或将诸品法写完。此回却用两段写，中夹要皮袄一段，先用按着粉项，后用“一面说着”四字，两个“又”字，一个“回”字，临了用“口口接着都咽了”，便使一样排蛙口底琴弦搅龟梭脸偎唇裹之法，却犯手写来，不见一毫重复，又是一篇绝世妙文。作者心孔，吾不知其几百千窍，方能如此也。

第七十五回 因抱恙玉姐含酸 为护短金莲泼醋

此回写金莲淘气，乃先写如意，总为金莲淘气之根也。

申二姐之见怒于春梅，而月娘乃与金莲合气，何也？曰：以春梅实以玉箫故也。玉箫又月娘之婢也。玉箫婢私书童，金莲之所目睹者也。意中岂不曰尔婢私人而不知，乃责我婢之骂人，且曰奶子私主而不管，乃管我婢之骂人。况乎自不愤吹

箫，其心高气傲已争十二分体面。盖自有瓶儿以至于今，方得其死后一畅。不知不觉，诸色尽露骄矜气象，且也自元夜游行之志，今即以瓶儿之衣酬之，其满为何如？乃月娘一语拂之，宜乎其不能耐矣。而壬子之期又误，故满腹矜骄满足，变为满腹拂逆不愤，以与月娘闹，盖犹欲为忆吹箫之稿也。不知月娘只见春梅不见玉箫，甚矣不修其身，无以齐其家。月娘无以服金莲，西门亦无以服月娘，皆不修身之谓也。信乎作者以阳秋之笔隐罪月娘，而以玉箫明丑之也。

前文叫众人到娇儿房中去，是一番羞怒。此回月娘说春梅而金莲护短，是一番羞怒。西门护短，又是一番羞怒。此月娘淘气之由，而皮袄又是一番心事。合在其中发出，却不在此账算也。

皮袄者，瓶儿之衣也，乃月娘金莲争之，直将其墙头二人公同递物心事说出。夫月娘、金莲，西门庆之妻妾也，瓶儿，花家之人，三人并未谋面，乃一旦月娘为之设法，用盒抬银，金莲、月娘、春梅，铺毡墙头递物，不啻与瓶儿一鼻孔出气者，财之为事也。夫财在而月娘有心，金莲岂无心？乃银物俱归上房，而金莲之不愤可知，其挑月娘、西门不合于瓶儿入门时，盖有由也。至于瓶儿入门，问金髻髻，西门词语之间上有愧色，况众妻妾乎！其争其妒，大抵由财色而起。夫财色有一，已足亡身。今瓶儿双擅其二，宜乎其死之早，并害及其子也。至于死，金莲快而月娘亦快。金莲快吾之色无夺者，月娘快彼之财全入己。故瓶儿着完寿衣而锁匙已入上房矣，此二人之隐衷也。乃金莲之隐易知，而月娘之隐难见，今全于皮袄发之。何则？金莲固曰，他人之财均可得也，而月娘则久已认为己有矣。一旦西门令二婢一奶子守之，已不能耐。然而月娘老奸巨猾人也，回心一想，即守之于花楼下，乃我之外库耳，且可息人之争，故从之而不逆。今忽以皮袄与金莲，是凡可取而

与之者，皆非我所有也，能不急争之乎！然而老奸巨猾者，必不肯以此而争之，则春梅一骂之由，正月娘寻之而不得者也。而金莲又有满肚不愤，乃一旦而对面，不至于撒泼不止也。写月娘、金莲必淘气而散者，一见西门死后，不能容金莲之故。且瓶儿先疏后合，金莲先密后疏，正两两相照也。

写月娘以子挟制其夫处，真是诸妾之不及，真是老奸巨猾，以此而知从前烧夜香俱假也，作者特用阳秋之笔又写一隐恶之月娘，与金莲对也。

前瓶儿来，月娘扫雪，盖与瓶儿合也，却是玉楼生日。此与金莲淘气，是与金莲疏也，却又是玉楼生日，遥遥相对，为一大章法，大照应。

金莲撒泼之先，却写一玉姐含酸。夫玉姐自入门时至今，何日不含酸，乃此日不能宁耐，何哉？盖有怨于瓶儿也。何则？元夜取皮袄，玉楼、瓶儿皆有皮袄者也。是二人乃一体之人。今几何时而瓶儿之衣已入他人之手，固应于伯爵家赴会时观金莲翩翩之态，而动前车之悲也。况瓶儿之财，人争利之，玉楼亦几乎续之矣。明眼人岂不自知。固一念及而薛媒婆之恨，已悔无及矣。此处写含酸，特为李衙内引也。则又作者散场之笔，而何其神妙如此。

未娶金莲，先娶玉楼。未散金莲，先散玉楼。信乎玉楼为金莲之衬叠文字也。

一路写金莲得意，不特瓶儿死后，诸事快意，即李桂儿被拿，又是第一快心之事，盖欲为金莲放心肆意于敬济，以逼到武二哥手，故不得不为之极力写其肆志快意之极也。桂儿宠，而金莲受辱。月儿宠，而金莲之出身处受污。总之作者深恶金莲，处处以娼妓丑之，且以娼妓丑其出身之处也。

争锋毁院后，月娘、瓶儿始合，惊走三官，月娘、金莲已离，又是绝大章法。盖前桂儿败而月娘快，金莲亦快，两快而

瓶儿容与其间矣。此文桂儿败而金莲愈快，月娘未必快，愈快则骄，未必快则怒，宜乎金莲、月娘之共相敌对也。月娘未必快者何？盖以干女故也。看其前文为桂儿说东京人情，此文为桂儿解释三官，俨然一李三妈之不啻。甚矣，作者特用大笔如椽写一桂儿，盖欲骂西门庆之妾为娼，而使其妻为老鸨儿也。故写月娘纯以阳秋者以此，混混看者，谁其知之。

看他写相骂时却夹写玉楼、娇儿、大妗子、三尼诸人，真是心闲手敏。而雪娥必至闹后方言大姐在坐面无一言者，各人心事如画。盖雪娥自快，而大姐为瓶儿快之也。至于放去姥姥又是绝妙乖滑之笔。分明借姥姥起端，却是借起端为省笔。不然，月娘骂姥姥固不妙，姥姥阻金莲，与不阻金莲亦不妙。文字大是碍手，不如一去之为畅快好写也。

金莲入门时，大书其颠寒作热，听篱察笆，盖以一笔贯至此回也。

月娘骂处，却都是瓶儿、雪娥旧话，是代以前受怨之人一齐发泄。然则怨怒之于人大矣哉！

此处写玉楼，其云雨处，与雪夜烧香之月娘一样，而西门亦是一样抱惭。然而玉楼自是含酸，月娘全是做作，前后特特相映，明明丑月娘也。

夫写相骂之时，乃插三尼，可谓忙中闲笔矣。乃直写至看狗，其间为何如哉？

玉箫学舌，作两番写，其相骂时，亦作两番写，中用拉劝者一间也。

篇内写月娘相骂，忽入金莲知桂儿被恼之言，不是闲扯。盖特写金莲于瓶儿死，又桂儿辱，一片得意骄人神理，为金莲数月来，月娘之所不能宁耐者也。

内插荆都监事，明言荆棘起于庭前，行见月缺花残，芳园茶芜，为歌舞者报一伤心之信也。岂泛泛写一交游之人乎！

上文写一吃溺之金莲，此回又写一效尤之如意儿。总为舔痈吮痔者极力丑之也。

写月娘挟制西门处，先以胎挟之，后以死制之，再以瓶儿之前车动之，谁谓月娘为贤妇人哉！吾生生世世不愿见此人也。

写西门踢玉箫，亦偏爱常情，乃不知作者特特点出玉箫吹散梅花之故也。

申者，七月之数也，莲至七月将衰。又申者金也，金风新来，宜乎金莲母子之所必争者也。郁者郁也，郁春意于将来，自当与春梅相合，况韩者寒也，秋来则寒，寒至有秋，故申二姐必韩道国家荐来，而此后至西门死，全写雪月时节，是知由此秋风而渐引也。

月娘怒金莲，说桂姐事只我知道，又为干女儿护短也，则月娘岂人类哉！

（孟玉楼道：“耶哧耶哧，大娘，你今日怎的，这等恼的大发了，连累俺每一棒打着好几个。也没见这六姐，你让大娘一句儿也罢了，只顾拌起嘴来了。”）〔夹批〕一面又白描金莲。

第七十六回 春梅姐娇撒西门庆 画童儿哭躲温葵轩

上文七十二回内，安郎中送来一盆红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看着亦谓闲闲一礼而已。六十回内，红梅花对白梅花，亦不过闲闲一冷而已。不知作者一路隐隐显显，草蛇灭线写来，盖为春梅洗发，言莲杏月桂俱已飘零，而瓶断簪折，琴书俱冷，一段春光，端的总在梅花也。此回乃特笔为春梅一写。

金莲与月娘淘气而春梅撒娇，虽祸起春梅，而不为金莲写，特为春梅写，亦花各有时，金莲乃一谢时之芰荷，故不如当春之梅萼，是故写春梅而不写金莲也。但写春梅亦有两样笔

墨，为其将有出头之日，为春梅计，则守备府中，因春梅扬眉吐气之处，是此处写其撒娇，盖为春梅抬身分也。若云为西门庆计，则金屋梅花，深注金瓶。一旦瓶坠金井，而梅花亦狼藉东风，眼见为敬济所揉拧，是此处一写，又为梅花伤心，且为西门伤心也。故玉箫调里吹彻江城，瓶已沉矣，而水岂复能温乎？是用接写温秀才之去也。

温秀才未来之先，写水秀才，是温必水之温也。金瓶水暖可养梅花，今瓶破而水亦冷矣。梅花自应催折，为敬济所得也。但温秀才即该写之于瓶儿之初来。不知作者固言瓶水初温而寒瓮兴悲，蛟龙失水，则玉胆梅花，其芬芳能几何哉！深悲韶华之迅速，风流之不久也。

葵花乃爱日之花，而必古又屁股之说，水性就下，宜乎与夏龙溪私漏消息，而瓶破委泥，是又有倪秀才，为葵轩作朋，以同就于污下也。至于愈趋愈下，以至平路成河，水流花谢，红叶飘零，故叶五儿之女，必嫁夏宅，而何夫人来，賁四嫂必带水大战，盖贝叶随波，又露一段空色消息。是故必于此日先写一散漫将落之梅，而接写温秀才之去，已是落花流水一段残春音信，作伤心之话也。故又用画童哭躲。

乔大户纳官，亦非泛泛。夫言乔者木也，乔木如拱，已作白杨青草之想，盖有“闻道白杨堪作柱，怎教红粉不成灰”二句在内。官者棺也，乔木成棺，不死安往。

忽放何九、王婆人来，盖至何家托梦，已结瓶儿，以下皆极力收拾金莲之笔。故此处将二人一点，使看者知武二处磨刃以待也，却嫌生入不止，又于前文伏一何千户拿一起盗案请问，盖即伏此脉也。文字针线之妙，无一懈可击，安得不令人叫绝。

借何十事即插一宋得原奸丈母事，早为下文金莲售色以后至出门等情，总提一线也。所云宋得原者，盖言敬济直送金莲

出门，以归根于永福寺也，妙绝神理，谁其知此金针之细，如曰送得远也。然则敬济其结果金莲之人乎？

舞裙歌板一诗，梳枕桂姐文中已见，今于此回中又一见。盖桂儿乃秋花为莲花零落之期，桂花开处，金莲已有过时之叹。况此时桂已飘零，后文纯是一片雪月世界哉！花不摇而自落矣，是此一诗两见，终始桂儿，又实终始金莲，特特一字不易，以作章法，以对下文二八佳人之一绝，作两篇一样关锁也。

舞裙歌板一诗是财，二八佳人一诗是色，故用二见遥遥相对。

因宋得原之名，益知金莲、敬济之名贯通之妙。盖开处则曰金莲，败落止余旧茎，此陈茎芟乃金莲之下场头也，是二人乃二而一者矣。

炉鼎乃身之外肾，今送与宋乔年，盖言此物断送长年也，安得不死。看他有一句闲言乎？

（诗曰：……尊前百事皆如昨，简点惟无温秀才。）〔夹批〕温气全无，功名富贵一朝冰冷，故知写一温秀才为结住热结的一个热字，又反转冷遇一个冷字也。

（宋御史道：“这等何以克当？”一面又作揖致谢。茶罢，因说起地方民情风俗一节。西门庆大略可否而答之。）

〔夹批〕宋御史该杀矣。（次问及有司官员。）〔夹批〕写尽末世误国之人。

（宋御史递酒簪花……俱不必细说。先是叫坊吊队舞，撮弄百戏，十分齐整，然后才是海盐子弟，上来磕头，呈上关目揭贴，侯公吩咐搬演《裴晋公还带记》。）〔夹批〕又是《还带记》，与请太尉一样对照，作连环纽扣章法也。

第七十七回 西门庆踏雪访爱月 賁四嫂带水战情郎

此回接写尚小塘、聂两湖，为温秀才作余波，不知已为賁四嫂作流红地也。夫残花成叶，片片随波，转眼成灰，会心者，尚小塘徘徊独步，莲已成空，当寻贝叶之风，以悟眼前实地，而无如眼底湖光，犹作流芳之感，是以情牵不断，又为残叶惹相思也。惟小塘通两湖，故叶叶浮来，可作水中之战。

夫安郎中，名枕，言安枕也。宋乔年，言断送长年也。汪伯彦，言汪之北沿也。他如葵蕴，骂其为男子中之媪，俗言婆婆妈妈是也，黄葆者，骂其为保儿也。

賁四嫂作带水之战，却用汪伯彦、雷起元、安枕同拜。要请赵霆，一似闲中一交游，再不然云写西门之财势，为众人所垂涎足矣。不知总为带水之叶作指点也。盖云汪北沿当雷声起元之正月，而安枕以战带水之贝叶，不知潜地之雷霆已动，又换一番韶光，区区水面残叶，能有几日浮荡，而殷殷顾盼于小塘两湖之上，以作伤心语哉？

写残叶，必写先踏雪访爱月。何也？盖必雪月交辉而莲叶始全落空，梅花乃独放也。又为下文春梅之过文，亦无不可也。

月娘名月而爱月亦名月，何也？盖言月缺复圆，花落复开，人死难活，前文六十五回之普天乐已明明言之矣。月后加一爱字，便是老人所见之月，令人眼泪盈把，不能追回少年之花荫寂寂时也。

此回写云里守，是言云遮月之意。故后文结果月娘以往云家去遇普净师也。

忽人来友儿，夫三友乃花间之雀，莺燕等鸟也。鸟来而花残，况黄鹂乃四月之鸟，春已归矣。故来友儿自王皇亲家出

来，夫王皇者，黄也，离王皇亲而来，此黄鹂也，改名来爵，爵者雀也，古雀字即爵。总是作者收拾花事之笔，而看者混账看过，遂使作者暗笑也。

杨姑娘死者，杨去而李开，玉楼之去几已伏矣。

賁四女名长姐，嫁夏家，言叶长于夏，为莲叶也。莲叶已无，只落枯茎矣。故后文接写陈敬济。

必言賁四嫂水战，盖言莲叶在水，夫只余莲叶，则莲花已空而金莲之死近矣，是皆金莲的文字。

又虚描一楚云，言同归于梦而梦实空也。况月与花有情，今云来月闭，且云来雪落，雪至花凋，不使其来，盖既已梦矣。应须空写，故用鹿分郑相、蝶化庄周二句，自点双睛，奈之何，人不知之也。此梦直说出一百回月娘之梦。总之五十回以后，总是收结的文字。

此书写数梦，以总结入月娘之一梦。如瓶儿死，有伯爵一梦，西门一梦，后书房一梦，何家一梦。瓶儿未死，先有子虚一梦。瓶儿临死，又有迎春一梦。西门将死，又有月娘一梦。金莲死，又有敬济一梦、春梅一梦。及敬济作花子，又自为一梦、周宣一梦，然后结入月娘云里守之梦，不知先已有武松一梦在第九回内，然总不如楚云之梦，写得滑脱之极，使一书中众人皆入梦中，又令人不知是写一梦，却又借庄周、郑相二句，明明点出是梦，文字奇妙至此，亦难赞其如何奇妙之所以然矣。

第七十八回 林太太驾帏再战 如意儿茎露独尝

宋御史送一百本历日来，亦平平一事，不知皆作者如椽之笔写之也。盖言一百回文字，至下一回将写其吃紧示人处也。财色二字，至下一回讨结果也。况一百本历日，言百年有限，

人且断送于酒色财气之内也，故用宋乔年送来。又瓶儿一百日后，是西门死期，言瓶之罄矣，不能苟延也。

篇内，窗梅表月，檐雪滚风，盖一总后文，春梅、月娘、雪娥等事也，岂泛泛写景。

又找叶五儿一段，点明花残叶落之故也。

再战林太太，却先写叶五儿，言败叶辞林，春光去矣。而林太太之再战，其报金莲出身之处已可为尽情，故用自此一段后，歇手写西门死也。

如意儿茎露独尝，盖于金莲文中又找足瓶儿也。如意儿夫家姓熊，娘家姓章，夫熊有胆者也。盖如意儿乃瓶中一胆，故名如意。而姓章犹言瓶胆一张，又胆瓶春水浸梅花，故茎露独尝也。夫瓶已失矣，只存其胆，因胆而想其瓶，是结此瓶一段公案。

至东京来，两写宿雪娥房中，总言雪后梅花发而莲花老，总是金莲文字。

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刘。杜者肚也，刘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志于此，盖白嚼入肚，携带想留客也。

熊旺妙，熊之所旺者，胆也。

云月结亲是晦暗景象，是空濛景象，与上文雪月空林是冷清景象，是凋零景象。

写玳安与贲四嫂通，是言玳安儿为月娘叶落归根，伏西门小员外之线，又蝶藏叶下已无花也。

此处写金莲之不孝，又找磨镜一回，总是作者为世之为人子者痛哭流涕告说，人老待子而生活，断不可我图快乐，置吾年老之亲于不问也。恐人不依，是用借潘姥姥数段，告如意儿等言，为人之有亲者刺骨言之。苟有人心，谁能不眼泪盈把。我亦不能逐节细批，盖读此等文字，不知何故双眼惟有泪出，不能再看文字矣。读过一遍，一月两月心中忽忽不乐，不能释

然。至于写金莲之一味要说人，便不顾其母，于春梅口中映出之，以及后文令其母回去，总是写其与月娘不复合，以至出门到武二家也。

梦簪折而瓶儿死，梦衣破而西门死，遥遥相映。

玉箫送簪物与来爵女人，特结蕙莲之案，却是结玉箫之事。盖箫至黄鹂声咽，亦再不能作一曲断续之调也。

忽又写一蓝氏，也是太监侄儿之妻也。有钱俨然又一瓶儿。盖花篮亦可载花，花瓶亦可载花，而无如篮在何家。何者河也，竹篮打水，到底成空。总是一番虚景。

金莲，恶之尤者也。看他只写其不孝。普净，善之尤者也，看他只写其化众人以孝。故作者是孝子不待言，而人谁能不孝以行他善哉！

此回特特提笔写一重和元年正月初一，为上下一部大手眼，故极力描写诸色人等一番也。

王三官娘子与蓝氏，同一影子中人，乃黄氏写在蓝氏前，今反是蓝氏来而黄氏不一出见，此是作者异样躲滑处。盖黄氏与蓝氏一齐都来，不能一齐实写，使一齐实写，皆云二十分齐整，匪特文字碍手，即看者亦如神案前成对炉瓶，味如嚼蜡矣。看他只用二十分精采写蓝氏，便使一杳然不出之三官娘子真如海外三山令人神往。真是写一是二，又有一手双写之妙。

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贪欲丧命 吴月娘丧偶生儿

此回乃一部大书之眼也。看他自上文重和元年正月初一写至此，一日一日，写至初十，今又写至看灯。夫看灯夜，楼上嬉笑，固金莲、瓶儿皆在狮子街也。今必仍写至此时此地，见报应之一丝不爽。

此回总结财色二字利害，故二八佳人一诗放于西门泄精之

时。而积财积善之言，放于西门一死之时。西门临死嘱敬济之言，写尽痴人。而许多账本，总示人以财不中用，死了带不去也。

吴神仙起先在周守备家，言周者，舟也，分明撑宝筏而相渡也。今日在土地庙中，虽有神仙其奈地府何？盖深示人以及时行善，悔则无及矣。

孝哥必云西门转世，盖作者苦心欲渡尽世人。言虽恶如西门，至死不悟，我亦欲化其来世。又明言如西门庆等恶人，岂能望其省悟，若是省悟，除非来世也。写西门一死，其家中人上下一个不少，然只觉凄凉，不似瓶儿热闹，真是神化之笔。

此回内即写李三、来爵负恩赖批之事，真是冷暖二字中，一丝也差不得。

鸿守信义，故贤于雀，然而春鸿亦不能久留矣。观此方知命名之妙，观后往张二官家去，方知苗员外送童之意，为报丧帖、勾魂帖也。

写伯爵只用愕然二字，写尽小人之心，已写尽后文趋承张二官之意，真是一笔当千万笔用也。

女婿斩衰泣杖，其非礼为何如，乃反衬瓶儿死，其奢僭处更难堪也。

第八十回 潘金莲售色赴东床 李娇儿盗财归丽院

看官着眼看他大手笔处，看他一丝不乱处，在于何处？看他只用二人发放一部大题目，一曰售色，一曰盗财，是其一丝不乱处，是其大笔如椽处。

夫色不可售，而西门之色亦有所售之也。财不可盗，而西门之财亦有所盗之也。只用两笔将一部作恶的公案俱已报应分明，不差一线，笔力简捷如是。一部书直看到此回，方知李铭

之名为可笑。何则？俗语云，里明不知外暗，观其转财物方知其命名之意，是故此书无一名不有深意。

夫文章有起有结，看他开手写十弟兄，今于西门一死即将十弟兄之案，紧紧接手结完，如伯爵等上祭是也。内除花子虚死，连云里守八人，一个不少，却抽出云里守，留至一百回结照二捣鬼，完热结冷遇之案，故此回只以七人结之，再于其中出脱吴典恩另结，却又只用六人。今添一花子由作七人，是明明冷结子虚文字，参差之妙如此。

于祭文中却将西门庆作此道现身，盖言如此鸟人，岂成个人也。而作如此鸟人之帮闲，又何如乎？至于梵僧现身之文，实为此文遇了那样鸟人做此鸟事，以致丧此鸟残生也。

王六儿上祭，盖为拐财远遁之引，莫认月娘吃醋。

又借骂王六儿将桂姐、银姐随手抹过后一影月儿，以王三官与桂姐同结，盖又结林氏，又借张二官将伯爵、李三、黄四一齐结住。总之第一回，东拉西扯而出，此回却又风驰电掣而去，真是千古文章能事。

观三日演《杀狗记》，固知预言不谬。

写月娘烧瓶儿之灵，分其人而吞其财，将平素一段奸险隐忍之心一齐发出，真是千古第一恶妇人。我生生世世不愿见此入者，盖以此也。

写月娘与李钊相争，真是棋逢对手。作者何恶月娘之深而丑之以不堪也。

补写蔡御史，总为西门之交游放声一哭。接写一伯爵更不堪也。盖十弟兄，惟伯爵更密些，故写一伯爵，以例众人。

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 汤来保欺主背恩

夫西门吃药而死，完武大公案也。李娇儿盗财归院，完瓶

儿、子虚公案也。此回道国拐财，完苗青公案也。来保欺主，完蕙莲、来旺公案也。一部剥剥杂杂大书，看他勾销账簿，却清清白白，一丝不苟。

点染胡秀处，总欲结王六儿一案，以为道国拐财之由，而必由苗青处来，乃又结苗员外之死也。文章又非死板论杀者，王六儿与西门私，却在胡秀口中，杭州地面结，大奇。

来保请敬济上马头请表子，又早为敬济后文伏脉。翟亲家乃如此结煞，而乔亲家又绝不音问，人情如画。

来保妻弟刘仓妙绝，与李铭一样，盖言留藏。夫有留藏之物，何所不有，况妻弟哉！

第八十二回 陈敬济弄一得双 潘金莲热心冷面

此回人云金莲文字，不知乃过下一十八回文字之脉也。使不弄一得双，何有春梅下文许多文字，使不有热心冷面，何有下文玉楼严州许多文字。是此回，乃春梅别放之由，而玉楼结果之机也。与金莲全不相干，下文乃正经金莲收煞文字。

私仆以木香棚露香囊破绽，只为一解着耳。不知已为此回木香棚伏线。茶蘼架不过金莲约人之地，不知又为严州伏线。葡萄架本为翡翠轩各分门户，却又为调婿得金莲之金针。是此书大结穴大照应处。寓言群花固应以此作间架，但用笔入细，人不知耳。用两诗余作勾挑，用两小唱写淫情，又是一样小巧章法，特用清脱之笔以一洗从前之富丽也。

玉楼来时在金莲眼中，将簪子一描。玉楼将去，又将簪子在金莲眼中一描，两两相映，妙绝章法。

写弄一得双却必写敬济拿药材，后文识破奸情必写敬济抱衣往外跑。总是注明西门持家不以礼，而堆药放衣物于二妇人之楼上，为失计。且又注明金瓶梅三人之在花园为外室也。

陈敬济者，败茎之芰荷也。陈者旧也，残也，败也。敬，茎之别音，济，芰之别音。盖言芰荷之败者也。金莲者，荷花也，以敬济而败，则敬济实因败金莲而写其人，非为敬济写也。即后文写敬济之冷铺飘零，亦是为金莲而写，不为敬济也。盖言金莲之祸不特自为祸以祸西门，即少有迷之者亦必至于败残凋零，如残荷败芰而后已也。岂特有一己之莲子无成，残香零落于污泥者哉。至于陈洪，盖言残红，敬济于此中脱胎，岂非败茎之芰荷。陈茎芰，乃莲花之下稍结果处，故金莲独与敬济投，而蕙莲亦必与敬济相热也。

上文安枕送红白二梅花，又有红梅花对白梅花之令，每不解，何必定写两样梅花，以映春梅，观此回春梅羞得脸上一红一白，方知前文之妙。盖已写一漏泄之春光于西门生前观赏之时，惟天之祸福之几，当倚伏如此。不谓作者之笔竟与化工等。噫，作者其知几之人，所谓神之谓也乎！

西门冷处只用金莲在厅院一撒溺，已写得十分满足，不必更看后文，已令人不能再看，真是异样神妙之笔。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简谐佳会

秋菊与金莲何仇？但类各不同，互相怨恨耳。然而夏去秋来，池莲退粉，篱菊绽金，自是不得不然之时势。又一屋中，莲梅菊备三时，而添一陈敬济之败荷，则秋深时候，故应暂让秋菊说话。

此回方是结果金莲之楔子，却用一纵一擒，又一纵又一擒，作章法。

写月娘上孟兰会，又早为岳庙烧香作衬，以及敬济推宣卷而作弊，总为月娘丑绝，且明明书其罪案也。春梅寄柬固写金莲，亦写春梅，盖弄一得双后，不一补写春梅，则后日何以联

属假弟妹之情，而前一回方写热心冷面，又不便即畅言春梅，须用此回一补，文字如下场鼓，一阵急一阵，逼金莲下场，却又不得不故为迂缓，其调以为春梅地也。作者苦心，作文之难如此。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闹碧霞宫 普静师化缘雪涧洞

此回乃大书月娘之罪，以为一百回结文之定案也，以为以前凡写月娘之罪案结穴也。夫凡写月娘偏宠金莲，利瓶儿墙头之财，夜香之权诈，扫雪之趋承，处处引诱敬济，全不防闲金莲，置花园中金瓶梅于度外，一若别室之人，随处奸险，引娼妓为女而冷落大姐，卖富贵而攀亲，宣卷念经，吃符药而求子。瓶儿一死即据其财，金莲合气挟制其夫，种种罪恶，不可胜数，而总不如此回之罪为深切注明，又驾出于诸妇人之上者也。何则？夫寡妇远行，烧香之罪，已属万死无辞，乃以孝哥儿交与如意看养，夫西门氏无一人矣。此三尺之孤乃西门家祖宗源远流长，传之于今日者也。西门在日，且当珍之保养之，不可一日离其侧，况其死后乎！况有金莲在侧，官哥之前车可鉴，瓶儿之言不犹在耳乎！乃一旦远行烧香，夫烧香非必不可辞之事，且为必不可行之事，以致太岁起衅，伯才招灾，苟有人心，当不为此。况夫敬济现在家中，即无秋菊之言，犹当早计及此。矧秋菊言之屡屡，已又亲移大姐进仪门内，而又令玳安、平安等监其取药与当物。今忽远行，乃反去其监守以随己。夫大姐在仪门里住，则敬济同在内厢房，以论娇儿、玉楼等妇人，则混杂不便；使其在铺上宿，则花园内之金锁钥谁收乎？以论金莲、春梅，则尤不便，况乎玳安、来安皆随去，其余俱在，贮许多金粉于园庭，列无数孀居于后院。一旦远行烧香，且自己又为未亡之人，乃远奔走于数百里之外，以礼论

之，即有夫之妇，往邻左之尼庵僧舍，亦非妇人所宜，乃岳庙烧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极矣。此书中之恶妇人，无过金莲，乃金莲不过自弃其身，以及其婢耳，未有如月娘之上使其祖宗绝祀，下及其子，使之列于异端，入于空门，兼及其身，几乎不保，以遗其夫羞，且海盗海淫于诸妾。而雪洞一言，以其千百年之宗祀为一夕之喜舍布施，尤为百割不足以赎其罪也。况乎玉箫私人而不知，小玉私人而又不不知，以及后来旺被逐之奴而复引入室，以致有雪娥之走，因窃玉以婚，以致平安之逃，吴典恩之丑，一百回中无一可恕之事。故作者特用写后文春梅数折以丑之也。其丑之之处，真胜于杀之割之也。故曰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男女也。然而其恶处，总是一个不知礼。夫不知礼则其志气日趋于奸险阴毒矣，则其行为必不能防微杜渐循规蹈矩矣。然则不知礼，岂妇人之罪也哉？西门庆不能齐家之罪也。总之写金莲之恶，盖彰西门之恶。写月娘之无礼，盖罪西门之不读书也。纯是阳秋之笔。

第八十五回 吴月娘识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别泪

西门庆倒，而金莲曰亏其扶住；殷天锡辱，而月娘云亏其正经。乃作者特写一样笔墨以丑月娘也。有一笑谈云，一人夏月戴毡笠而走热极，乃取其笠以作扇，而向人曰：不是戴了他来，岂不热死？与此两回文字，一样成趣。

敬济托薛嫂捎信，明言败荷于雪中，而回想莲开之意，写出消败光景也。

夫写春梅，原为炎凉翻案，故用特写其不垂别泪，以为雪中人放声一哭也。一部炎凉大书，而有一不垂别泪之人，宜乎为炎凉之翻案者也。故后文极力写其盈满，总为作者有此不肯

垂下之泪，郁结胸中故耳。曰玉楼亦不受炎凉所拘之人也，奈何独写春梅？不知玉楼之身分，又高春梅一层，不在金瓶梅三人内算账，是作者自以安命待时守礼远害一等局面自喻。盖热亦不能动他，冷亦不能逼他也。然则，何以含酸？此又玉楼睹瓶儿死，人分其财而作，自有韶华速迅之感，生不逢时之叹。言我若死矣，亦与瓶儿一样，是其知几处，是其行破处。故云因抱恙非有所争如金莲之琵琶，亦非若月娘之满肚经卷，全变作一腔贪痴势利。故春梅不垂别泪，玉楼辞灵不哭，一样出门，只觉春梅是一腔愤懑，玉楼是深浅自知。故玉楼结至李衙内，以一死知之而即往，而春梅必结如许狼藉不堪。是又作者示人，见得人固不可炎凉我，我亦不可十分于得意时，太扬眉吐气也。故旧家池馆之游，春梅形愈下而心愈悲矣。宜乎有敬济、周义诸人之纷纷不已也。

（金莲……叫敬济到房中说：“奴有什事告你说……有你爹在时，我求薛姑子符药衣胞那等安胎，白没见个踪影。今日他没了，和你相交多少时儿，便有了孩子……”）〔夹批〕作者弄笔直与造化争功。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陈敬济 金莲解渴王潮儿

写敬济无知小子，未经世事，强作解人如画，唤醒多少浮浪子弟。

打敬济必用雪娥，盖残枝败茎必用雪压之而倒也。然后知入手，金莲激打雪娥文字之妙。

张团练喻荷盖之犹张也。今雪压陈茎之芰，宜乎团盖不能复张，故下文张团练即与敬济分矣。

夫水秀才下来，温秀才已去，瓶儿已罄，梅子不酸，则莲花之渴何如？是能少延旦夕残喘，不过于污泥中，取其潮湿

耳。然则金莲之不堪田地又何如!

夫金莲一去，理应即用武二手刃之，惟恨其缓也。奈何又到下回?不知作者盖欲顺水推船，将伯爵十弟兄公案一照。故用张二官，不然平平散去，犹不尽十弟兄之恶。若春鸿又是顺水船中顺便文字。至于守备府又为埋尸一段文字。夫必写埋尸，所以结金莲出落春梅之笋也。至若陈敬济，又不得不然之文，且为归结陈洪、张氏、大姐之笋，而后文冯金宝并严州又为作花子做道士之笋。一层层又逼入守备府中，与春梅复合也。文字相生开合之妙如此，是大间架，盖五凤楼手!

(敬济道：“我的姐姐……我暗地里假名托姓，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有何不可!”)

〔夹批〕又一个要偷娶，西门典型尚在。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贪财忘祸 武都头杀嫂祭兄

此回方结冷遇亲哥嫂之人，至一百回乃又结冷遇之文。方知一百回如一百颗胡珠，一线穿串却也。

写一伯爵方写一武二，又是第一回特特相照，非泛泛写伯爵之冷暖也。

写张二官不要金莲之语，乃见伯爵落得做小人，不是又写一有主见之张二官也。作者何暇为此书无因之人写其主见。不见王三官、林氏诸人至西门死后，久已不在此书之册内矣。

写月娘暗中跌脚，方知玉箫藏壶之妙。夫杀金莲，与玉箫藏壶何与哉!须知月娘与金莲进门时深爱之也。不深爱不能使金莲肆志为恶，以与诸人结仇。然而使月娘始终爱之，则小玉之私玳安且成婚矣，如意之私来兴亦合房矣。所云家丑不可外谈者是也。使金莲不伤月娘之心，则虽有敬济云云，或亦逐敬济而遣大姐，金莲未必去也。此实论时度势之情，即月娘大有

主见，令其改嫁，亦必念姊妹之情。留之家中，寻售主而遣之。此亦常情。即不然，王婆来云，嫁于武二，月娘不伤其心，亦必然以一二言。而王婆虽贪而忘祸，特无一冷眼者提醒耳。一闻月娘言，而王婆变卦，武二哥之事不稳矣。夫打死李外传，月娘之夫几遭毒手，岂有不冷眼觑破。今日之事，乃不发一言，只暗中跌脚，且转而与玉楼言，是其情义尽矣，其怨恨深矣。其情义尽而怨恨深者在何处？盖在撒泼之一日。夫撒泼又起于玉箫之透漏消息。玉箫之甘心为用，是又在书童之私，而乃有三章之约。夫书童之私，却如何先安一根？则用写藏壶也。然则书童者，死金莲之人也。故独附瓶儿而不附金莲，其必瓶儿生子而即来者，盖即于最闹热已伏一杀金莲者矣。至于瓶儿死，则必用死金莲矣，故即入三章约。然则三章约者，勾魂帖也。夫瓶儿为一样淫妇，何以于生子时不伏一死之之人？曰：固早伏之矣。死瓶儿之人，即用子虚，则瓶儿未入西门，未嫁竹山之先，乔皇亲花园中已伏之也。何以见子虚死之？盖子虚以鬼胎化官哥，官哥以爱缘死瓶儿，是子虚死之也。然而非子虚死之也，金莲死之也，又何以故？官哥不死，瓶儿不死，金莲又死官哥之人也。子虚固欲以官哥之死死瓶儿，然非金莲以死官哥之死授子虚，则子虚亦空为孽化耳。是金莲死官哥，实金莲死瓶儿也。金莲既为死瓶儿之人，则于翡翠轩特对照一葡萄架，早早已伏一死瓶儿之人矣。是瓶儿生子而书童来，内室乞恩而书童附，瓶儿一死而书童去，明似为瓶儿写一书童，暗却为金莲写一书童，为瓶儿写者，见此日同宠之人，即将来同散之人，似没甚关系。为金莲者，盖即从水浒传中武二手内刀下夺来，终须还他杀去。夫既夺之而来，而如何令之去？故必用敬济。然徒用敬济，何以处月娘数年之情分，使不写其与月娘花攒锦簇四五年，又何必向武松讨情分夺来？既极力描其花攒锦簇，乃为敬济事，固应弃之如遗，亦不

应知其必死而不一言。此玉箫离间之人，必不可少，而所以成此离间之人者，则因书童。然而三章约，出之金莲口中，则又金莲之自杀。古人云，有机心者必有隐祸，盖以此也。是故书童必以瓶儿生子而来，瓶儿一死即去，始终为瓶儿之荆聂，以引起金莲之祸端，为瓶儿九泉之笑也。然则金莲死官哥，官哥死瓶儿，西门死武大，金莲死西门，敬济死金莲，究之作者隐笔，盖言月娘死金莲耳。何则？暗中跌脚故也。夫月娘之所以必死金莲而不一救之者，由于撒泼，撒泼由于玉箫，玉箫过舌则因瓶儿之衣，如意之宿，是又瓶儿之灵杀之也。究之玉箫之所以肯过舌者，三章约也。是金莲固自杀。而三章约所以肯遵依，是又书童之故。然则藏壶而云构衅，真非一日一人一事之衅也欤！危机相依，如层波叠起，不可穷止。何物作者能使大千世界，生生死死之苦海水，尽掬入此一百胡珠之线内。嘻，技至此，无以复加矣。

（武松……提了朴刀，越后墙，赶五更，挨出城门，投十字坡张青夫妇那里躲住，做了个头陀上梁山为盗去了。）〔夹批〕此回俱与水滸作表里。

第八十八回 陈敬济感旧祭金莲 庞大姐埋尸托张胜

一路写敬济不孝处，不能竟此篇，而令人有拔剑逐之之愤，是作者特特写其不孝处，以与金莲待其母相对，见一对万恶禽兽也。

永福寺如封神台一样，却不像一对魂旌引去之恶套，如武大死，永福寺念经，结穴于永福寺也。杨宗保非数内人，故其念经用素僧，子虚又用永福寺僧念经，一样结穴也。瓶儿虽并用吴道官，实结穴于永福寺，千金喜舍，本为官哥也。至梵僧药，实自永福得来，自为瓶儿致病之由，而西门溺血之故，亦

由此药起，则西门又结穴于此寺。至于敬济亦葬永福，玉楼由永福寺来而遇李衙内，月娘、孝哥、小玉俱自永福而悟道。他如守备、雪娥、大姐、蕙莲、张胜、周义等以及诸残形怨愤之鬼，皆于永福寺脱化而去。是永福寺即封神台之意，但用笔参差矫健，真如天际神龙，令人有风云不测之慨，以视封神，真有金矢之别。

此回金莲，乃是着一个竟入永福寺，又是一样写法。永福寺中，一曰现身之梵僧，二曰长老道坚，然则其寺可知矣。永者涌也，福者腹也，涌于腹下者，何物也？作者开卷固云，生我之门死我户，即此永福寺也。所谓报恩寺者，生我门也。总之和尚出入之门也。至于玉皇庙，即黄庭所云灵台也，天府也，此吾之心也。故云有道人出入，盖道心生也。吴道官，盖喻言西门庆等心中无天理，无道心也。十兄弟，在吴道之玉皇庙结盟，其兄弟可知。故必用进第二重殿，转过一重侧门也。众人齐在玉皇庙侧门内会吴道，可知不是天心，而一片冤魂齐集永福寺，可知看得过时忍不过也。看官今后方不被作者之哄，然吾恐作者罪我以此，而知我亦以此矣。

第八十九回 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永福寺夫人逢故主

此回乃散雪娥之由，而嫁玉楼之机，所以出落春梅也。人言此回乃最冷的文字，不知乃是作者最热的文字，如写佳人才子到中状元时也。何则？上文如许闹热，却是西门闹热。夫西门乃作者最不得意之人也。故其愈闹热却愈不是作者意思。今看他于出嫁玉楼之先，将春光极力一描，不啻使之如锦如火。盖云前此你在闹热中，我却寒冷之甚，今日我到好时，你却又不堪了。然而此回却是写春梅，未便写玉楼。夫玉楼乃作者自喻，而春梅则非自喻之人。盖云且令他自家人去，反转炎凉他

一番。使他一向骄人之念，市井短见之习，自家愧耻一番。我却不与他一般见识，我还要自家愈加傲策，不可如他得时便骄纵。故下文方写玉楼，而接笔即写玉簪之横，见得我虽乾乾终日，尚有小人萋菲于下，设稍不谨，则又亡秦之续。故又接写严州李衙内受辱，见忧心悄悄，惟恐如斯，时以患难自傲，羞辱自惕，此我之所以处得意者必如此也。设也稍自放逸，求枣强县夫妻相守读书，岂可得哉！此作者真是第一等人品，第一等身分，第一等学问，写出来以示人处富贵之方。然而作者写西门热闹，则笔愈放；写春梅得志，则笔蓄锋芒而不露；至后文写玉楼，则笔愈敛而文愈危，是大圣贤大豪杰作用。是故玉簪乃玉楼镌名之物，而即以之为抑玉楼之人，见我到富贵，虽呼己名而求下于人，犹恐不尽然也。至于严州，敬济固以色迷，而玉楼实以名累，李衙内以利局人，即所以害己。玉楼以计骗人，几不保其身。吁，名利场中，酒色局内，触处生危，十二分敛抑，犹恐不免。君子乾乾终日，盖以此哉。是故我云金瓶一书，体天道以立言者也。

于此回首，夹写大姐归去一段文字，后文于雪娥文中篇尾，又夹写大姐归去一段文字，只用首尾带写，又是一样章法，总是收煞之笔也。然此回大姐去两番，而敬济终不收，是何故？盖又作者阳秋之笔，到底放不过月娘也。夫大姐即无寄放箱笼，亦有随身箱笼，于十七回内，明明说搬入上房，乃今只遣大姐独归，两番全不提箱物。直至后文雪娥逃，来安走，惠秀死，敬济要告，方肯拿出，则月娘之贪刻阴毒无耻，已皆于不言中写尽。然则不为大姐哭，当为瓶儿哭也。故必幻化其子，方使月娘贪癖刻癖阴毒无耻之癖乃去也。

第九十回 来旺盗拐孙雪娥 雪娥受辱守备府

此文发脱雪娥到守备府也。一篇文字，总是在打墙板儿，两闲话结语上结穴，盖为春梅发泄寒彻骨之郁结也。而月娘使被逐之奴复归，且全不防闲门户，是又在作者阳秋之内矣。作者何恨月娘至此，而蕙莲公案至此又结。

开手写李衙内问玉楼，若是俗笔，自应接写玉楼爱嫁。看他接手即入雪娥事，真令玉楼事似绝不相干，下回却又一笔勾转，既为玉楼抬高身分，又为衙内遥写相思，而行文亦真有蝶穿花径、鹤舞云衢之妙。不是一直写去，如三家村冬烘先生讲日记故事。

此一回写雪娥一生黠滑，故至此也。

第九十一回 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

至此回，诸妾已散尽矣。然李公子来求亲却云玉楼爱嫁，诛心之论。

薛嫂旧媒，陶妈新媒，夫桃旁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若前此之雪压枝头以相欺也。

算命以及妻大两黄金长等语，特特相犯，即用薛嫂唤醒多少痴人，而只留银壶作念，其余凡玉楼者皆带去，知挑杨姑娘骂张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则李家又添一西门姑娘或西门大姨，西门庆如有兄弟，又当为西门大舅也。可笑可想。

即写玉簪，总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贵于得意时，而又见风波世路无刻不然，才得微名，即为身患也。

夫西门等之热，热以钱耳。读书人之热，热必以名。今玉楼既不热于西门庆家，且杏花乃状元之称，宜乎读书人之所谓

热者也。乃热以名，而名即为累，此玉簪之所以为玉楼累也。观玉楼之名，必镌于簪上可知。故上文讲财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于此回又将名之一字为累，痛切为人陈之，见必至玉簪儿卖掉了方能安稳。

第九十二回 陈敬济被陷严州府 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敬济已为雪娥唆打，固云菱荷憔悴矣，乃犹可支持残茎，至此则又入严州。夫严州者，严霜也。今此一人，雪上加霜，不全根披剥，将安在哉！幸有徐葑救命。夫葑者风也，徐风者，言虽有雪上之霜，幸而风威不急，犹可踉跄支吾于徐风之下，有一日张胜巡风，则风利如刀，刀利如风，方是人骨之朔风。吾不知败荷叶之残茎烂，盖吹向何方去也。

卖去玉簪，买一满堂。夫满堂者，红也。此与杏花自是一色，当相安无疑矣。

铁指甲杨二郎，枯柳枝也，采风卖雨。夫柳枝当严冬之时，其穿破烂之菱茎，何难之有。一旦因风吹雨，则潦倒败荷叶何能当哉！

李遇严霜亦当少挫，故李通判父子至严州均受辱，但必写至衙内宁死不离玉楼，则所以报玉楼者至矣。谁谓守志待时者之不得美报也哉！

第九十三回 王杏庵义恤贫儿 金道士变淫少弟

此回写敬济浮浪之报，不必言矣。然而作者之意不在敬济，犹在玉楼也。夫此回文字，乃在玉楼，谁其信之哉？然而非予好为奇论也。请看王杏庵三字何居？夫上回顿住玉楼，接写大姐死等情，总言敬济之败。此回又接写我若得志固不与炎

凉市井较量，亦不敢以富贵骄人，亦不敢以名心为累。然而尤不肯作自了汉，贪位慕禄不做好事，见义不为也。故又写杏庵义恤一回，又自恐为义不终，故必至送敬济作任道士徒弟而止。盖言我恤人，必当使之复全人道，以扬其祖宗之美而后已也。故又名敬济为宗美也。此作者一片大经纶，真是看天地伦物皆吾一体，不肯使一夫一妇，不得其所，不化于道者也。是故晏者安也，入晏公庙，则欲安其身，为任道士徒，则欲收其心。我之所以为古道者如此，而无如今之为道则不然，一味贫淫好色。我费多少心力，安插其身，收束其心，不够他一夜酒杯，遂使金莲之三章约，复出于残茎茭荷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即所谓金道士也。盖后二十回内，总是作者寓己之学问经济以立言，又不特文章之妙绝今古也。

晏公庙任道士作徒，可为安其身心矣。无端今道引人，又致旧性复散。夫陈者旧也，三者散之别音也。是名陈三，故有陈三，而冯金宝又来矣。

第九十四回 大酒楼刘二撒泼 酒家店雪娥为娼

夫只知为今道，不肯为人道，则祸患又来。坐地有虎，眼前尽危几矣。

雪娥归娼，固是报西门庆，却又寓言梅雪争春，但雪厌而残荷不起。今必欲扶起败荷，势必委弃残雪。盖又写春梅当日窥时度情，不得不然之势，然亦顺手结住雪娥，下文一死，不过结煞耳，此回已结住矣。其娶雪娥者，必用潘五，盖言春梅之于雪娥，则金莲成其仇也，真与激打一回相照。言我所以做激打一回者，盖为此地一结用耳，文字分明之甚。而取名玉儿，不过雪之别名。至于写张胜，乃为杀敬济之线耳。写鸡尖汤，特与激打一回银丝鲊汤，相映成章法，内只用几个一推一

泼，写春梅悍妒性急如画。

第九十五回 玳安儿窃玉成婚 吴典恩负心被辱

此回理应接敬济到守备府矣，只因本意要写热结之弟兄为正意。今因贪写假夫妇，遂致假兄弟之文不畅，亦未结。如上文虽言伯爵背恩等情，却未结言如何报应结煞，而亦未畅言其何以背恩，为世之假弟兄劝也。故此回且按下敬济，再讲月娘处。

夫西门死而月娘存，必为之描其炎凉，为一部冷热之报。诸事已叙其大半，则亦宜收拾月娘矣。夫月必云遮，固用云里守之梦。于一百回内而不先以渐收之，又何以成大手笔哉？故用窃玉成婚，在吴典恩之前。盖小玉者，月中之兔，今与中秋同事月娘。夫月至中秋，兔已肥矣，兔至肥时，月亦满矣。盈亏之理，一丝不爽，月才当满，已缺一钱，渐缺以至于晦而后已也。是故小玉才成婚，乃中秋月满之时，而平安已偷金钩于南瓦子内，盖才满一夜，早已如钩照南瓦子上也。夫月之有无消息，当问梅花，故一求春梅而吴典恩已被辱矣。复领出金钩，则月尚有半边，如月娘之守寡，为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又与春梅相往来也。

写月娘之奉承春梅处，固是为西门庆冷处描，却又是作者深恶月娘之阴毒权诈，奸险刻薄，而故用此等笔以丑之也。

玳安者，蝴蝶也。观其嬉游之巷可知，观其访文嫂儿可知。文嫂者，蜂也，其女儿金大姐者，黄蜂也。蜂入林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为敬济做媒，则当金莲正盛之时而后用之于林氏也。蜂媒必蝶使可访，故用玳安。玳安者，墨班黄班，所谓花蝴蝶也。

第九十六回 春梅姐游旧家池馆 杨光彦作当面豺狼

此回乃一部翻案之笔点睛处也。向日写瓶儿写金莲等人，今皆一一散去。使不写春梅一寻旧游，则如水流去而无潞回之致，雪飘落而无回风之花，何以谓之文笔也哉？今看他亦且不写敬济到府，先又插入春梅一重游，便使千古伤心一朝得意，俱迥然言表，是好称手文字，是好结局，不致一味败坏，又见此成彼败，兴亡靡定，真是哭杀人，叹杀人。

此后敬济入府，而春梅与月娘离矣。故此回写重游，然于游自己之故宫，与金莲之旧馆，串入敬济，便有无限伤心之处，不特泛泛一笔写其相思之无味也。写杨光彦，又为敬济之交游十弟兄一描，总之作者深恨交游之假而作此书。故此回又从吴典恩串出，以深恶痛绝之下方结出二捣鬼，以为我亲兄弟放声大哭也。

此回叶道相面，单结敬济。盖上回冰鉴为众人一描，后回卜龟又一描，方将众人全收去。夫既遮遮掩掩，将敬济隐于西门庆文中，则不必急为敬济结束。今既放手写敬济，是用于将到守备府中，即为之照冰鉴卜龟一样结束，以便下文一放一收而便结也。

第九十七回 假弟妹暗续鸾胶 真夫妇明谐花烛

夫一回热结之假，冷遇之真，直贯至一百回内，而假父子，则已处处点明，桂姐之于月娘，银姐之于瓶儿，二官之于西门，西门之于蔡京是也。真父子则磨镜之老人，李安之老母等类。至于假夫妇，满部皆是，并未有一真者。有自己之妻而为人所夺，且其妻莫不情愿随人，是虽真而实假也。有他人之

妻而已占之，是以假为真，乃假中之愈假者也。故此处一写假弟妹，结上文如许之假夫妻；一写真夫妇，结上文如许之假弟妹。总之为假夫妻结穴，见色字之空，淫欲之假，觉东门之叶，无此慨恻也。

看他下一葛字，便有正大光明，三媒六聘，全无一点苟合之意，所为真也。

总之财色二字，财是交游，着兄弟上讲，故用冷热二字，色是淫欲，着夫妻上讲，故用真假二字，总之一样也。

此处结黄三等一案，特为来保背主之罪下一审语，非有别也。

伯爵于此回文内，结其死者，盖至吴典恩、杨光彦，则十兄弟热结之文已完。下文云里守乃借云以收月娘，非犹是热结文字。故此处以伯爵死即结煞热结之文矣。然则假弟妹，盖又结十兄弟也。总之此回已完，下文另出爱姐，以劝假夫妻中之少有良心者。另出二捣鬼以劝亲兄弟中之全无良心者，作第二番结束。以示叮咛告诫之意，实则此回已结完也。

第九十八回 陈敬济临清逢旧识 韩爱姐翠馆遇情郎

上文已大段结束，此回以下，复蛇足爱姐何？盖作者又为世之不改过者劝也，言如敬济经历霜雪、备尝甘苦，已当如改过，乃依然照旧行径，贪财好色，故爱姐来而金道复来看敬济，言其饮酒宿娼，绝不改过也。虽有数年之艾在前，其如不肯灸何？故爱姐者，艾也，生以五月五日可知也。

（因说起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夹批〕

总结众人，又暗合东楼父子。则此书当成于严氏败事之后。

第九十九回 刘二醉骂王六儿 张胜窃听陈敬济

此回乃完陈敬济一人之案，其取祸被杀，总是不肯改过。故用以艾灸之，则爱姐乃所以守节也。且欲一部内之各色人等皆改过，故又以爱姐结于此，且下及于一百回。总之作者著此一书，以为好色贪财之病，下一大大火艾也。

第一百回 韩爱姐路遇二捣鬼 普静师幻度孝哥儿

此回为万壑归源之海也。看他偏有闲笔将王六儿安放湖州，然后接一李安。噫，何以写李安哉？盖作者双结春梅、玉楼，见春梅虽风光占尽，却不如玉楼之淡薄于真定之中，而依理为安也。看他以飞天夜叉李贵随李衙内之旁，而李安拿张胜自云李贵是其叔，而今乃避春梅以往投之，凡三用笔而可知也。夫幸而处乱世之中，不为市井所污，一旦明心见理，得安于真定之天，以远此趋炎之诮，则惟于理为依，是我之所安也。故玉楼为杏之名，家于真定不趋严州，而李安又往投之也。一篇淫欲之书不知却句句是性理之谈，真正是道书也。世人自见为淫欲耳！今经予批后再看，便不是真正道学，不喜看之也，淫书云乎哉！

夫卖玉簪，不求名也。甘受西门之辱，能耐时也。抱恙含酸，能知几也。以李为归，依于理也。不住严州，不趋炎也。家于真定，见道的而坚立不移也。枣强县里强恕而行，无敢怠也。义恤贫儿，处可乐道好礼，出能乘时为治，施吾义以拯民命于水火也。以捣鬼孝哥结者，孝悌乃为仁之本也。幻化孝哥，永锡尔类也。凡此者，杏也，幸也，幸我道全德立，且苟

全性命于乱世之中也。以视奸淫世界，吾且日容与于奸夫淫妇之旁，“尔焉能浼我哉？”吁，此作者之深意也。谁谓金瓶一书不可作理书观哉？吾故曰：玉楼者，作者以之自喻者也。

春梅死于周义，亦有说也。夫周者舟也。周秀者舟中遗臭也，因春梅而遗臭也。周仁，舟人也。周忠，舟中也。惟周义，乃一义渡之舟，凡人可上，随处可留，喻春梅之狼藉不堪，以至于死也。且喻义舟随流而去，无所抵止，以喻一部中之人，纷纷纍纍于苦海波中，爱河岸畔，不知回头留住画舫，以作宝筏，只知放乎中流随其所止，以沉没而后已。故普净座前必用周义之魂往生为高留住儿，但愿世人一篙留住，以登彼岸，不枉了作者于爱河岸边捣此一百回鬼也。是故以爱姐遇二捣鬼同往湖州何官人家。见王六儿守节者，自言作金瓶梅之意，千古痴人，谁能为作者一验其笔花也哉！

一部炎凉奸淫文字，乃结以解冤一篇，言动念便是财色，财色便有冤家也。

官哥之孽报，同孝哥之幻化，见官多有孽，孝可通神也。

一百胡珠结人云指挥梦里，见我之云中指示人梦在此一百回书，而人之读我一百回书，乃如在云中梦中，未必能知我之苦心也。

以玳安养月娘，又言危殆，而当求安也。

月入云中，万事空矣，宜乎俱入空色之悟。

西门复变孝哥，孝哥复化西门，总言此身虚假，惟天性不变，其所以为天性致命者，孝而已矣。呜呼，结至孝子，至矣哉，大矣哉！凡有小说复敢之与争衡也乎！故周贫磨镜一回，乃是大地同一孝思，而共照于民胞物与之内也。

春梅嫁周秀，是欲人以载花船作宝筏也。色字大点醒处。

玉皇庙发源，言人之善恶，皆从心出。永福寺收煞，言生我之门死我户也。

韩爱姐抱月琴，方知玉楼会月琴，与翡翠轩葡萄架弹月琴之妙，盖一线全穿。玉楼是本能勤岁月者，爱姐是没办法改过者，瓶儿、金莲是不能向上又不知改过者也。又一部书皆是阮郎之泪。然则抱阮当痛绝千古而著此书欤！第一回弟兄哥嫂，以悌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夫以孝悌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悌。噫，今而后三复斯义，方使作者以前千百年，以后千百年，诸为人子弟者，知作者为孝悌说法于浊世也。

（诗曰：劝尔莫结冤，冤深难解结……汝当各托生，再勿将冤结。）〔夹批〕一部言盗言淫言杀言孽，乃忽结以解冤结冤。然则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笔作此以仇其所仇之人也。

（吴月娘梳洗面儿，走到禅堂中，礼佛烧香，只见普静老师在禅床上，高叫那吴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么？”）

〔夹批〕一语唤醒天下人，是作者问天下后世万万人，非普静问月娘一人也。试问看过金瓶梅者，何以答此一句。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xMTMyOD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113289.zip",
  "filesize": 17227559,
  "md5": "65a7cb521303483eb4c17275945f105c",
  "header_md5": "7608a29582bafedd7c51722e8227290e",
  "sha1": "d785a1084bab8f2af12fa216430a82a92e49ca20",
  "sha256": "7dc6dc452a03f989219761e5917c88b3f489c46526e96177b0176a12e19d4504",
  "crc32": 1830839329,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7659976,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45,
  "pdg_main_pages_max": 245,
  "total_pages": 251,
  "total_pixels": 1003463760
}
```